

春

張

恨

水

著

明

外
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剛序

余少也不羈，好讀稗官家言，積之既久，浸淫成癖，小齋如舟，床頭屋角，纒纒然皆小說也。既長，間治詞章經典之書，爲文亦稍稍進益，試復取小說讀之，則恍然所謂街談巷議之言，固亦自具風格，彼一切文詞所具之體律與意境，小說中未嘗未有也。明窗淨几之間，花晨月夕之際，胸懷曠達，情有不能自己者，竊嘗拈毫伸紙，試效爲之，亦復悠然神會，輒中繩墨焉。於是又感小說如詩，亦足爲慰情陶性之作，不必計字賣文，強迫而出此，更不必以此儕於著作之林，作爲不世之業以爲之也。年來湖海消沉，學業之事，百凡都已頽廢，惟於小說一道，尙愛好如恆。吾友舍我知其然也，當其主辦世界晚報之始，乃以撰述長篇相託，余因之遂有春明外史之作，余初非計字賣文，亦

未敢自儕於著作之林也。夫太玄之篇，且覆醬瓿，左思之賦，幾蓋酒甕，而此雕蟲小技，又烏足以自鳴耶？金聖歎批西廂，自謂爲人生消遣法之一，余竊引以自况焉。容亦讀者所許歟？

民國十四年十月張恨水序

後序

漸之意義大矣哉！從來防患者杜於漸，創業者起於漸，漸者，人生所必注意之一事乎？吾何以知之？吾嘗來往揚子江口，觀於崇明島，有以發其省也。舟出揚子江，至吳淞，已與黃海相接，碧天隱隱中，有綠岸一線，橫於江口者，是爲崇明島。島長百五十里，寬三十里，人民城市，田園禽獸，其上無不具有，儼然一世外桃源也。然千百年前，初無此島。蓋江水挾泥沙以俱下，偶有所阻，積而爲灘，灘能不爲風水捲去，則日積月聚，一變爲洲渚，再變爲島嶼，降而至於今日，遂有此人民城市，田園禽獸，卓然江蘇一大縣治矣。夫泥沙之在江中，與水混合，奔流而下，其體積之細，目不能視，猶細於芥子十百倍也。乃時時積之，日日積之，以至月月年年積之，居然於浩浩蕩蕩，波浪滔天之

江海交合處，成此大島。是則漸之爲功，真可驚可喜可懼之至矣。

於此，乃可以論予之作春明外史矣。予之爲此書也，初非有意問世，顧事業逼迫之，友朋敦促之，乃日爲數百言，發表於世界晚報之「夜光」。自十三年以至於今日，除一集結束間，停頓經月外，餘則非萬不得已，或有要務之羈絆，與夫愁病之延擱，未嘗一日而輟筆不書。蓋以數百言，書之甚便，初不以爲苦也。乃日日積之，月月積之，寢假得十萬言，成若干回矣。寢假得二十六萬言，成第一集矣。寢假得六十萬言，成第二集矣。而吾每於殘星滿天，老屋紙窗之下，猶爲夕夕爲第三集也，今亦成書六回矣，合之可得七八十萬言也。今率爾命人曰：爾須爲文八十萬言，未有不驚其責任之重且大者。然予卒優爲之，蓋成於漸而不覺也。古人有惜寸陰者，有惜分陰者，良有以歟？因予之書之成於漸也，或曰：其書係信手拈來，湊雜成篇。或曰：不然。譬諸畫

山水，先有大意，然後興到一揮，合之自然成章。予曰：唯唯否否。謂毫無布置，日日爲之，各不相顧，則此七八十萬言，將成何話說？謂固有規矩，按意命文。然爲文如擲骰趕盆，一時有一時之興致，卽一時有一時之手法。爲文且千餘日，謂仍不失初意，又欺人之談也。夫江中之泥沙，漸漸成島，未必不改原來之形勢，而其卒能成島則一也。又奚問焉？然此實非予所計及，予書旣成，凡予同世之人，得讀予書而悅之，無論識與不識，皆引予爲友，予已慰矣。卽予身死之後，予墓木已拱，予髑髏已泥，而予之書，或幸而不亡，乃更令後世之人，取予書讀而悅之，進而友此陳死人，則以百年以上之我，與百年以下之諸男女老少，得而爲友，不亦人生大快之事耶？其他又奚尚焉？人生至暫，漸漸焉而壯，漸漸焉而老，漸漸焉而死而朽，不有以慰之，則良辰美景，明窗淨几，都負之於漸漸之中，不亦大可惜哉？悟此者，乃春明外史之友也，亦予

之友也。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。彤雲覆樹，雪意滿天。書於老屋紙窗，青
爐紅火之畔。張恨水序。

續序

春明外史今歲事矣，吾之初作是書也，未敢斷其必歲事也，今竟歲事，是在吾一生過程中所言行百千萬億之事，而又了却其一矣。使吾而爲吾自身作傳，所可大書特書者也。夫人生作事，大抵創其始易而享其終難，吾於此書創其始而亦覩其終，快何如之？而讀春明外史者，於其第一日在報端發表時讀之，於其第一集發印單行本時又讀之，於其複印第二集單行本時，更讀之。今於吾書卒業時，於其全部自第一字至最末一字，且全讀之，又得不以爲快乎？作者快，讀者亦快，吾願與愛讀春明外史者，同浮一大白者也。更或獲萬一之幸，吾書於覆瓿之餘，得留若干部存於百年之後，則後世之人，取書於故紙堆中，欣春明外史之底於成，而讀春明外史者之得觀其成，

則讀吾文至此，見吾與吾友之同浮一大白，當亦忍俊不禁，陪浮一大白矣。是可樂也。

雖然，吾因之有感焉。吾書之初發表也，在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，而其在報端完畢也，在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，其間凡五十七越月矣。此五十七越月中，作者或曾欣欣然有若帝王加冕之慶焉，或曾戚戚然有若死囚待決之悲焉，亦有若釋家所謂無聲色嗅味觸法，木然無動，而不知身所在焉。若就此而爲文以紀之，則十百倍於春明外史之多可也。然而今何在者？皆已悠悠忽忽，僅留千萬分之一作爲回憶而已。不亦哀哉？吾如是，吾知讀春明外史者亦莫不如是也。不但如是而已，則在此五十七月中，愛讀春明外史者，生離者或當有人，死別者或當有人，卽遠涉窮荒，逃此濁世，或幽居囚地，永不見天日者，或亦莫不有人。是皆吾之友也，吾竟不能以吾友愛讀

者，獻與得卒讀之，使其生平，多亦未了之緣，此又吾耿耿於心，愀然不樂者矣。

由前言之，可樂也。由後言之，乃不勝其戚矣。一下里巴人之小說成功，其情形且如此，况世事有百千萬億倍重於此者乎？信夫天下之事有相對的而無絕對的也。

吾書至此，人或疑而問曰：然則子書之成也，樂與戚乃各半焉，果將何所取義乎？吾又欣然曰：與其戚也，寧悅焉。夫人生百年，實一彈指耳。以吾書逐日隨寫五六百言，費時至五十七月而書成，似其爲時甚永也，然吾於書成後之半歲，始爲此序，畧一回憶，則當年磨墨伸紙，把筆命題，直如昨日事耳。時光之易過如此，人生之歲月有涯，於此一彈指，棄可用心思耳目手足不用，聽其如電光火石，一瞬卽滅，不亦大可惜耶？今吾在此若干年中，將本來勢

將盡去之腦之目之手，於其將去未去以成此書，造化雖善弄人，而吾亦稍稍獲得微跡，而終於少去須臾，是終可慶也。且讀吾書者，因而喜焉，因而悲焉，因而相與討議焉，亦將其將去未去之腦之口之目之手，以盡一時之適意，亦未始非好事也。不寧惟是，而最大之效用，且又可於若干時候忘却日，日追逐之死焉。夫人生之於死，拒之有所不能，急而覓死，人情又有所不忍，坐以待死，亦適覺其無聊者也。然則人生真莫如死何矣。茲有一法焉，則盡心努力，謀一事之成，或一念之快，於是不知老之將至，直至死而後已，遂不必爲死拒，爲死不忍，爲死而無聊矣。識得此法，則垂釣海濱，與垂拱白宮，其意無不同。而吾之作小說，與讀者之讀小說，亦無不同也。客有悟此者乎？則請於把盞臨風，高枕燈下，一讀吾書，更不必遠涉山島，而求赤松子其人矣。

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由瀋陽還北平，獨客孤征，斗室枯坐，見窗外綠野半

黃，饒有秋意。夕陽亂山，蕭疏如人，客意多暇，忽思及吾書，乃削鉛筆就日記本爲此。文成時，過榆關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。張恨水序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一集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|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 |
| 第二回 |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|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 |
| 第三回 |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| 風光花落後煮茗勞僧 |
| 第四回 |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|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 |
| 第五回 |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| 消魂花下遺恨已千秋 |
| 第六回 | 萍水約雙棲非鷄非鶩 |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 |
| 第七回 | 寂靜禪關奇逢訝姹女 |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 |

第一回 月底宵光殘梨涼客夢 天涯寒食芳草怨歸魂

春來總是負啼鶯，披髮逃名一惘然！除死已無銷恨術，
此生可有送窮年？丈夫不顧嗟來食，養母何須造孽錢。

遮莫聞雞中夜起，前程終讓祖生鞭。

這首詩，是個羈旅下士所作，雖然說不出什麼好處來，你看他滿腹牢騷，却立志甚佳，在作書的這部小說裏，他却是個數一數二的人物呢。這人是皖中一個世家子弟，姓楊名杏園。號却很多，什麼綠柳詞人啦，什麼滄海客啦，什麼寄厂啦，困廬啦，朝三暮四，日新月異，簡直沒有一個準號；因此上人家都不稱他的號，都叫他一聲楊杏園。在我這部小

說開幕的時候，楊杏園已經在北京五年了。他本來孤身作客慣的，所以這五年來，他都住在皖中會館裏。這皖中會館房子很多，住的人也是常常擁擠不堪，只有他正屋東邊，剩下一個小院子，三間小屋，從來沒有人過問。原因這屋子裏，從前住過一個考三次落第的文官，發瘋病死了，以後誰住這屋子，誰就倒霉。一班盼望陞官發財的寓公，因此連這院子都不進來，誰還搬來住。楊杏園到京的這年，恰好會館裏有人滿之患，他看見這小院子裏三間屋，空堆着木器傢伙，他就叫長班騰出來，打掃裱糊，搬了進去。會館裏也有人告訴他，說住不得的。楊杏園笑道：我本來倒霉，不搬進去，不見得走運；搬進去，倒落得清閒自在，住一個獨院子了。人家見他如此說，也就由他，其實這個小院子，倒實在幽雅。外邊進來，是個月亮門，月亮門裏頭的院子，倒有三四丈來見

方，隔牆老槐樹的樹枝，伸過牆來，把院子遮了大半邊。其餘半邊院子，栽一株梨樹，掩住半邊屋角，樹底下一排三間屋子，兩明一暗。楊杏園把他收拾起來，一間作臥室，一間作書房，一間作爲好友來賁茗清談之所，很是舒服。一住五年，他不願和人同住，也沒有人搬進來。說到這裏，正是三月初旬的天氣。北地春遲，這院子裏的梨花，正開得堆雪也似的茂盛。窗明几淨，空院無人，對着這一棒寒雲，十分清雅有趣。楊杏園隨手拿了一本詩集，翻了幾頁，正看到那惆悵東瀾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之處。忽聽見有人喊道：杏園在家嗎？楊杏園丟了書本望外一看，却是他影報館裏的同事何劍塵，連忙招呼道：請進來坐，請進來坐。何劍塵看見他桌上放了一本詩集，笑道：你倒興復不淺，其實我們難得有這一天假期，應該出去逛逛才是。楊杏園道：何嘗不是呢！但是

我就想不出一個消遣的地方來，二來我這院子裏的梨花，正開到好處，多多賞玩一會，我覺比逛那龍蛇混雜的游藝場，却好得多。何劍塵道：難道北京之大，就沒有你消遣之所嗎？這未免矯情太過了。這樣罷，我來作個小東，請你吃小館子，吃完了，我們去看中國電影戲兒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吃小館子我倒贊成，那家好呢？這却是個問題。於是彼此討論半天，後來是何劍塵硬行主張，要到九華樓去。楊杏園道：九華樓的揚州菜，倒有幾樣不含糊，就是地方窄小的不堪，老等沒有座位。何劍塵道：去早一點，總可以不至於等座位的。楊杏園道：吃館子要等座位，那也是個虐政，不過我常見一班吃學專家，越是窄小而又擁擠的地方，越是愛去，好像有什麼學問似的。於是開館子的人，他有展開局面的機會，他也不展開了。何劍塵笑道：你能看到此層，也就於吃學三

折肱了。說說笑笑，不覺已是七點鐘，二人便坐着車子向九華樓而來。楊杏園一進門，便覺油香酒氣，狂熱撲人。那雅座裏面，固然是烏壓壓的坐了一屋子人，就是雅座外面，櫃台旁邊，三三兩兩的包月車夫，有的拿着氈條，有的披着洋毯，排班也似的站着。楊杏園回頭對何劍塵道：如何？我不說是無望嗎？那櫃上掌櫃的，不待何劍塵回話，便道：樓上有座位，二位請上樓罷。何劍塵對楊杏園道：且上樓看看。二人上得樓來，見這三間單間，早放下了簾子，裏面杯盤爭響，人語喧嘩，鬧成一片。外面散座，四張桌子，也全坐滿了人，二人大失所望。正想下樓，一個夥計正從一個單間裏出來，見了何劍塵，滿面堆下笑來道：三爺，你好久不來了啊。說時，順手搬兩張凳子過來，把他肩膀上的手巾拿下來，就是一頓亂擦。口裏說道：您二位請坐，這單間已經在算賬，說話就得說。

到這裏，何劍塵正要問話，只聽見左邊屋子裏，一陣筷子敲盤子聲，噹噹的直響，意思是叫夥計，或者催菜。那右邊屋子裏又喊道：夥計！拿花捲來。這夥計接連答應了兩個喂字，轉身就走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夥計的職務，要是叫我幹一天，我必然肝腦塗地。虧他三百六十天，朝朝如是，居然樂此不疲。何劍塵道：什麼樂此不疲，也是爲吃飯二字所迫罷了，好像夜靜更深，人家都睡的甜蜜蜜，我們還是睜着兩隻大眼睛，在那電燈底下，什麼內閣問題，什麼國會風潮，把人家瞎賬，正研究得個不了。擴而充之，彼此境況，都是一樣啊。楊杏園道：言歸正傳，你看還是等一等座位呢，還是另走一家。何劍塵道：我是幾天想吃這裏的松鼠魚和燒鴨炒芽菜，還是等一會罷。楊杏園沒法，也只好坐下來等，不免用目光射到散座上去。只見西角席上，坐了兩個人，一個四十多歲的，穿

了一身的嗶嘰衣服，胖胖的臉兒，嘴唇上養一撮短鬍子，神氣很足。一個年紀輕些的，穿了一身西裝，帶了一副茶青色的克羅克斯眼鏡，頭上分髮，梳得光溜溜的一絲不亂，雪白的一張臉，一根鬍子也沒有。楊杏園正在打量他們，那個穿西裝的也回頭向這邊看來，他見了何劍塵，忽然站起來道：何劍翁好久不見了。何劍塵一看，原來是內務日報的主任凌松廬。便也站起來道：久違！久違！凌松廬道：你是兩位嗎？這席上正有兩個位子，這面坐罷。何劍塵道：不必，不必，各便罷。凌松廬那裏肯，再三再四，硬要何楊二人坐下，何劍塵沒法，只得坐上這邊來。大家介紹之後，才知道那位小鬍子係樟腦局局長，他的職務係在福建地方專辦樟腦事宜，姓江，名大化，是把南洋華僑資格來作官的。這時添了杯筷，凌松廬點的菜，一碗一碗送上來。凌松廬對何劍塵道：我

雖然是福建人，就愛吃江蘇館子，北京空有幾家閩菜館，全不是那一回事。劍翁對於江蘇館子，自然是內行了，請你點幾樣罷。又對楊杏園道：我們雖然初次見面，却不必客氣，請楊先生也點一兩樣。何楊頭裏少不得謙遜一番，後來點了幾樣燉鯽魚紅燒鴿子之類。不一時，飯畢，凌松廬在皮篋裏拿出一枝雪茄，一面擦洋火，一面吸着。吸了兩口，仰在椅子上，將右手大指食指，夾着雪茄，却用中指不住的彈煙灰。抬頭望着江大化道：吃過飯，那裏去玩？江大化道：還是胡同裏走走罷。凌松廬對何劍塵笑道：你看如何？何劍塵道：我却是一家相識的沒有。江大化道：過於客氣，這裏拐灣就是韓家潭，何不走走？楊杏園看見何劍塵那個樣子，是有點動心了。因對他們三人道：他處無不奉陪，逛胡同我却是個十足門外漢，那是要除外的。凌松廬道：要去自然大家同去，一

個也不能少。何劍塵道：杏園！你就去罷。你不是說過，北京各級社會，連車夫聚會的小茶館，都得實地調查一下嗎？那麼，像這南北馳名的八大胡同，怎樣能不去一廣眼界呢？江大化道：包你去了，一次，還想第二次呢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果然這八大胡同，只徒聞其名，究不知裏面是怎樣一回事，不如趁着今天這個機會，實地去調查看看。他這樣一猶豫，何劍塵笑道：沒有什麼問題，去罷去罷！這時，夥計算上賬來，凌松廬搶着會了賬。楊杏園覺得決然而去，對不起人，只得隨着他們下樓，一行四人，出了九華樓，凌松廬的馬車，何楊的包月車，早都攏了過來。江大化對凌松廬道：這一點路，我不要坐你的車子了，我們走了去罷。叫車夫在松竹班門口等如何？何劍塵不覺失聲道：呀！松竹班嗎？凌松廬道：這個呀字，下得可怪，我們非到松竹班玩不可！看是怎麼一回事？何


劍塵只是微笑，一聲不響。楊杏園對他們這些話，却完全莫明其妙，只得低頭跟着他們走。不一會，來到松竹班門口，江大化早一脚跨進大門，楊杏園見那院子拐角上，站着幾個穿黑布袍子的人，坐在幾條板凳上，見他們進門，都站了起來。內中有一個人，忽然提起嗓子，喊了一個似何非何似黑非黑的字音，如雷貫耳的響了出來，不由得嚇了一跳。看何劍塵他們，却絲毫不爲介意，楊杏園也就裝做沒事似的，跟了他們進院子。楊杏園一看，那些屋子，都是電光燦爛，素簾低垂。有幾間屋子，玻璃窗裏的窗紗，掀起了一隻角，有幾張雪白的面孔，在那裏向院子裏張望。這時跑過來一個穿黑袍子的，低聲下氣的對江大化道：諸位老爺有熟人嗎？江大化正要答話，楊杏園只見南屋子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罵那穿黑袍子的道：飯桶！人也勿認得。便走近了

一步，笑盈盈的對何劍塵道：「今天是一陣風，把你何老爺吹來了？」松廬笑道：「今天是我把他拉來的，那裏是什麼風？」那姑娘便笑着對凌松廬點點頭道：「謝謝你。」那穿黑袍子的，早站在南屋子門口一邊，把一隻手高高的將簾子掀起，那姑娘就讓着大家進屋子。楊杏園在這個所在，還是破題兒第一遭，進得屋來，少不得四圍觀察一番。這屋子是兩間打通的，那邊放了一張銅床，上面掛着湖水色湖縐帳子，帳子頂篷底下，安了一盞垂纓絡的電燈，錦被捲得齊齊整整，却又用一幅白紗把他蓋上。床的下手，一套小棹椅，略擺了幾樣骨董。窗子下，一張小梳頭桌，完全是白漆漆的，電燈底下，十分的亮。小桌上面，一軸海棠春睡圖，旁邊一副集唐對聯，上寫道：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君問歸期未有期。」上銜寫着「花君校書一粲」，下銜是「書劍飄零客戲題」。楊杏園想道：「原來

這位姑娘叫花君，這副對聯却是集得有意思。再看那邊，三面三張沙發椅，中間也是一套白漆桌椅，窗子邊一張小條桌，上面也有筆硯文玩之類，一個小鐵絲盤，裏面亂堆着上海流行的幾本雜誌。右角上一架穿衣鏡，鏡子邊一架玻璃櫥，桌後頭斜疊着一架繡屏。壁上除掛了四條繡花屏外，還有一副集唐的對聯，是却嫌脂粉污顏色，遙指紅樓是妾家。楊杏園正在這裏觀察，一個三十來歲的娘姨，遞了一枝烟捲過來，他本不抽烟，但是拒絕不抽，一來不好意思，二來又恐怕犯了規矩，只得接了。那花君便擦了一根火柴，替楊杏園燃烟，一面含笑問道：貴姓。楊杏園却老老實實說了一聲姓楊。便一面偷眼看他們三人怎樣，他們三人坐下，自己也坐下。他們三人喝茶，自己也喝茶。那花君依次問到江大化凌松廬時，他二人却隨便說了一個假姓。楊杏園心裏


却很奇怪，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說謊。這時花君和何劍塵坐在一張沙發上，耳鬢廝磨，正在那裏低聲軟語，凌松廬道：好！你們那裏情話喁喁，把客都扔在一邊。何劍塵笑道：那裏是什麼情話。我們是在這裏辦秘密交涉。花君將何劍塵的大腿輕輕一拍，笑道：捨個秘密交涉？你又瞎三話四。因指着楊杏園道：你看人家多規矩！何劍塵道：人家是個十足清倌人，自然規矩了。說到這裏，忽然門簾子掀起了半邊，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倌人，探了半邊身子進來，叫了一聲五阿姐，看見有人又縮轉去了。何劍塵問道：是誰？花君道：是梨雲老七。何劍塵道：你叫他進來坐坐。花君道：好，我去叫他來，說着一掀簾子出去，就半推半送的，將梨雲推了進來。楊杏園一看，只看他一張鴨蛋臉兒，漆黑一條辮子，前面的留海，梳到眉毛上，越顯得這張臉雪白。身上穿了一套月白華絲葛

夾襖夾褲，真是潔白無瑕，玲瓏可愛，不愧梨雲二字。楊杏園在那裏賞鑒梨雲，梨雲也打量楊杏園一番，二人是不覺打了一個照面。何劍塵對楊杏園笑道：我見猶憐，誰能遣此？梨雲對何劍塵道：僚說捨未事？何劍塵指着楊杏園道：這位老爺是清倌人，你也是清倌人，我打算要做一個紅媒。梨雲低頭一笑，順手在桌上碟子裏，抓了幾粒瓜子，一粒一粒的望何劍塵身上拋來。說道：僚格個人，總歸嚙不好閒話格。何劍塵只是格格的笑，幸得有梨雲如此一鬧，要不然，楊杏園倒是真有點不好意思。這時，忽然有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姑娘進來，對凌松廬說道：我在外邊剛剛出條子回來，在房門外頭，就聽見你的聲音，你怎麼不上我房間裏去？凌松廬道：一進門，就被老五拉進來，反正遲早要到的，你又何必忙？說到這裏，忽然掀天掀地起了一陣大風，只吹得窗扇格格



的響。楊杏園一看手表，已經九點三刻了。因對凌松廬道：我看你們三位，還有得週旋，我是辦事的時候到了，不能奉陪。凌松廬那裏肯依，何劍塵原知道楊杏園今日沒事，但是看見他坐在此地，跼促不安，心想不到等 he 走了罷。因對凌松廬使個眼色，凌松廬只得放了。楊杏園一出房間，恰好梨雲在過廳裏打電話，他見楊杏園出來，手上拿着耳機在那裏報號頭，眼睛却望着楊杏園對他點頭，微微的一笑。楊杏園被梨雲對他這一笑，心裏不免一動，也就一笑。出了松竹班，自己的車子，已經在門口等候，坐上車子，不多的路，就到了會館。進得院子來，只見滿地雪白，都是梨花片。這時風已息了，天上的半輪新月，微雲淡抹，照着院子裏，却是昏暗不明。楊杏園不覺歎息道：咳！這花還沒開到三日，就被幾陣風括得這樣狼藉不堪，真是可惜。在院子裏不免徘徊了半

天，進得屋子來，長班跟着進來泡茶，順手遞了一封信給他。他拆開來一看，是同鄉會的知單。上寫着明日爲清明佳節，凡我旅京鄉人，例應往永定門外皖中義地，祭掃同鄉前輩，事關義舉，卽懇台駕於上午八時前，駕臨會館，以便齊集前往爲盼！皖中旅京同鄉會啓。楊杏園想道：同是天涯淪落人，一生一死，也值得祭掃一番，我明天就抽出一天的工夫，往城外走一回罷。想到這裏頗有點詩興，便坐下來，拿一張八行來起草詩稿，却只寫了十年寒食九天涯，一樣春風兩鬢華十四個字，老接不下去，便丟了筆，走到院子裏來散步。那半輪新月，由破碎的梨花樹枝裏，射在白粉牆上，只覺得淒涼動人。那樹上的梨花，一片兩片的，只是飄飄蕩蕩，在這沉沉的夜色中，落了下來。楊杏園看見這種夜景，又不覺得了兩句詩，共十個字，是殘枝篩碎月，微露滴寒雲。下面正



想描寫這落花的情形，只是背着手，在梨花底下踱來踱去。這時大風雖然息了，不時尚有一陣一陣的微風吹過，偶然間風大一點，吹得那將落未落的梨花，簌簌的撲了楊杏園一身。覺得身上很有些冷，便進了屋子，喝一杯熱茶。自己不覺自笑道：偶然閑一點，不自在一會子，做個什麼詩，這不是自討苦吃麼？又想到：要是早兩年，在家裏閉戶讀書的時候，像今夜的情景，大可做上幾首詩，這幾年幹這新聞事業，風情完全是減少了，我想人生在世，要有點著作，也要有些福分呢。又轉念道：人家說妓女都是下賤不堪的人，像我看今日那個梨雲，就覺得小鳥依人，很是可愛。要在早兩年，我又要做幾首紀事詩了。一個人坐在燈下，只是想，不覺已是十二點多鐘。想道：這是何苦睡罷，便鋪床去睡。誰知上床之後，老睡不着，那梨花片，被風吹着，打在窗戶紙上，一陣一


陣，聽得清清楚楚。忽然間何劍塵跑了進來，叫道：杏園！杏園！貴客來了。楊杏園一看，只見梨雲跟在何劍塵後面，走了進來。低了頭，只是笑。楊杏園這一喜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而且似乎和梨雲很熟，便牽着他的手道：我這裏已經有個梨雲，你來了，却是兩個了。梨雲道：還有一個在那裏？楊杏園指着窗外的梨花道：那不是一個麼？梨雲道：你有了他，還要我作什麼？撒開手就走，楊杏園趕緊就追，追到一個海邊上，梨雲就望海裏一跳。楊杏園這一急非同小可，滿身汗如雨下，口裏只叫救人，叫了好久，無人答應，忽然睜開眼睛一看，原來還睡在床上，心裏還只是跳個不住。睡在枕頭上，閉目一想夢景，歷歷還在目前，再要睡時，又睡不着，着，着，一看窗外，已經紅日滿窗。披衣起床，漱洗方畢，早聽見那邊正廳上，人聲嚷成一片。就中有個嗓子最大的，一直嚷進楊杏園院子裏來，

說道：楊先生起來沒有？今天我們一路出城去好？不好？楊杏園望窗子外一看，原來是同會館住的徐二先生。這人歡喜趕熱鬧，遇着館裏的合作事情，像撇蘭啦，湊份子唱話匣子啦，邀角打撲克啦，十回有九回是他領袖。他雖然是在衆議院當個小書記，館裏的長班，也叫他一聲老爺。他又專喜歡和闊人往來，很傳染了些闊人的臭味，因此上同館的人都和他起了個徽號，叫做徐二總統。會館裏同人，要是共同的行動，若沒徐二總統在場，那就大大的減色。今日同鄉出城去祭掃義地，自然少不了徐二先生這一角，所以一清早，他就滿會館宣佈召集的命令，把人全吵起來了。楊杏園一見是他，只得答應道：早起來了，徐二先生也出城去嗎？徐二先生一面說着，一面走進來說道：我自然去，但是這遠的道，車夫怕拉不動。我昨日晚上，打了一個電話給王都統，

問他借了一匹馬騎。這是阿拉伯種，又高又大，是王都統的坐騎，他的馬車，都捨不得這匹馬拉，他肯借給我，總算是十二分的情面。徐二先生如數家珍的說了下去，很是有味。長班氣吁吁的跑進來說：徐老爺，快些去，那王都統的馬夫說，小馬夫出來溜馬，私自給你把馬拉來了，他並不知道。倘若都統知道了，他的飯碗靠不住，硬要牽回馬去。我說，是徐老爺和王都統借來的，他說沒有這回事，都統不認得你，已經把馬牽去了。徐二先生聽了，罵道：混賬東西，胡說！便罵着走了。楊杏園看了，不覺好笑，心想：我何必同他一處鬼混。不如找黃別山兩個人一道，先走一步，省得一路胡纏，因便走向黃別山屋子裏來，黃別山正把一個大燒餅，分作兩片，夾着一根油條，作一小捲，只望口裏塞。左手提着一把泥金壺，斟了一大杯黃茶放在面前。楊杏園道：你這人飲食上太

不講究，這樣苦省，也不知道你每月賺的幾十塊錢，作什麼用了？黃別山笑道：罷罷罷！我們不能和你們闊少比，清早起來，什麼牛乳點心，鬧個不清。說着，把未吃完的燒餅一指道：我每日清早，四個子兩套，也是一樣充飢。我是有名的黃整三，越窮越名符其實，我們在上海鬧革命的時候，三個銅板，在湖北老館子裏吃碗清湯麵算一餐，也過去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一招上你的窮話，就是一大堆，討厭已極。今天上義地裏去，我懶和他們一陣，我們兩人先走一步，好不好？黃別山道：我本不願和他們一陣去，既然你來邀我，那我們就先走，但是我要實行不坐車主義。楊杏園道：來去三四十里，路太多一點，我陪你走到永定門，再雇驢子如何？黃別山只得勉強答應，便吩咐了長班，鎖住房門，二人出了會館，向永定門而來。到了城門口，兩人各雇了一頭驢子出城。這時，鄉村

的柳樹，都已重青匝翠。村莊子上土牆裏面，一簇一簇的紅桃白杏，湧了出來，十分動人。村莊口上，有口井，井上有個打水轆轤，轆轤旁邊，一棵淺紅的杏花，開得非常的茂盛，一個鄉下婦人，正在杏花底下汲水。楊杏園把鞭子指着那婦人道：我看他們真是圖畫中人，可惜他一點兒不知道。黃別山笑道：因其不知，此村婦之所以爲村婦，若這班人都風流自賞起來，我們不必穿衣吃飯了。他們騎在驢子上，說說笑笑，早抄上小道，見前面柳林裏，現出一道白粉短牆。轉進柳樹林子，一個八字大門，便是義地的大門口。下了驢子，那大門裏的狗，聽得生客說話聲音，汪汪的吠了出來，隨後就走出一個莊稼人。他看見客來，料是來祭奠的，轉身就望裏面報告去了。楊杏園看這大門口，也掛了兩塊牌，一邊是義園重地，一邊是閒人免入，他心裏已覺得多此一舉了。走進



門，看這過廳的牆上，橫七豎八，貼了許多佈告，楊杏園一看，上面寫道：爲出示曉諭事，照得本義地，均係狀元，翰林，進士，員外郎，欽加一品銜，巴圖魯，耀武將軍，大同府知府，直隸州，一切名人安埋之處，自應細心照應，本管理員接事以來，更慎重其事。隔村頑童，鷄猪牲口，均須禁止入內，特諭爾園丁知之。此諭！


中華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皖中義地管理員王印

楊杏園看那管理員字樣之下，還有一塊四方的硃印，一塊小的長印，仔細一看，方印是皖中義地管理員七個字，長印是皖中義地四個字。再要看那些佈告時，裏面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人，身穿青夾袍，外套天青大團龍舊緞子馬褂，雖然不知這馬褂係同治年間的，還是咸豐年間的，可是兩袖郎當，寬大入時。他頭上戴了一頂瓜皮小帽，雖然

不知是絲織品，還是棉織品，却有些油亮，大概不是一年兩年的成績。他一張漆黑的臉，畫滿了皺紋，嘴上留了兩撇鬍子。他看見黃楊二位，早是一揖到地。楊杏園一想，大概這位就是那佈告上自稱的管理員，便和他點點頭。那管理員道：今天怎麼就只您二位來，還有那財政部的劉老爺，衆議院的徐老爺呢？楊杏園道：我們先走一步，他們隨後也就到了。那管理員就將他二人往裏讓，楊杏園進來一看，這四圍的短牆，倒是圍了很大一個圈子。進門是一片菜地，後邊全是高高低低的亂冢，菜地和坟地交界地方，種了一排柏樹，一排榆樹和柳樹，柏樹不大很高，柳樹榆樹，却已成林，那榆錢柳絮，在太陽光裏頭，正被風吹得亂飛。北邊牆下，一連有五間黃壁矮屋。中間有一個屋子，掛了一個蘆席簾子，旁邊還有一副半紅半白的春聯，大書皇恩春浩蕩，文治日光


華十個大字。依着楊杏園的意思，便要過去祭奠。黃別山失聲道：「噯呀！我們真是大意了，怎麼一點兒香紙也沒帶呢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香紙沒有也罷。反正我們對着死者磕一個頭就得了，我們不過表示敬意，何必一定要那迷信的東西？」黃別山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要有那清漿一勺，紙錢一束，才像清明的野祭，隨隨便便磕一個頭，我覺得對於今天的來意，不能完全表出。祭坟本就是個迷信事，不用香紙，那就不合了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這倒是你說得有理，但是這地方，那裏去買香紙呢？」黃別山道：「那只好等他們來了。」那管理員道：「您二位不嫌髒，就請到屋子裏坐着等罷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不必，我們到柳樹底下去坐最好。我們可是口渴的了，不得請你給我們點茶喝。」那管理員道：「有有，便叫園丁搬了一張三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桌子，和兩條搖動不定的板凳，放在柳樹底下。又親自拿

了兩隻粗瓷茶杯，一隻瓦瓷壺放在桌上，轉身又忙着張羅開水去了。楊杏園輕輕的對黃別山道：像這一員到是廉介一流，我看天下作官的，是不能比他再苦了。黃別山道：這種挖苦的話，留得報上批評總理總長罷，何必對他發這些議論。楊杏園笑着望樹上一指道：你看！黃別山抬頭一看，只見樹上，釘着一塊木牌，又是六言告示。上面寫道：照得栽種樹木，所以保護森林。禁止他人攀折，一再告爾園丁。以後格外留神，莫負本員苦心。楊杏園笑道：這一位，關起大門來，大做其本員，却不知道有多少員丁，還要他常常鬧告示。黃別山笑道：這和學生會的學生，在會場上自稱本席，都是一樣的意味。說時，園丁提着一壺開水來泡茶。楊杏園問道：你們有幾個同事？那園丁翻着大眼睛，莫明其妙。黃別山道：他問你有幾個夥伴兒。那園丁道：咱們這外面，還有一大片子



地啦，忙的時候可真忙，總要七八個人，才忙的過來，閑的時候，就是我一個人也是白閑着。楊杏園道：這倒有意思，正要慢慢的望下問。忽聽見外面人聲喧嘩，會館裏的人，已經全來了。一羣人的後面，挑着兩挑子祭品，那管理員左一揖，右一揖，大有應接不暇之勢。這時，那徐二先生等一班人，早忙成一團。楊杏園要避開他們，便拉着黃別山向坡堆裏走來，只見那裏西北犄角上，白楊樹底下，火光熊熊，有一個人在那裏鞠躬。楊杏園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同鄉學生，叫吳碧波的。因問他道：爲什麼你一個人在這裏鞠躬？吳碧波歎了一口氣，指着祭的坟道：這裏面死的，是我一個同學。他家裏，只有一對白髮雙親，一個未婚妻，他因不願意和他未婚妻結婚，賭氣跑到北京來讀書。誰知他父親越發氣了，斷絕他的經濟，他沒有法，一面讀書，一面賣文爲活。只因用心

太過，患了腦充血的病，就於去年冬天死了。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。我可憐他千里孤魂，今天特地來祭弔一番。楊杏園道：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像你這樣，才算得朋友。吳碧波道：這坟都是我收拾的，你看如何？原來這坟，全用蓬鬆的細草蓋住，很是齊整。坟面前，有一丈見方的一塊草地，有一株榆葉梅，一棵桃花，坟的左邊，還有一棵白楊樹。坟面前豎着一塊碑，上書故詩人張君犀草之墓。楊杏園道：佈置得好。吳碧波道：這兩棵花，是我早幾天新栽的，就算我的清明祭品。楊杏園道：好！這比隻雞斗酒，慟哭故人之墓，用意還要深一層了。吳碧波道：咳！犀草！記得去年今日，我們還同在萬牲園看桃花，不料今年今日，却是我來祭你的墓，你常告訴我，倘若死了，那現成的輓聯：生爲誰忙？學業未成家已破。死虧君忍，高堂垂老子猶啼。只消把君字改成予字，啼字改成無字，




就可自輓，誰知道這話真對了啊！咳！蔓草縈骨，拱木斂魂，人生到此，天道甯論？說罷，不覺泫然泣下。這時，一陣風起，把那紙錢灰，吹得一丈來高，只是打胡旋，白楊樹葉子，瑟瑟的響個不了，楊杏園不免一驚。欲知他爲什麼着嚇，請看下回。

第二回 佳話遍春城高談婚變 啼聲喧粉窟混戰情魔

却說吳碧波看楊杏園驚慌的樣子，便問他怎麼樣了。楊杏園道：「剛才這一陣旋風，我只覺得鬼氣撲人，所以嚇了一跳。走罷，這位張君大概不願我們在這裏囉唆哩。」黃別山站在那邊，正等的不耐煩，見他們來了，便同到公祭的地方來。楊杏園見草地上擺着一副冷三牲，三杯酒，三杯茶，前面擺着一大堆紙錢。還有許多紙剪的招魂標，分插在各墳頂上。楊杏園對黃別山道：「這完全是我們南方的規矩，看見這些東西，好教人想起故園風景。」吳碧波道：「只是少了一樣，婦人們的哭聲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果然，這種清明野哭，最是教人聽着斷腸，若是這地方，要有婦人

哭聲，我真要替這些死者剪紙招魂了。吳碧波道：我的路遠，我要先走了。楊杏園道：你是在城門口騎驢子來的嗎？吳碧波說是。楊杏園道：那麼，我們三人一陣走好了。說着，三人離了義地，騎驢進城。那位管理員，因為要招待衆議院的徐老爺，財政部的劉老爺，也沒有出來歡送。三人騎着驢子，到了永定門，吳碧波便回學校去了。楊杏園和黃別山，也緩緩的走回會館。走到香廠，已經是燈火萬家，只見對面一輛嶄新的包月車，點了四盞水月電燈，飛也似的走了過來。上面坐着一個麗人，穿一件蔥綠印度綢的旗袍，越覺得顏色鮮明。仔細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梨雲。梨雲看見楊杏園，對他笑了一笑，微微的點了一個頭。楊杏園百忙中，招呼不是，不招呼也不是，只一猶疑，來不及點頭，那車子早拉得去遠了。楊杏園想道：我剛才這麼木雞也似的，人家招呼過來，也不



理他一理，人家豈不要罵我搭架子嗎？心裏想着，口裏却是有一句沒一句的和黃別山說話，二人沿着馬路邊上走，不一時，到了家裏。吃過晚飯，已經到上報館的時候，便坐着車子上影報館來。編輯部裏的人，都已開始工作，何劍塵面前擺着一大堆信件，和通信社的稿子，他拿着一把洋剪子，敲着大餐桌子，正在那裏出神。一抬頭看見楊杏園，說道：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楊杏園道：今天到郊外去了來的，晚飯未免遲一點，我剛才走香廠過，還碰見梨雲。何劍塵見他想說不說的樣子，知道內中有文章，便對他笑道：做事要緊，我們回頭再說。便低了頭去剪通信社的稿子，楊杏園也在何劍塵對面坐下。何劍塵忽然失聲道：噫！凌松廬被捕了。楊杏園道：就是我們在九華樓同餐的那個凌松廬嗎？何劍塵道：可不是他。究竟不知什麼原故被捕？若說他那個報會出亂

子，我是有點不相信。他們同事的一個繙譯，叫史誠然的，坐在那邊，不由的笑了起來。說道：這事我很知其詳，是一篇好的社會小說。要在早十年，有這一樁事，那就了不得了。何劍塵聽了這話，拿出一根雪茄把嘴啣着，燃着吸了一口，靠在椅子上，啣着烟問史誠然道：我願聞其詳。史誠然笑道：我先問你，凌松廬是那裏人？何劍塵道：他是一個南洋華僑罷了。史誠然搖着頭道：不對。何劍塵道：他原籍是福建人。史誠然道：也不對。何劍塵道：你說，他是那裏人。史誠然道：他不是內地人，而且不是黃帝的子孫，他是一個小番子。楊杏園道：胡說，無論北京城裏，找不出一個番民，就是他那樣漂亮的人，也不像野蠻民族。史誠然道：你不信算了，我就不說。何劍塵道：這事很有趣，杏園你莫攔他，等他說完了，我們再研究這個種族問題不遲。史誠然把繙譯的稿子一推，哈哈

笑道：他是台灣人，你說是番族不是？因為他在南洋跑過兩回，他就冒充華僑的招牌，他這回案子，有點拆白的意味，正合了鼓兒詞上的那句話，偷韓壽下風頭香。何劍塵蹣起一隻脚來，把身子搖了一搖，說道：這事慢慢有點趣味了，你且仔細的說。楊杏園道：你這個樣子，到好像演文明戲。正要往下說，排字房徒弟，却已連來兩次，催他們發稿子。楊杏園道：有點發稿子罷，要像這樣談笑風生的鬧下去，明天只好停刊了。這才大家止住了說話，各人發各人的稿子，稿子發完，大家到客廳裏吃稀飯。何劍塵對史誠然道：現在沒事了，你且把這段風流史說出來。史誠然道：京津一帶，有一個張四，外號駙馬爺，你們是知道的了。何劍塵道：他和凌松廬有什麼關係？史誠然道：關係深得很啦，他們止是情敵啊？這話很長，容我慢慢的說。張四的二妻舅方子建，向來有名士

迷的外號，這幾年睡在南邊玩骨董抽大煙，老頭子手上分下來幾個錢，已經是花完了。近來因為他的族兄和極峯方面有點關係，他找了這點機會，就來京打算弄點事混混，靠着他老頭子那一世之雄，今天到舊國舊都來，諒也不至於沒有飯吃。果然，極峯顧念舊交，給了他一個高等顧問。方子建雖然做了個出山泉水，也還值得。他先來的時候，本住在族兄家裏，後來因為種種的不便，就搬到內務日報館裏去住。這內務日報的房子，正是他族兄的產業，十分的寬大，他也很願意住。不料就從此生出風波來了。原來辦內務日報的凌松廬，也是一個廣結廣交的朋友，別的不說，就依他辦的鴉片而論，便非他人所可及。聽說他有幾個聽差，都燒得一口好鴉片，他燒的法子，也和別人不同，預備一百個烟斗，一個一個先把烟裝上。吃的時候，不必臨時燒烟，吃完了

一口烟，就換一個斗，又沒有烟灰，又手續靈便。凡是在他那裏抽過烟的，都稱贊抽得淋漓盡致，至於烟土的香甜純淨，猶其餘事。他報館裏，有這一種特別的珍品，於是一班達官貴人，趨之若鶩，都要一嘗異味。凌松廬也就趁此機會認識許多權貴。這位方子建公子，搬到內務日報館來住，頭裏也和凌松廬氣味相投，凌松廬還把方子建作的詩，大批的在報上發表。也是冤家路窄，方子建的妹妹方鏡花，一天從天津到北京來，找他的二哥。一進門，就看見凌松廬。在男的方面看見人家哥哥在這裏，當然要慎重一點。那知道這女公子倒毫不客氣，眉開眼笑的，開口就說：「老五呀！你也在這裏嗎？」方子建說：「這倒奇怪了，我他還是初交，你怎麼會認識他？」方鏡花說：「我們在上海早就認識啦，你不知道嗎？」方子建看見這種情形，已看破了五分，只好攔在肚裏。原來

方子建和他大哥爲着政見的差別，雖然有點不合，他這個妹妹，却同是琉球太太所生，方子建是平生自比曹七步的人，焉能作那煮豆燃箕的事情，所以也沒有教訓他的妹妹。那知道這位女公子，他反而自由自在的，也在內務日報館住下了。又有一天，凌松廬請客，除請大批達官貴人之外，還請了方氏兄妹。這位女公子是存心要和他哥哥搗亂，借着酒蓋了臉，在大庭廣衆之中，便和他阿哥開起談判來。說道：二哥！張四這個負心的，他已經有了吳玉秋了。我們老爺子沒了，他沒有希望了，那裏還要我呢？好哥哥，你就作個主，把我嫁給凌五罷。回頭就對凌松廬說：老五！你說好不好？方子建聽了這話，把臉都氣黃了。在酒席宴上，固然不好說什麼，而且這女公子，也是幼年嬌養慣了的，自己也駕馭不了。只氣的說：這是什麼話？這是什麼話？在席的人，只得敷衍

方子建的面子。連忙說：令妹喝醉了，你隨他去罷。誰知方鏡花一不作二不休，站了起來，大演其說。說道：誰醉了，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，現在是戀愛自由的時代，張四既然要了吳玉秋，我就可以另外嫁人。大哥呢，他是隔了娘肚皮的，不問我的事。二哥要答應就答應，不答應呢，我也能夠和張四離婚。這個年頭，就是老爺子在世，作了當今的萬歲，也管不了我。說罷，氣勃勃的走進別屋子裏去了。只聽他那高跟皮鞋，一路走着得得的亂響。大家都鬧得不歡而散。演過這幕戲以後，方子建已經是氣極了。這時，一班抽大烟的來賓，還沒有全散，方鏡花偏偏愈激愈厲，帶着三分酒意，問凌松廬道：熱得很，我要洗澡，你們這裏的浴室沒有壞嗎？原來這內務日報館，是方子建族兄自蓋的上等住房，本有浴室，鏡花正是明知故問。當時凌松廬一迭連聲答應着說預備好


的。便教人引着那位小姐去洗澡。誰知他一進浴室，又嚷鬧起來。說是水管放不開，要人替他放水。凌松廬帶笑帶說道：說不得了，我來伺候你罷。凌松廬剛進去，方鏡花砰的一聲，就將門關上了。這門是有暗鎖的，一關就鎖上了，一直過了兩三小時，這門才開。那一班抽大烟的朋友，一樁一件，眼見耳聞，口裏雖說不出來，却很不以為然。方子建雖有海樣大的量，也捺不住了。立刻便跑到他族兄那裏去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他族兄說：這事不能全怪三妹，我自有道理。就如此如此，對子建說了一遍。於是昨日下午，凌松廬就被捕了。他們這一段話說完了，稀飯也吃完了。楊杏園和何劍塵都歎息一番，認為古人說，生生世世不願生帝王家這一句話，大可研究。談談說說不覺已是兩點鐘，大家便各自出了報館回家。何劍塵等楊杏園走到門口的時候，笑道：我還有一

句緊要的話對你說，剛才倒爲談天忘了。楊杏園站住脚，便問什麼事。何劍塵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明天再說罷，也不是一兩句可以說完的。楊杏園沒再問，就走了。到了次日晚上，他們在編譯部裏見面以後，何劍塵却一字不提，只是低着頭編稿子。楊杏園忍不住問道：你不是說，有話同我說嗎？何劍塵道：你不要問，趕快編稿子，回頭再說。說畢，對楊杏園使了一個眼色，楊杏園知道這裏面有用意，也就不再問。一會兒稿子編完，何劍塵道：天天晚上，這餐照例的稀飯，教人也吃厭了。杏園，我們去吃點東西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這時候那裏去吃東西呢？何劍塵道：有的是，南北口味，廣東消夜，色色俱全，但不知你要吃那一項。楊杏園笑道：照你這樣說，除非是那上海馬路化的韓家潭陝西巷，但是夜靜更深，在這些地方走來走去，很有瓜田李下的嫌疑。何劍塵道：我們又不

想兩廡的冷肉，那裏能做到行不由徑的地位上去走罷。說着拉了楊杏園就走，他們出了報館，何劍塵的車子在前面，楊杏園的車子在後面，兩三個拐灣，已經進了韓家潭。這時，胡同裏的人，三三五五，嘻嘻哈哈的在路上走着，都有說有笑。楊杏園想道：在這裏走來走去的人，每天晚上總有許多，要一個一個，質問他們這究爲何事。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。人生在世，有許多地方，很可教他自己揭破假面孔。就像這路上走的人，都不是有一種墮落的表示嗎？他坐在車子上這樣一想，不知不覺已停在一家門口，抬頭一看，正是松竹班。楊杏園還沒說話，何劍塵笑着道：我帶你來作個前度劉郎，正是你昨晚要說的事。楊杏園到了這時，知道跑不了，只得跟著他進去。花君屋子裏，恰好無客，他們一直就到花君屋子裏去坐。楊杏園總算是來過一次的人，比較也能


說兩句話了。這時花君拿一把小牙梳，站在穿衣鏡面前，梳他的留海，却對着鏡子裏的何劍塵，秋波微送，楚黛輕舒，笑了一笑。何劍塵對着鏡子，也只是一笑。楊杏園看見這種情形，未免欣羨起來，對何劍塵道：你這真是鏡中比目了，就忘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嗎？何劍塵說道：看你這樣子，也是小鬼頭，春心動也。來，老五，你把梨雲請來。花君道：你又叫他做什麼，你不怕人家叫你揩油公司的老板。何劍塵對花君使個眼色，又對着楊杏園撇撇嘴。花君正色道：那麼，大家都是面子，勿好拆爛污個。何劍塵笑道：惹得來，你去請來，得了何必多說。花君笑着去了。楊杏園看見這種情形，也猜透了一半，礙着花君的面子，又不好說什麼。花君去了，楊杏園才向何劍塵說：你們鬼鬼崇崇，鬧些什麼？何劍塵笑道：我替你作一個月下老人，好不好？楊杏園說道：你不要胡鬧，我是不

幹這種事的。何劍塵板着面孔說道：人家來了，你可不能拒絕，寧可你下回不來，不能把花君梨雲開玩笑。楊杏園只得笑着說：你這人真是軟硬都來，教我沒有你的法子。說時，花君早引着梨雲進來。梨雲穿了一身淺灰嗶嘰的衣服。前面頭髮，都燙着捲起來，穿了一雙緞子的平底鞋子，愈顯出一種淡雅宜人的樣子。梨雲進來先叫了一聲何老爺，回頭又對着楊杏園叫了一聲楊老爺。何劍塵拍着手對楊杏園道：好哇！你們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？這用不着我介紹了。楊杏園道：我們原來並不認識，你不要胡說。何劍塵道：那末，怎樣梨雲知道你姓楊？梨雲笑道：前兩天，你不是和楊老爺來過的麼，所以我認得。何劍塵道：就照你這樣說，你也是有心人啊。好了，現在我索興介紹楊老爺招呼你。梨雲笑道：謝謝你！阿好？說到這裏，梨雲的姨娘阿毛，加送兩碟瓜子水菓。



過來，算是妓女已經受客人相識的一種表示。楊杏園糊裏糊塗的，自然沒有話說，就從此作了枇杷門巷的一個遊客。自這天起，楊杏園常常邀着朋友到松竹班來，有時沒有相當的朋友，他一人來過一兩次。因爲要是不去，好像這天就有一件事沒有辦似的。有一天下午，他赴友的約會，在杏花樓晚餐。飯畢之後，還只有六點多鐘，心想這時候就到報館去未免太早，到那裏去混一下子才好。心裏想着，就走出門來，要上車的時候，未免躊躇不定。偏是這車夫知趣，一直就拉到松竹班門口。楊杏園想道：了不得！我每天一次松竹班，竟成了慣例，連車夫都知道了。但是他心裏雖然猶豫，脚步早已進去，走到那過廳裏，看見一個長漢子，操着一口福建官話，在那裏打電話。彼此打了一個照面，彷彿好像認得，但是也沒有招呼。梨雲看見楊杏園，早接了出來，說今天

怎麼來得這樣早？楊杏園說道：早到早了一樁公事，省到夜深再來，那不好嗎？梨雲笑道：你早來了很好，我有一樁事求求你。楊杏園一想，來了，這只怕是要開始做花頭了。因問梨雲什麼事，梨雲笑道：這事在你容易極了，說着在玻璃櫥內去拿出一本書來，楊杏園一看，却原來是一本平民千字課，問道：你拿出這個作什麼？梨雲笑道：我看見姊妹淘裏認得字的，又看書，又看報，又能自家寫信，我是羨慕得很。不過這讀書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。我時常想着，這樁事我只好望來生罷了。我昨天到大森里去看我一個阿姐，他本來不識字的，誰知一個多月沒有見面，他就能記賬了。我問他怎樣會識字的，他說有一個大學堂裏的教員，和他很要好，勸他讀書。頭裏他也說，這不是容易事。那教員又說，只要他肯讀書，包他三個月會寫信，也不問阿姐肯不肯，就和他把



書呀，筆呀，墨盒呀，買了一大堆來，他一想人家是好意，總不好意思不理會，就學着讀書。白相白相。那位教員看見他肯讀書，高興的了不得。每天下了課，四點鐘，就到他那裏去教書。一次還貼掉兩塊錢盤子錢。人心都是肉作的，我阿姐看見人家這樣熱心，不用心讀書，也對不起他，只好真個讀起書來，還預備着一些點心給他教員吃，誰知那教員索興板起面孔來做先生了。要我阿姐每天讀多少書，寫多少字，我阿姐是最好白相的人。現在被那教員教得改過一個人了。他見着我，就勸我讀書，這本書就是他送的。謝謝你你一天來教我一回，若是比這早一點來，這裏是很清爽的。楊杏園笑道：差事倒是一個好差事，不過我那些朋友，因為我天天來，早造了許多謠言，如今索興教起書來，那不是給人家笑話嗎？梨雲冷笑一聲，說道：我知道你不肯，不過白說

一聲，但是人家怎麼天天去教書的呢？他就不怕給人家笑話嗎！楊杏園道：人家教書有好處，我呢？梨雲臉一紅，把鞋子輕輕的踢着楊杏園的脚，低低的笑着說道：你又是瞎說。他們正在這裏軟語纏綿，只聽見花啦啦一陣響，好像打翻了許多東西。接上又是一陣叫罵的聲音，院子裏外就鬧成一片。梨雲臉都嚇變了色，兩隻手緊緊的握着楊杏園的手，把他一句蘇白急出來了，只是說駭得來。楊杏園生怕出了什麼緣故，也是呆呆的望着，却是阿毛進來說，不要緊，客人鬧房間，一會子就好了。楊老爺何不出去看看，到是一齣好戲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當真站在院子裏看。只見對面房間裏，門簾子也撕下了，窗戶也打掉了，有三四個穿軍衣的馬弁，正把剛才看見的那個福建人，按在地下，要撕他的下衣。這旁邊站了一個二十多歲的華服少年，臉子到生的白淨，

他操着一口天津話，在那裏亂罵，說道：好兎崽子！我把你這死王八羔子當個人，你反割起九爺的靴腰子來，你也不給我打聽打聽，九爺是誰？可是你好欺負的，我不給你傢伙瞧，你也不知道九爺的利害。說着，就對班子裏的人說，我收拾了他，再來收拾你們這班龜爪子。你先去給我買一筒蠟來，我要給這兎崽子嘗嘗洋蠟的味。這時，這個福建人，被三四個馬弁按在地下，又哭又喊。聽見說要給他洋蠟嘗嘗，心想無論是否打口裏吃下去，總有點不好嘗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，不由得拚命的叫起救命來。正在這難解難分之際，外面跑進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來，這人穿一身不中不西的衣服，滿頭的頭髮，燙着刺蝟似的，毛蓬蓬的一團，他聽見那福建人叫救命的聲音，不由分說，走上前來，就將那華服少年抓住，說我也不要命了，和你拚了罷。這華服少年，雖然是

個男子，身子本來淘得虛了，加上這個婦人，又是拚了命的，如何吃得住，一個不提防，被那婦人推在地下。那婦人趁勢想過去將少年按住，那少年來一個鯉魚跌子勢，抓着婦人的衣服一跳，跳起半截身子。但是婦人兩隻手，已按在少年的肩膀上，望前一推，兩個人又糾住一團。那幾個馬弁，只得放了那福建人，前來解圍，那福建人又過來和那個人助陣。這六七個人，走馬燈似的，在滿屋子裏打得落花流水。這班子裏的龜奴鴛母，那裏敢過來勸，約莫有十分鐘的功夫，一陣皮鞋響，有七八個護兵，和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，搶了進來。那漢子喝護兵，把打架的人勸開，對着那少年喝道：「好東西！你又在這兒闖禍，就將那少年痛罵了一頓。這時那婦人披了頭髮，坐在地上，帶哭帶罵。只是說臉也丟盡了，命也不要了，要和他鬧到老帥那裏去，拚他一拚的。」那福建人

坐在一張沙發上，喘息着一團，對那婦人道：不要緊，現在八爺來了，我們夫婦專請八爺發落。便對那漢子道：我對你們令弟，沒有什麼錯處，他今天在這種地方，這樣羞辱我們，叫我們怎樣混？說着嗚嗚的哭了起來。那漢子道：你別哭，都是咱們老九不好，咱們是好朋友，決不能夠叫你吃虧。我設法子替你找個缺，情虧理補就得了。那福建人聽了，給他找個缺，心裏一喜，和那漢子請了一個安。揩着眼淚笑道：那末，要請八爺快點發表才好啊。楊杏園看見這個情形，料着沒有事了，仍就回到梨雲屋子裏去，因問阿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阿毛道：這也是玉鳳不好，那個年紀輕的，人家都叫他秦九爺，是秦八爺的兄弟。他在玉鳳身上實在是花錢不少。楊杏園道：那個八爺？阿毛道：就是你們常說的秦彥禮。楊杏園道：啊，這九爺是他的令弟。今天怎樣打起來了？阿毛道：

那個長子福建人程武貴。他原是個老邊務，從前總是他陪着九爺來，近來幾天，這福建人忽然和玉鳳發生關係起來，就不和秦九在一處走了。偏是事要發作，今天程武貴來的時候，小秦打電話到他家裏去找他，他太太親自接的電話，說是這裏來了。小秦就打電話與玉鳳說話，玉鳳要是說在這裏，以他老邊務的資格而論，一個人來走走，也不算什麼，他又偏說不在這裏。誰知這小秦放心不下，過了一會，他又叫馬弁假託旁人的名字，打了電話來問。恰好是程武貴親自接的電話。小秦看見這個情形，以爲玉鳳和福建人勾通了，把他當冤桶。年紀輕的人，這一股子酸勁，怎樣捺得住，所以他就跑着來打架了。那個婦人就是程武貴的太太，說是他還有外號，叫什麼一塊錢。後來帶許多護兵來的那是九爺的哥哥，天字第一號的紅人秦八爺。楊杏園道：他怎

樣知道這裏打架？阿毛道：也都是班子裏私自打電話找來的救兵，要不是他們來得快，這福建人還有得吃苦呢？楊杏園道：我說這福建人好像見過哩，原來是他啊，這一齣戲，叫我倒足足看了一個鐘頭，時候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梨雲聽見說他要走，便在衣架上，硬把楊杏園的帽子搶在手裏，背着手拿在身子後頭，笑着說道：你辦的差事，第一天就要請假！楊杏園操着那半生半熟的蘇白說道：慢慢交喲，再要說第二句，已經說不上來。梨雲笑道：你這個蘇州話，謝謝罷。我看見許多北邊人，沒有逛到三天胡同，就要說蘇州話，僵着一塊舌頭，說得人怪肉麻的，你何必也學這個怪樣子。楊杏園笑道：那末，以後免除了罷。可是我辦事的時候到了，我要走，望你准我請一天假。梨雲拉着楊杏園的手道：我今天許你走，你明天可不許失信。楊杏園連答應幾個是，便伸手

去接帽子。梨雲道：你別忙，我替你戴，你且坐下來。楊杏園只得坐下，梨雲便緊緊的靠着楊杏園站着，取下頭上的小牙梳，和楊杏園理頭上的分髮。楊杏園的鼻尖，正擦着梨雲胸面前的衣服，只覺得柔情蕩魄，暗香襲人，未免心涉遐思。梨雲把他的頭髮理好，他還是呆呆的坐着。梨雲笑道：你在想什麼？早就急着要走，這會子又不忙了。楊杏園省悟過來，不覺一笑，便四處找帽子。梨雲問找什麼，他說找帽子。梨雲對他的娘姨笑道：你看，這人難道瘋了，頭上戴着帽子，到四處去找。楊杏園一摸，可不是帽子在頭上嗎？不覺哈哈大笑，也沒有功夫再去和梨雲糾纏，忽忽的就到報館裏來。


第三回 消息雨聲中驚雷倚客 風光花落後羨茗勞僧

這時，何劍塵看見他滿面春色，心想這位先生有點情魔了，我且朦他一下。因問道：我剛才打電話催你，你上那裏去了？楊杏園隨口答道：朋友家裏去了。何劍塵道：有點不對罷？楊杏園笑道：我實告訴你，我到梨雲那裏去了來的，我還聽見許多新聞呢。他便把所見所聞，略略說了一說。何劍塵道：秦九爺的事罷了，這位上大森里教書的教員，到是有趣。怪不得如今大學校的教員，都是一班情種子，這風流案恐怕是層出不窮了。楊杏園道：提倡公妻的人，對肉慾兩字，當然極力發揮，不過風流二字，我看他們還未必盡然。何劍塵道：你指望陶情風月，就是我


們這班斗方名士幹的嗎？其實他們造的口孽，比我們是有過之無不及，我且念兩首詩給你聽。便念道：偶學文園賦美人，肌膚冰雪玉精神。乍探私處如墳起，雜事還應續秘辛。碧天明月照良宵，玉洞桃花路轉遙，羅帶輕鬆窮袴解，叫郎親看漲紅潮。楊杏園道：你在那裏看見這兩首詩？怕是花報上的材料吧？何劍塵道：花報雖然滿幅淫詞，也不敢做得這樣顯，這是研究報副刊上登的，經文學家的特別介紹呢。報上載得很多，我只記得這兩首，你看他這個探字，和如墳起三個字，傳神阿堵，真是人木三分呢。楊杏園道：天下豈有這樣下流的美人，任人看，任人探，這詩也許有點過分吧？何劍塵道：什麼美人？他所咏的這個女子，我是很知道，就在大森里，論起價值來，也不過三等人物罷了。所以文人的一枝筆，也是最無平準的東西，每一椿事，揚之可使升天，抑之就

可入地。好像這時你眼睛裏的梨雲，在你看來，是完全無缺的美女子。其實，說到這裏，何劍塵忍住不說。楊杏園道：其實怎麼樣？何劍塵微笑道：我不說，說了你一定不高興。楊杏園道：笑話了，他又不是我什麼人，他好也罷，不好也罷，和我什麼相干。何劍塵道：你真要我說嗎？我告訴你罷，他的眉淡而失秀，臉瘦而失潤，身小而不苗條，腰木而不婀娜。楊杏園笑道：得了，得了，某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。何劍塵道：我說怎麼樣呢，你不是不高興嗎？老弟！我今天要忠告你一句話，這玩笑場中，我們偶然高興，逢場作戲，走走倒也無妨，若認真和蜜姐兒談起愛情來，那末，你前途的危險，那就無可言喻。說重一點，就是有性命之虞，也不可。花錢受氣，那還是件極小的事。梨雲呢，我知道是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，他的鴛母可是十分厲害。近來因為家庭發生了問題，所以回上


海去了一個多月。梨雲屋子裏的阿毛，就是他的死黨，是受了他重託的，明明招呼梨雲，暗中實在是監視他，我看那種情形，對你已下戒嚴令，若是梨雲搗母來了，那格外更加緊一步，保不定三百五百的，和你要求。我們窮措大，那裏有這樣的大手筆，你要是不去，他正求之不得。這班搗母的心腸，固然是要錢，但此還是第二著，第一著就是不許妓女和客人發生真戀愛。你對梨雲，這樣溫存體貼，正中了他的大忌。他們眼中，只有達官貴人，得罪了你我這樣窮文人，不算什麼，你要不趕快省悟，煩惱馬上就要來了。楊杏園被何劍塵一番話，說得默然無語，仔細一想，自己本來向不涉足花柳的人，這回爲什麼這樣迷惑，況且自己收入無多，要是這樣鬧下去，也非鬧虧空不可，迷途未遠，趕快回頭罷。他這樣一想，果然就把梨雲拋下，就是他打電話來找，無論是報



館裏或會館裏，他叫人回話，總給他一個不在家。這樣毅力堅持，也不過一禮拜之久，他忽接着一封本京的掛號信，厚厚的一大包，拆開來一看，一個字沒有，只有一條湖色紡綢手絹，一張四寸相片。這相片上的小影，不是他人，正是棄之未久的梨雲。他看了這兩樣東西，未免就轉過念頭來，心想他那種小鳥依人的樣子，已經是我見猶憐，加之落花無主，飄泊風塵，用那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例子而論，對他似乎不應該這樣決絕。況且他對我並沒有用過什麼手段呢！再看那張小照，嬌小動人，那條手絹，餘芳猶在，心想他對我尚這樣戀戀，我置之不理，良心上未免說不過去。於是把這個問題，擱在心上，整整想了一夜，不能解決，晚上到報館裏去，私私的把這事告訴何劍塵。他笑着說：你要是禪心已作沾泥絮，就可把這些東西，看作邪魔外道，一概不理，自然心地



乾淨。情如流水，有孔卽入。你要是這樣解決不下，正是與人以隙了。他們正在這裏談話，找楊杏園的電話來了。楊杏園接了話筒一聽，好像女人的聲音，說是找楊先生說話。楊杏園道：我就姓楊。說到這裏，那邊停了一停，又換了一個女人說話。問道：你是楊老爺嗎？答道：是我姓楊。那邊又說：公事很忙啊，你不是天天不在家嗎，怎麼今天沒有出去呢？楊杏園聽了那個聲音，知道是梨雲，故意問是誰。那邊說：你問我是誰呀，你忘了誰，我就是誰，哼！真會裝糊塗啊。楊杏園聽了這幾句話，不覺笑了起來。梨雲說：我送給你的東西，收到了沒有？楊杏園說：收到了。謝謝你。梨雲說：謝是不用謝，要是我沒有什麼事得罪你，就請你過來坐坐，要是你公事忙呢，或者不願意到我們這種髒地方來呢，那也不敢相強，只好聽你的便了。這幾句不軟不硬的話，說得楊杏園，竟沒有法



子回答。想了一想，答道：好罷，我停會再來罷。梨雲格格地在電話裏笑了一陣，說道：那末，我就等候你了，再見罷。楊杏園把電話掛上，何劍塵已經全聽在肚裏，只是對楊杏園微笑，楊杏園很躊躇的說：沒有法子，再去敷衍一回罷。稿子編完，還只十一點鐘，楊杏園就要拉何劍塵同去。何劍塵說：我要等一條重要的命令，這會子不能走，你且先去，我隨後就到。楊杏園也未便相強，只得先走出門來，只覺一陣寒風拂面，吹了滿身濛濛密密的小雨點，街上的電燈寒光燦燦，照見滿地都是泥漿。街上行人稀少，只有幾輛破膠皮車，梯踏梯踏，在泥裏地拖著。不一會到了松竹班，裏面很是冷清清地，梨雲早從屋子裏接了出來，笑着說道：楊老爺居然來了，這是想不到的事情哩。楊杏園也不和他分辯，不過笑笑，攜著他手走進屋子。那種墜歡重拾的情況，酸甜苦辣，各味

俱備。這時阿毛斟了一杯茶，遞給楊杏園。笑著說道：七小姐年紀輕，不懂事，還得楊老爺照應點。梨雲笑道：是哇，照應點，不要太搭架子啊！楊杏園笑道：天理良心，這樣爛漿也似的路，我都跑了來，還是搭架子嗎？


娘姨道：這話也是真，我們這裏，今天清得來。梨雲道：一到有風有雨的天氣，教人就不願意在北京住，我想北京這個地方，要是沒有大總統，誰也不會來的。我是做鬼，將來也要回到蘇州去的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是是蕩口人？梨雲道：你怎樣會知道？楊杏園道：這也是劍塵告訴我的，他說問過許多姑娘，他們是那裏人，他們必定說是蘇州，問他是蘇州什麼地方，他又必定說是蕩口。好像成了一個定例，姑娘的籍貫，是非蘇州蕩口不可。其實蕩口地方，我也到過的，不過鄉下一個賣絲賣米的小鎮市，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，難道說這也像開點心店是非冒稻香

村的招牌不可嗎？梨雲道：你這話我不信，我就沒有對人說過是蕩口人。楊杏園道：你那裏人呢？梨雲道：我是蘇州城裏人。楊杏園問得口滑了，只顧着追問道：住在那一門呢？梨雲正想往下說，那阿毛對他使個眼色，梨雲會意，笑着說道：我小時候就到上海去的，這可記不起來了。楊杏園看見梨雲欲言又止的情形，想起何劍塵所說，娘姨暗中監視梨雲的話，很覺一點不錯。便道：這也難怪，我七八年前，在蘇州讀過書的，如今除了虎邱寒山寺幾處名勝地方，我都不很記得了。梨雲道：你說蘇州那裏頂好玩？楊杏園道：那自然是天平山了。虎邱這地方，不過奇在平原中間，突起一座小山來，遠看是有點趣，真是跑到山上去，不過看些零零碎碎，大大小小的石頭。好像北京陶然亭，不過一個土墩，空負虛名。我們在南方的時候，心裏以爲這個亭，必定有些景緻，到後

來逛過一回，就不想第二次了。梨雲道：照你這樣說，你在蘇州，也是住過很久的了。楊杏園道：我是十五歲以前，差不多都在南昌，十五歲以後，南北各省就跑得不亦樂乎，比較上蘇州多住一點。梨雲道：提起南昌，我問你一個人，你認得不認得？楊杏園問是誰？梨雲道：他的名字叫林燕兮，差不多在北京的江西人，都是知道的。楊杏園道：你說的是他嗎？這正被你問著了，他還是我小時候的鄰居哩。在京的江西人，因為同鄉上的關係，很捧他，其實他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。梨雲道：怎麼不可救藥呢？楊杏園道：這要從根本上說起來。當年我在南昌的時候，在小學裏讀書，不遠的路，有個女學堂，林燕兮他就是那女學堂裏的女學生，我上學的時候，十回倒有六七回遇見他。梨雲笑道：那末，你兩個人，有點關係吧？楊杏園道：那個時候我還小呢，關係兩個字說不上了。

不過他的歷史我是知道的。他姓李，單名一個萍字，是江西萍鄉人。十一二歲上，他就有了婆婆家，丈夫是個布店小徒弟，兩小無猜，還常常見面呢。後來燕兮的父母都死了，他就寄住在外祖母家，外祖母看見他怪可憐的，就把他送上學去讀書，後來他讀了三年書，就到了調皮的時候了。鄰近法政學校裏的學生，他很認識幾個，心裏覺得幼年訂婚，受了一種很大的束縛，十分不爽快。後來不知誰把他的婚事，傳到同學的耳朵裏去了，說李萍的黑斯班得，是個小徒弟。梨雲笑道：這裏又怎麼鑽出來一個黑絲板凳來了呢？楊杏園道：這是一句外國話，就是丈夫的意思，不是什麼板凳。女學生和同學說起丈夫來，都是這樣稱呼，因為大家都是女孩子，說起丈夫或者老公兩個字，不大好意思，所以找個外國字來替代。梨雲道：我明白了。後來呢？楊杏園道：在學堂

裏讀書的女學生，大家都叫一聲小姐，有丈夫的，固然不是少爺，也是學生。沒有丈夫的，那更不必說，誰不願意嫁一個東西洋留學生。而今李萍的丈夫，單單是個小徒弟，心裏的難受，也可以想見。偏偏有幾個尖刻的同學，在他面前，故意說密斯李，將來衣服，有得穿哩，家裏開的是布莊啊。李萍聽了這幾句話，就像刀挖心一樣，晚上睡覺，常是一夜哭到天亮，清早起來，眼睛老是通紅的。他舅舅緩緩的也看出來了，就埋怨他的母親說不該把甥女送進女學堂。說起來字是認不了幾個，開口就是什麼家庭專制啦，野蠻時代啦，不自由，毋寧死啦！我想給他吃，給他穿，給他讀書，這樣的家庭，還說專制野蠻。再要讀兩年書，保不定我這個家成了他的，他還要把我轟走哩。他母親聽了這話，一賭氣，不給李萍讀書了，把他關在家裏，他如何受的了這個罪，不到三個月，



就跟着一個法政學生偷跑到九江來了。頭裏那個學生，還有幾個錢，帶他住在客棧裏，後來錢用完了，那個學生也跑了，只剩得他一個人，住在九江。他想回去吧？那裏有臉見人不回去吧？一個年輕的婦人到那裏去呢？況且棧房裏的伙食錢，又追得厲害，真是有苦無處說。也是命不該絕，這個時候，南昌來了一個舊日的鄰居，也住在這客棧裏，一見了他，就說他可憐，把他的棧房錢還了，還說他有個親戚在漢口，可以到那裏去暫住幾天，再想法子寫信給他舅舅，接他回去。他信以為真，果然和他上漢口，從此就落在火坑裏去了。他到了漢口以後的事，我不很知道，彷彿聽見說，只做一年生意，就到北京來了。常言道得好：物稀爲貴，北京城裏的江西姑娘，那總算稀物，況且林燕兮又認識幾個字，掛一個學生出身的招牌，生意自然不會很壞。後來又有些無聊

的文人，吃了飯沒事，替他做了許多詩，送到花報上去登，郎郎姐姐，鬧得肉麻不堪。有些好奇的人，聽說他會做詩，還有許多去瞻仰丰采的。這樣一來，林燕兮的生意，不過如常，身價倒抬高了，開銷也鬧大了，不上兩年的光景，虧空得一踏糊塗。而今要想休手，也不能夠，將來年紀一年大一年，那就更不得了哩。梨雲笑道：你不說就不說，一說就像開了話匣子似的，也虧你調查得這樣清楚。說到這裏，阿毛到房間外頭去了，梨雲歎了一口氣道：這種人那也是自作孽，像我那才真是命不好，我有什麼看不出，當姑娘的不是虧空得不能抽身，就是爲了虧空，把身子賣給人家做姨太太，總是虧空二字送終。楊杏園笑道：那末，這兩樣，你願意那一樣呢？梨雲道：走到那裏，說到那裏罷了，這是說不定的啊。楊杏園正要答話，只聽見外面如潮湧一般，下了一陣大雨，一陣

電光照得窗子外頭通亮，就着電光看那瓦上的雨點，牽繩似的往下落，接上隆隆的一個大霹靂，好像就落在院子外頭，震得窗戶都搖動不定。梨雲哎喲一聲，抓住楊杏園的衣服，緊緊的靠着，楊杏園也嚇了一跳。偏偏這時電燈又滅了，眼前一黑，聽見窗外的雨聲，嘩啦嘩啦，一陣一陣的過去，梨雲越發害怕，緊緊的貼着楊杏園坐下，那裏敢動。大約有五分鐘的工夫，電燈才亮，娘姨不聲不響，已走進來多時了。楊杏園覺着不好意思，把梨雲一推，笑道：也沒有看見這大的人，還怕打雷，真是你們江蘇人說的話，小因脾氣。梨雲羞得桃腮紅潤，粉頸低垂，便對鏡子，用手去理那鬢髮。一面笑着說道：雷又大，雨又大，短命的電燈，偏偏的滅了，黑洞洞的，好像坐海船，遇見大風大浪一樣！叫人怎樣不怕？我說人害怕雷才好，因為怕他，就不敢做害人的事情。說到這裏，回


過頭來問阿毛道：我格句閑話阿對？姨娘操着蘇白答道：蠻正！楊杏園只裝糊塗，東拉西扯，說了許多話，把這一場事混過去。因說道：雨小了，我走罷。娘姨道：還早啊，忙什麼呢？這分明是一句平常的話，楊杏園聽了就好像言中有刺，也不理他。對梨雲道：過天見罷。說畢，也不停留，就冒雨坐車回來了。進得屋來，燈下擺着四五封信，拆開一看，都不關什麼緊要，內中有一封信，是吳碧波從學校裏寄來的，上面寫道：

杏園吾兄，踏青一別，又春事闌珊矣。午課少暇，把唐詩就窗下讀之，每至杏花飄雪，小桃紅等句，輒悠然神往。則蝴蝶一雙，翩翩從牆外飛來，掠窗而過，一若以其來自花間，而故驕示吾儕者。適聞道泉寺丁香盛開，今尙未謝，擬明午過兄寓，偕往作半日之游。望備杖頭錢小候，勿令蜂蝶笑人也。


碧波頓首

楊杏園把信讀完，想道：倒是住在後城的人，有這樣的閒情逸致，我離着道泉寺只有一點兒路，反忘懷了，說不得，明天且陪他玩半天。一宿無話。次日楊杏園沒有出去，就在家裏等候吳碧波。到了一點鐘，果然來了。楊杏園道：道泉寺的丁香花，我是兩年沒有看過了，去年他那裏開什麼如來千秋會，我也一天挨一天沒有去，如今想起來，很覺得可惜。吳碧波道：這有什麼可惜，這會全是那法坡和尚弄錢的把戲，不看也罷。他因為熊鳳凰那點關係，慢慢認得許多政界人物，又加之那時候，黎菩薩張瘋子，都是好佛的人，他就把幾年結交的成績，借這個機會，攏統的敲他一個大竹槓。真是政客的手段，也沒有他這樣處心積慮的週密。不說別的，他那寺前寺後的房租，每年就有一千塊錢的收入，他收齊了，一個大也不用，馬上零零碎碎的借給窮人，取那二分息

的利錢，你說可惡不可惡？楊杏園道：我不信，出家人，那裏能做這樣的事情？況且那法坡，也是有名的大和尚，我就聽見說，他詩做得很好，似乎不至於這樣不堪？吳碧波道：他是一個出家人，我與他無仇無恨，我造他的謠言作什麼？我有個親戚，租過他寺裏的房子，所以很知道。這和尚還有一樣怪脾氣，他拿銀元去換銅子，總要走幾家錢店，纔肯換。生怕吃了虧，銅子用了，他那個包銅子的爛報紙，還理得齊齊的，揣在衣袋裏，帶回家收起來，集得多了，四五個子一斤，賣給收碎紙的。他決不肯拿整堆的碎紙，去換取燈，說是太吃虧了。我想這個和尚，清不清，濁不濁，也不知道他湖南那處山川戾氣所鍾，生出這樣一個怪物？楊杏園笑道：和尚是這樣愛錢，又何必出家？我想你的話，總有點言之過甚。吳碧波道：我不和你爭論，作興我們可以遇見他，你一見其人，就可



恍然了。他們這才停止辯論，往道泉寺而來。剛到門口，早有個四十多歲的和尚迎了出來，笑嘻嘻的對二人打招呼。他們一進二門，彷彿聞着一陣清香，再看院子裏，翠蓋重張，白雲碎剪，丁香花已經半謝了。楊杏園道：「呀！我們來的不是時候了。那和尚聽了這話，以爲他們要走，連忙招呼着說：二位請喝一杯茶去，這花雖然謝了，這一股沒有散的香氣，比花開得正盛的時候，還要好聞呢。」楊杏園還沒有答話，有兩個人挨着身子出去，有一個小和尚跟着過來，手上拿了幾十個銅子，給大和尚看，却把一個手指着那前面走的兩個人。那大和尚問道：「這是多少？」那小和尚道：「三吊錢的銅子。」那大和尚板起臉來，對走的兩人後影子罵道：「哇！好不要臉！那小和尚道：他喝了茶不算，還吃了我們一碟瓜子，一碟花生仁兒，這個錢只好算茶水錢，我們不是賠本了嗎？看他



那副神氣，大模大樣，好像能花三五塊似的，誰知道他喝了吃了，給這幾個銅子。大和尚對小和尚道：以後遇着這班流氓，還是不招呼他的好。楊杏園聽在肚裏，也不理他，指着一顆樹對吳碧波道：這是一顆老樹，你知道嗎？吳碧波還未答話，那和尚轉過臉來，陪着笑道：這是明朝種的，叫作楸樹，三百年以來，有許多大官，題詩詠他，兩位大概也知道吧？他帶說帶笑，就把楊吳二人引進小客堂裏去了。這客堂是三開間打開的屋子，壁上也掛些字畫之類，倒是一列擺了三副桌椅，很有飯莊的形式。他們進了客堂，小和尚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擺果碟，泡茶，忙得個小禿腦袋，只是鑽進鑽出。楊杏園輕輕的對吳碧波道：看這樣子，很有點強迫的性質，我們大概跑不了。吳碧波笑道：我是早知道有這一著。那和尚生怕他們不喝茶，就把椅子移了一移，滿面堆下笑來，

躬着身子，把手一支，對楊吳二人說道：請坐請坐！他們只得坐下，楊杏園就與和尚攀談起來，因問和尚法號怎樣稱呼。和尚站在一邊，躬着身子答道：不敬，是慈泉兩個字。楊杏園道：你們法坡方丈在家嗎？慈泉道：到錢總理府上去了，大概不久就回來。楊杏園道：出了家的人，怎麼還是這樣忙？慈泉道：阿彌陀佛，廟裏的收人太少，僧人又多，爲著佛菩薩，只好忙一點了。吳碧波道：我聽見說，你們廟裏，很能收點房租，這話真的嗎？慈泉道：出家人不說謊，有是有一點，不過每月收幾十塊錢，何濟於事？說着就指桌上的果碟道：這都是乾淨的，請用一點。楊杏園被他逼不過，只得抓了幾個瓜子嗑着，便走到院子裏去看花。吳碧波也跟了出來，只見丁香花下面，已經落了許多花瓣，枝上的殘花，被日光照着，時時一片一片的，從樹葉子裏，落在地上。這時，後面忽有一個人

喊道：密斯脫吳。要知此人是誰，下回交代。

第四回 勤苦捉刀人遙期白首 嬌羞知己語暗約黃昏

却說吳碧波聽有人喊了一聲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湖南人席後顏，便和他點了一個頭。那席後顏對楊杏園打量一番，便問吳碧波道：這位好像會過。吳碧波道：是我同鄉楊杏園。席後顏道：久仰！久仰！便在身上拿出一張名片來遞給楊杏園。楊杏園先看他這人約有四十歲的年紀，穿一件竹布長衫，藍色變白，白色變灰，滿身都是墨跡油點，光着一個腦袋，又不帶帽子，好像一個下等聽差。再接那名片一看，除了地點姓名電話號碼而外，還有許多字句，什麼二十世紀奮鬥的青年，改造文化的急先鋒，涼報的社外編輯，銜名一大堆。名片背後，還有兩行字，是

敵著新詩專集，每冊定價八角。各大書坊，均有出售。杏園這才知道是到處投稿的席後顏，不免敷衍幾句。席後顏道：楊先生看見過我做的，那部專集嗎？楊杏園道：倒是沒有看見過。吳碧波冷冷的說道：楊君他是向來不看新詩的。楊杏園覺得話太重了，笑道：這是沒有的話，新詩有很好的，我也愛看，不過我對這樣東西是門外漢，看不懂罷了。席後顏道：楊君這話才對，新詩那能說沒有一首好的？就以拙著那部專集而論，梁任公先生，也曾親自指出幾首，做得不壞。不過我脫稿太快，許多朋友告訴我，我新詩的思想，都是很高超的，就是磨鍊上還要下點工夫。我剛才在這寺裏看花，就做了一首，現在已寫在日記簿上，可以拿出來請教。說罷，就在衣袋裏掏出一本小日記來，翻了一翻，遞給楊杏園，上面是鉛筆寫的，加上標點符號，寫得一踏糊塗。席後顏道：我字

太草了，怕楊君看不出，等我念給你聽罷。便拿着日記，操湖南腔念道：我在那裏？我在道泉寺裏。我爲什麼來的，我爲良伴來的。我的良伴是誰？院子裏的丁香，殿上的佛爺，齋堂裏的老和尚，他們都是我敬愛的。佛爺不言，丁香不語，齋堂裏的齋飯鐘響了，我的心弦也動了。吳碧波笑道：好詩好詩！不過也有點小疵，閣下的良伴，是齋堂裏的老和尚，那還有可說，何以齋堂裏的飯鐘響了，就心弦動起來呢？席後顏正色而言道：密斯脫吳，你枉說是個大學生，這一點意思都不懂，我這詩完全是寫實的作品啊！我老實告訴你，我雖住在會館裏，却等於出家，我的吃飯問題，是隨遇而安的。我和這裏的法坡方丈，本是同鄉，我來了，他總留我吃飯，因此上飯鐘一響，我知道他又叫我吃飯了，我的心弦，怎樣不動呢？古人有飯後鐘之說，他如今打的鐘，並不移到飯後去打，

正是不拒絕我來的意思，這齋堂裏的和尚，還不能說是良伴嗎？楊杏園忍住笑道：我起先也有點疑惑，經先生這樣一註解，真是教人頓開茅塞，這詩不但寫實，而且含有高深的哲學在裏頭，席先生要是這樣做去，前途真未可限量呢。席後顏聽了這一番話，樂得眉開眼笑，拍着手道：楊先生的話，和蔡子民胡適之兩先生的話如出一轍，真是英雄所見，彼此相同。蔡先生他本願收我做一個校外的學生，自從看了我那本專集之後，他就拉着我的手說：我們以後算是朋友，切不要提起師生的字樣，弄得我現在遇見他，叫他先生不好，不叫他先生也不好。楊杏園道：我想蔡先生愛才如命，他讀了閣下的詩，無可獎譽，只好把師生之分犧牲了，來和你作個朋友。我看閣下，倒不必客氣。席後顏道：着着！蔡先生此番心事，也只有楊君能體貼出來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再

說下去，恐怕沒有了時。便對他說道：請屋裏坐坐如何？他答道：一見如故，我正要和楊君談談。一言未了，他一脚早跨進客堂，氣得個吳碧波只對楊杏園皺眉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席後顏早坐在桌子邊，抓了一大把花生仁芝蔴糖，在那裏大嚼。楊杏園究未便置之不理，只得陪他坐着，東拉西扯，說上幾句。吳碧波在院子裏看花，也懶得進來。只見那位慈泉和尚，站在一邊發愁，看見席後顏一面說，一面吃，桌上六個碟子，眼見得都要乾淨，心裏十分難受。席後顏理也不理，面對着楊杏園說話，手却不停的，伸到桌上去抓點心吃。他伸手摸着碟子底光滑滑的，知道面前幾碟，已經完結了，便把手伸長一點，伸到那邊去抓，他抓着兩根烟捲，當是寸金糖，眼睛望着楊杏園說話，裝着沒事似的，依舊往口裏一扔，牙齒趕緊一咬，就預備大嚼。這一來，可難爲了他的舌頭，又麻


又辣，乾燥無味，往外一吐，才知道是兩枝烟捲，只臊得兩臉通紅。楊杏園死命的忍住笑，回過頭去和慈泉和尚說話，席後顏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們真是有點談詩入魔了！說得高興，抓着烟捲當點心吃，這和古人走入醋甕，同是一樣的藝林佳話呢。楊君可不要在報上登起一段來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那倒可不必。」席後顏道：「你貴報的經濟我聽說很充足，外來的稿子，報酬如何？」楊杏園道：「那却微薄得很。」席後顏道：「我有一篇親族婦人再嫁記，却是一篇寫實的作品，在涼報上登過，現在我不願送給他，想改送貴報登載。」說到這裏，撕開一張嘴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這潤金能夠多送一點子嗎？」楊杏園道：「君子不奪人之所好，大作既然在涼報上登過一半，我們不便截留，免得傷了同業的感情。」席後顏覺得這話自己說錯了，便道：「那末，還有許多新詩，沒有列入專集，倒可送到貴報去。」

登，潤金一層，就隨便罷。楊杏園只得含糊答應着。這時，院子裏走進來一個老和尚，年紀約在五十多歲，他一個肩膀高，一個肩膀低，走起路來，只是搖擺不定。吳碧波這才走進來，告訴楊杏園道：這就是法坡和尚。楊杏園看他時，只見他在衣服裏摸索了好久，掏出兩個銅子，交給小和尚道：我跑了一天，肚子餓得要命，你替我去買三個燒餅來。可別忘了，應該找還五個蚌子。小和尚答應着去了。法坡又叫他轉來，說道：我告訴你，這胡同口上燒餅店，他的做得個兒太小，而且麵也不好！你可到胡同口外去買，揀大的拿三個回來。小和尚答應了幾個是，法坡又道：可別忘了，找回五個蚌子。說完，他這才一搖一擺往後殿去了。楊杏園想道：本是來看花，花已謝了，沒有什麼可看，在這客堂裏老喝茶，有什麼意思。便對吳碧波道：走罷！慈泉和尚聽見要走，便用全副精神


看他兩人，是誰給茶錢，一面就提着茶壺，和他兩人再斟上一杯茶。席後顏只是拾散在桌上的瓜子，理也不理。等到吳碧波，拿出一元錢放在桌上，那慈泉和尚，趕緊合掌道謝。這個當兒，席後顏看見桌上還有半碟瓜子，拿起碟子來，就往衫袖口裏一倒。吳楊二人却沒有注意，只把那慈泉和尚，氣得兩眼逼直。口裏只念阿彌陀佛。吳楊二人出了道泉寺，看見時候還早，便約著到聯合公寓，來會他一個同鄉。這人姓陸名無涯，是一個未曾畢業的日本留學生，現在平等大學和江南公學兩處教書，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生活。楊吳這天來訪他，恰好他在家裏，陸無涯道：「呵！楊君是個忙人，今天怎麼也有工夫來坐坐。」楊杏園笑道：「我是什麼忙人，你才是忙人呢！又是中學的教員，又是大學的教授，又要擔任什麼生理研究會的幹事，什麼戀愛雜誌的總編輯，這不

比我忙嗎？吳碧波道：我怕當面得罪人，無涯的職務，可以說都是不成問題，他那個江南公學，尤其是上海人說的話，呀呀烏！陸無涯聽了這話，只是微笑。楊杏園道：我聽見說，江南公學，上課的時候，搖鈴不算數，必得齋夫到各寢室去把學生一個個請來，這話有的嗎？吳碧波道：你這是少所見而多怪了，江南公學的三十四個學生，只算三十四位太爺，齋夫去請上課，那算什麼？只要他們不把教員當老狗熊耍，那就夠了。有一天，教員在黑板上列算式，來了一對大滑稽家，一個站在右邊，故意問道：這裏爲什麼得正？那裏爲什麼得負？一個站在左邊，像在那裏研究黑板上的算式，其實他在背後，伸過一隻手去，拿一點粉筆頭，在這位算學先生黑呢馬褂上，畫了臉盆那樣大的一隻烏龜，惹得學生鬨堂大笑，那教員脫下馬褂來一看，把臉都氣黃了。正待發作，這

兩位滑稽家站着齊齊整整，和教員行個三鞠躬禮，鬧得這位教員，笑又不是，哭又不是。只得歎了一口氣罷了。陸無涯道：得了，得了，隔牆有耳，你只顧說得痛快，將來吹到新聞記者耳朵裏去了，這一登報，江南人都沒有什麼面子，這又何必呢？楊杏園笑道：我們爲親者諱，這江南公學的事，暫且不提。那末，你貴大學的趣史，可得而聞麼？陸無涯道：我們平等大學，是規規矩矩的一個學堂，有什麼可說的呢？吳碧波道：我聽見說，你們貴校的女生，標緻的最多，這話有的嗎？陸無涯道：這也不見得。楊杏園笑道：要是果然如此，像密斯脫陸這樣風流倜儻的人物，在裏面教書，也難免不發生問題啊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臉上一紅，好像說中了他的心病，便含糊着支吾過去。原來這陸無涯，他在平等大學教的是英文一門，正是吃緊的功課，天天要到校的。加上所教的一班，



又是預科生，教室小，學生多，把一二十位女生的坐位，都擠在講台的左角上，衣香鬢影，倒是很爲接近。這陸無涯起初教書，心裏存着一個師生之分，却也不敢胡思亂想。到了後來，遇着相當的機會，對於女生方面，未免也偷覷一眼兩眼。誰知不看猶可，越看越想看，他在上課的時候，索興就想出一個偷看的法子來。他這法子，是把講義放在桌子上，鋪在一邊，自己把一隻右手，彎過肘子去，撐在桌上，他伏着半截身子，好像在看講義，其實他趁這低頭功夫，把全副眼光射到女生身上去。這羣女生，都是標緻的人兒，自不必說。其中有一位陳國英女士，尤其漂亮，論起他的年紀，不過十八九歲，本在妙齡。加上衣服既俏皮，人又很活潑，正是一朵自由之花。他這樣一個人物，這一班男同學，誰不是烏眼雞似的，羨慕得饑涎欲滴。無如這位陳女士，一個也不理，不過



到了陸無涯上課的時候，老看見他，把眼睛偷着來看，倒很不好意思。心想他是一位先生，總不能對他發作，所以陸無涯偷着瞧的時候，只紅著臉把頭低著，只當全然沒有這回事，日子久了，倒把這個問題，擱在心裏，放不下去，好像對於陸無涯這個人，也有研究意味似的心。想這個人，也不過二十多歲罷了，樣子是很清俊的，說話也很和藹的，學問很好，那是更不必說。那末，對於他偷看一層，是不好以惡意相對的了，這樣慢慢的下來，芳心就未免畧有所動。有時也把英文上的疑問，去問陸無涯，他却平心靜氣的答覆得十分圓滿，一點先生的架子也沒有。陳國英就越發覺得這個人和靄可親，不過兩個人沒有接近的機會罷了。時光容易，不久到了寒假時期，同校的學生，自不免一番忙亂。惟有這陳國英女士，是個最好勝的人，自己拿着往日讀書還用功

的把握，却滿希望在本班裏面考個第一。在考的前幾天，就不分日夜，死命的用起功來。同班的都說：密斯陳，這個樣子，你是要考第一的了。陳國英道：那也不見得吧？可是他心裏却想道：人家都說我要考第一，我要考不到，那多寒蠢啊。這樣一來，他要考第一的趨勢，越發是堅定不移。到了考的時候，他一樣一樣功課考下去，都覺很好，只有英文一門，自己沒有把握。再一問同班的，自己的考卷，原來還有幾處錯誤，頂多的分數，恐怕也不過是及格而已，這一急，他非同小可，眼見得這十拿九穩的第一，爲英文一樣不好，就要讓給人家了。但是自己仔細想想考卷，那個錯誤似乎也可以原諒，好在英文教員陸無涯，是個很圓通的人，況且他又很看得起我，或者他多給些分數，也未可知。想到這裏，又轉一個念頭道：我那卷子真錯了，他也沒法子多給分數呀！左思


右想，放心不下，便打算偷着去問陸無涯，到底自己的成績怎樣。不過有一層，陸無涯那人他是喜歡偷看我的，我一個人去，倒怪不好意思。想到這裏，臉上一紅，心裏跳個不了。後又想道：反正是自己先生，怕什麼呢？便攏了一攏頭，擦上一點雪花膏，又換了一件乾淨的衣服，然後才雇了個車子，往陸無涯公寓裏來。也是緣分湊巧，陸無涯正在家裏，他一見陳國英來了，也喜歡得心裏亂跳，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情。不由得說道：哎呀！密斯陳來了。陳國英倒是總有點臉嫩，紅着兩個腮，行了半個鞠躬禮，輕輕的叫了一聲先生。陸無涯笑嘻嘻的道：請坐！你是一個用功的人，怎樣有工夫到我這裏來呢？陳國英道：也沒有什麼要緊的事，我不過來問問的，我這回卷子考得那麼樣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早明白了他的來意，鄭重的答道：論起密斯陳的卷子，也沒有什麼

大錯，不過同班裏面，比你作得好些的很多。陳國英聽了這話，不免露出失意的樣子，因問道：不知道那幾處答錯了，陸先生能告訴我嗎？陸無涯笑着說道：照規矩論起來，在成績沒有發表以前，我不能把這句話告訴你的。好在我們不是外人，告訴你也不要緊。說著，就在書架上，把陳國英的那本卷子揀出來，因指着他看道：那處文法不對，那處繙譯錯了。陳國英一看打的分數，却只有五十分，心裏十分不快，以爲這個第一是完全絕望了。這時，陸無涯又揀了幾本頂好的卷子給他看，說要這樣做才對。陳國英聽了這話，只是歎惜。說道：這些答案，我都懂的，怎麼考的時候，就全忘了呢？說着，靠在桌子邊，一隻手扶著桌子，一隻手翻放在桌上的一本書頁，只是發楞。陸無涯笑道：卷子已經錯了，你發愁也是無益啊。陳國英道：不瞞先生說，我這回門門功課，都在九

十分以上，滿想考個第一。現在這英文考得不好，第一就無望了。陸無涯道：那末，密斯陳要不要想補救的法子呢？陳國英一聽這話，知道他言出有因，說道：能想出補救法子，那是很好，但是那裏有補救的法子呢？陸無涯微微一笑，說道：法子是有，不過我爲了你，要對不起全班的學生，良心上很覺說不過去。陳國英道：照先生這樣說，一定是有法子的了。就請先生說出來罷，倘若對於同學沒有什麼妨礙，先生也是落得作個人情。陸無涯又在許多卷子底下，抽出兩本白卷子來，遞給陳國英道：這是剩下來的卷子，若是填上密斯陳的名字，把原卷子的錯處都改正過來，從新謄在這上面，那不是頂好的一本卷子，可得一百分嗎？陳國英道：那末，謝謝陸先生，就讓我拿去謄過罷。陸無涯笑道：是可以，這與我們兩個人的名譽，都有關係，要保守極端秘密的。陳國


英微笑道：那自然。陸無涯道：這樁事，我良心上受了很大的犧牲，你把什麼來謝我呢？陳國英紅着臉道：我有什麼東西可謝呢，我打一雙毛繩鞋子送先生罷。陸無涯搖頭道：不要。陳國英道：那末，請先生到真光看電影罷？陸無涯依舊搖頭道：不去不去。陳國英道：這樣不好，那樣不好，我們這窮學生就謝不起你了。陸無涯笑道：日子長哩，我們都沒有那樣急，緩緩再說罷。說到這裏，故意的沉重說道：這個卷子，可不便帶到寄宿舍裏去寫，一等人家知道，傳揚出去，我是不要緊，拚了不當平等大學的教員，你這個犧牲就大了。我們就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啦！陳國英聽見他夾七夾八說上了一陣，心裏怎樣不明白，却又不好意思駁他的話。便道：依先生的意見，怎麼樣辦呢？陸無涯笑迷迷的道：依我說，你那個原卷，完全不要，我馬上和你從新做一篇，你就在我這

裏膽好，你交給我，當面給你打上一百分，又快又秘密，你說好不好？陳國英聽了這話，很爲躊躇，不好答應。一來恐怕在這裏久了，碰着人，怪不好意思，二來一男一女，藏在一個屋子裏，辦秘密交涉，到底有點不方便，很不願意。但是照表面說來，人家是一番好意，又不好拒絕，倒覺得很爲難。陸無涯早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道：不要緊，這時候，我這裏沒有人來，你要不放心，我可以招呼這裏的夥計，有客來了，說我不在家。把他擋了回去，那就完了。說著就喊了一個夥計進來，把這話交代他，夥計望了一望陳國英，答應着去了。這時，陸無涯把房門一關，笑嘻嘻的對陳國英道：你等著，我要好好的和你打一槍嘍。這時的陳國英，只好由陸無涯擺佈，就照他的計畫，如法泡製。等到把卷子膽好，冬日天短，早是燈火滿街了。依着陸無涯，還要留陳國英晚飯，陳國英道：天已



不早，揀日再來罷。陸無涯笑道：你這揀日再來一句話，還是口頭語，還是真話，要是真話，我才讓你走。陳國英只得說道：實在是真話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也不能再逼，只得叫夥計替他雇了車子，送他回去。臨走的時候，陳國英紅着臉輕輕的對陸無涯道：今天的事情，先生要保守秘密的，就是我到先生這裏來的這句話，也不能告訴人的。陸無涯笑道：這是自然的道理，請你放心得了。陳國英這才放心回去。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陳國英滿想這個問題過去了，誰知不到上午十二點鐘，陸無涯就來了一封快信，拆開一看，不說字多少，數一數，有十二張八行。劈頭劈腦一句，就是國英學姊愛鑒。陳國英看了這封信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心裏就像小鹿撞鐘一樣。心想這些男子，真惹不得，給他一點顏色，他就要存非分之想。他這封信有千言萬語，歸總一句話，是要我陪

他到公園裏去。照理說，他幫了我這一個忙，我不能拒絕他，但是彷彿聽見人說，若是一男一女交朋友，到了同逛公園的程度，那是很有問題的。難道他也想把這個手段對付我嗎？倘若到了那時候，他真向我開口，我又怎樣答覆他呢？陳國英這樣一想，倒弄得沒有了主意，翻來覆去，把十二張八行，看了好幾遍，心裏還是跳個不了。心想這一封信，要是被同學的看見了，那還了得！想了一想，本打算把他燒了，却又轉回來一個念頭，這也是平生一樁奇遇，何不留着做個紀念，便把十二張信紙和一個信封，在一處疊了，放在床上枕頭邊，墊褥子底下。一個人坐着發了一會呆，好像有個什麼問題，沒有解決似的心慌意亂，連午飯也吃不下去。他在這邊芳心撩亂，那邊的陸無涯，更是不堪言狀。他自從信發出去了，也不知是禍是福，像熱石上的螞蟻一般，在家



裏老是起坐不安。心想我這封信，寫得也婉轉，並沒有什麼唐突的地方，像他昨日對於我的態度，當然不會拒絕的。但是有一層，我是約他在遊藝園裏踏月，這踏月的程度，似乎還沒有到，他未必肯去吧？況且我信上，友愛的字樣，好像寫的不少，這不太露骨了嗎？倘若他一翻臉，把信送到報上去公布起來，那我還能在北京混飯吃嗎？越想越覺得這封信寫得太魯莽了，只埋怨自己性急，便橫睡在床上，把信的詞句，從頭到尾，默想一遍。還好，大概的意思，都還記得，覺得有幾句話，很能動人，他未必至於翻臉。又想起他昨日臨走的時候，低著頭，紅着臉說話，叫我保守秘密。那種神情，過後思想，好像吃橄欖，真是十分有味，他也未免有情吧？想到這裏，不由得跳了起來，這一跳不打緊，只聽見撲咚咚一聲，好像房子倒了一般，嚇了他一身冷汗，原來是他在床上

跳下來，用勁過猛，把床上的藤繃子，搖動得坍下來了，出其不意，所以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自己也不免好笑。就叫夥計進來，把床舖理好。順便吩咐夥計，說是外面要來了我的信，你招呼賬房先生，趕緊送進來。不要攔在外邊，夥計答應了幾個是。陸無涯又問道：怎麼這時候，還不開飯？夥計道：剛才我不是請陸先生吃飯，您說不吃嗎？陸無涯道：你來請過我嗎？夥計道：唉！怎麼這一刻兒工夫的事情，就會忘了。我來請您的時候，您躺在床上，我說陸先生請吃飯，您把頭搖着說，不吃了。陸無涯想了一想，好像也是有的，笑着說道：我倒忘了，你去罷！夥計笑着去了。陸無涯覺得心亂的很，便在書架上，隨手抽了一本書，坐在桌子邊來看，誰知看了半天，還是模模糊糊的，明明是看的第一行，却接上第二行去了。他隨手在桌上一摸，摸着一把茶壺，眼睛望着書出了神，也

沒有理會，只抓着茶壺，就壺嘴子喝茶，却是越喝越沒有，只覺得衫袖裏面，一陣滾熱。睜眼一看，原來茶壺嘴高高的望上翹起，自己喝的是茶壺把，茶從壺蓋上流出來，由他的大衫袖裏，直奔脇窩。陸無涯想道：這是怎樣一回事，今天我老是這樣神魂顛倒的，再要這樣過三天，我是非死不可了。想了一想，跌着脚道：管他呢，我再寫封信去，催他一下子。就是弄僵了，我拚了犧牲名譽，當一個誘惑的罪名罷了，還有什麼大不了呢？想畢，便又提起筆來，寫了一封信，末了，却用英文簽着名，是你誠實的朋友某某。這在他意思，是先把先生的名分犧牲了，好來談愛情。信寫畢，找了一個粉紅色的信套封了，上面寫着即送平等大學女生寄宿舍，陳國英女士台啓。左邊上面寫了四個字敬候回示，在這四個字底下，加了一個感歎式加重語氣的標點，每個字旁邊，又畫上


一個三層的墨圈，底下未署名，只寫要言內詳四個字，信已寫好，便叫一個夥計進來，給他三吊錢坐車，叫他送去，並且要帶回信回來，夥計拿了信，便送到寄宿舍裏來。這時，陳國英正好沒有出去，拿着一本新式標點的紅樓夢，在那裏解悶呢。他接了這封信，倒楞了半天，沒有法子擺佈，心想要老是不理他，他却老寫信來，倘若給同學的知道，那真是一樁笑話。千不該，萬不該，不該想這個第一，和他辦了那一件秘密的交涉，鬧得受了他的挾制，不敢聲張。要不然，我却把這兩封信，送給校長看，教他吃不了，兜着走呢。現在是沒有法子，只有當面去交涉，叫他不要寫信來，他既要我到遊藝園去，我就索性依允他，解決這個問題。到了那時，看他怎樣？反正我自己主意拿得定，也不怕他什麼手段的。想罷，便在鈕扣邊，取下自來水筆，就拿桌子上的英文紙，寫了一封

回信。他這封信，正和陸無涯的來信，成了一個反比例。內容極其簡單，只說今晚六點鐘，在遊藝園電影場候駕。夥計將這封信拿回，陸無涯已經等得二十四分不耐煩，心想這個公寓裏的夥計，實在可惡，我要是做了警察當局，對這班東西，必要從嚴處分他一下，至少也要送他到教養局，關他個週年半載。等到夥計進來，一眼看見他手上拿着一封信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那顆心幾乎從口裏跳將出來，這時也不要送夥計到教養局去了，自己便迎了上去，接過那封信來。拆開一看，這陣歡喜，那是不必說。一看手錶，已經三點鐘了，便打開箱子，把藏着的十塊錢拿出來。這十塊錢，原是他一點孝心，想留着買一點洋參寄給他母親的。因為事耽擱了，洋參沒有買，不料倒留着為今晚招待情人之用，真是天從人願。又在箱子裏，取出乾淨的一套小衣，忙着換了，把皮

袍子和帽子，都是重新刷刷。忙了一二十分鐘，事情完畢，對着鏡子一照，自己看看自己，也覺的精神煥發，只是嘴上的鬚樁子，密密的長上一層，很覺討厭。心想，我也該理髮了，現在還只三點多鐘，不如先到香廠去洗個澡，帶着理髮，然後到遊藝園去，正是六點鐘，豈不甚好。主意想畢，便雇了車子往香廠來。誰知他雇車子的時候，貪圖一個快，一說價錢，就往上一坐。這個車夫，正是一個八旗子弟，大概也有四五品的階級，他拉起車來，還忘不了公子哥兒的氣派，走起路來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大開其四方步。陸無涯踢着車子道：你也趕快一點呀！車夫聽了這話，躬起腰來，拉着車把，把腦袋衝也衝的，跑不到二三十步，又數着脚步走了。陸無涯罵道：渾蛋！像你這樣子拉車，什麼時候把我拉到香廠？那車夫聽了，索性把車把放下來，在腰裏掏出一塊破布，只揩他頭上

那油漿也似的汗。氣吁吁的說道：先生！我快不了，反正把你拉到得了。陸無涯一看這車夫，臉上長的雞皮鶴皺，嘴上的鬍子，和鼻涕粘成一把，已是衰朽不堪。他今天受了愛情的衝動，大發慈悲，給了他一吊錢，不要他拉了。另外雇了一輛車向香廠清華園而來。他洗了澡，括了臉，已經五點多鐘。忽然靈機一動，想起一樁事，便在洋貨鋪裏，買了一條水紅色的綢手絹，一瓶檀香水，包好了，放在大衣袋裏，這才到遊藝園來。他怕陳國英先到了，老戲場，新戲場，雜耍場，影戲場，統同找了一遍，都還沒有。他雖然沒找着陳女士，却體貼入微，怕女士找他不到，便走到收票進門的總口上，找個椅子坐了等着。那些來來往往的人，他一個也不放鬆，都要看他一遍。他坐的地方，正是憲兵駐紮的所在，有一兩個憲兵，對他望了一望。他心想，不好，他們不要疑心我吧？便站起來，

裝着看牆上掛的像片，搭訕着走了。但是他等候陳女士，却是至誠，決不肯輕易自誤的。所以他走不了幾步，仍舊走了回來，約摸等了三十分鐘，好不容易，陳女士來了。陸無涯看見，早是笑客滿面，對他鞠了一躬，便對他道：這裏人雜得很，到是電影場裏清靜一點，我們到那裏去坐罷。陳國英微微向他笑道：隨便。陸無涯看見他這一笑，真如醍醐灌頂，說不出來的這一種愉快。便引着陳國英到電影場來，揀了一張桌子，請陳國英坐下，自己也脫下大衣，坐在一邊。茶房泡上茶來，陸無涯拿了一隻杯子，先用手絹擦了一擦，然後斟了一杯茶，放在陳國英面前。臉含着笑道：這遠的道，要密斯陳走了來，我很不過意。陳國英道：我本來要謝謝陸先生的，先生這樣說，反叫我過意不去了。陸無涯笑道：你太客氣了！我還有一句話，你一聲一聲的叫我做先生，我實在不安。我



們在課堂上，是教員學生，下了堂就都是朋友。況且我除了懂得幾句英文，那一樣比得上陳女士，我想和你交朋友，還怕你不肯呢，那裏敢以先生自居哩。說到這裏，陳國英斟了一杯茶，放在陸無涯面前，陸無涯趕緊站起來接着，就他接茶的時候，看見陳國英那隻又白又嫩的手，受了凍，微微的帶一點紅色，真是像新詩人拿來就用的一句話，如玫瑰般的嬌艷。加上陳國英臉上手上擦的雪花膏香，微微的透肌而出，叫這個逼近芳澤的陸無涯，怎樣不神魂顛倒？在陸無涯一方，恨不得在此刻，把愛陳國英的話，從肺腑裏都倒將出來，並且陳國英能同他今夜正式訂婚，尤其是好。但是我愛你這一句話，怎樣說得出口呢？又想說，又不能說，只好找些閑話來敷衍了。在陳國英一方，對於陸無涯這樣的勾引他，本來很不高興，但是一見面，又不願給人家下不去，

也只好隨着敷衍了。他們坐在一處，閒談許久，還是沒有提到正文。而且電影場這個地方，耳目衆多，也不好怎樣談愛情。陸無涯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對陳國英道：密斯陳，來得早，大概還沒有吃晚飯吧。這裏觀英的大菜還不錯，我們去吃點東西好不好？陳國英道：不必，我已經吃過晚飯了。陸無涯笑道：你吃過，我還沒有吃過，我是要去吃的。那末，我順便請密斯陳坐坐，也不要緊啊！他這樣一說，倒弄得陳國英沒有話說了，只得隨他到番菜館裏來。這遊藝園的茶房，都是乖巧不過的，看見一男一女進來，早把一個小單間的簾子捲起，讓他們進去。這時，自然陸無涯坐了主席，把菜排子一看，便遞給陳國英，問他要掉什麼不要。陳國英道：這個爛水鴨，掉個火腿雞蛋罷，先生看好不好？陸無涯道：好極好極，密斯陳的脾氣，竟和我一樣，大菜裏面，這些什麼鷄，

什麼鴨，我總覺得切他不動，反而弄得刀叉盤子亂響，要是遇着什麼大宴會，那是真叫人不好意思的呢。這時陸無涯的話匣子開了，說是歐洲的宴會怎樣，日本的宴會怎樣。又說歐美男女社交公開，宴會多係女子作主體，中國恰成一個反比例。由男女社交公開談到兩性戀愛，說是戀愛分兩種：一種是形式上的戀愛，一種是精神上的戀愛，而精神上的戀愛，又有一致的，或片面的。說到這裏，把眼睛望著陳國英，歎了一口氣道：像我現在的情形，就是片面的……陳國英不等他這句話說完，臉上早是一紅，便低著頭，只把刀叉去分盤子裏的燒牛肉。陸無涯轉過臉，又笑嘻嘻的道：密斯陳，我聽見說，同班的學生吳國良是你的同鄉，這話對嗎？陳國英道：不錯，是同鄉，但是同班裏的同鄉，也很多啊。陸無涯道：但是我聽見說，他和你，還有其他的關係呢。陳國英

把嘴一撇道：這都是同學造的謠言，像他那樣的學問，我是不放在眼睛裏的。陸無涯道：那麼，就照密斯陳的眼光而論，同班裏的學生，你對那個表示贊同呢？陳國英微微一笑道：我既然考了第一，他們都未必好似我，我對誰也不欽佩！陸無涯斜乜着眼笑道：好高的眼光，我又要進一步問你了。學生裏面，都不如你，那麼，教員裏面，你也一個都看不起嗎？陳國英聽了這話，一時倒不好答覆，便在鈕扣上，取下一條手絹，握著嘴笑。陸無涯道：你說呀！難道你默認了都好嗎？陳國英把眼睛望着桌子上的花瓶，低低的說道：也有我看得起的，也有我看不起的。陸無涯道：不用說，像我這樣的人，一定是看不起的一流了。陳國英笑道：陸先生正是把話來倒說，要是連你也看不起，平等大學，那就沒有好教員了。陸無涯眯着眼睛笑道：這話真的嗎？陳國英道：真的。陸無涯道：

蒙你抬愛，算看得起我，那末，你猜我最欽佩的是誰呢？陳國英一面抿着嘴笑，一面搖搖頭。陸無涯道：你是個絕頂的聰明人，不要裝猷，你總應該知道的。陳國英道：這話奇了，你心裏的事，我怎麼猜得着呢？陸無涯道：你就隨便說一個，看對不對。陳國英道：應該是俄國的列寧吧？無涯道：啊！太遠！太遠！陳國英道：那麼當是孫中山，或者是……陸無涯道：還是太遠。我老實告訴你，這個人就在平等大學裏，而且還是女性。這算說穿了，你應該知道吧？陳國英道：難道我們女同學裏面，還有你欽佩的嗎？是密斯劉呢？還是密斯王呢？陸無涯把刀輕輕的敲着盤子道：你這個人，真會作曲筆文章，我想把大觀園伶牙俐齒的林妹妹請來，或者和你可以比一比，到底是誰會說話？像我們這一張笨嘴，只好宣告失敗了。陳國英道：你把這個難題，教我猜，還說我會作曲筆，這不

是冤枉嗎？陸無涯道：你真猜不着嗎？我就告訴你吧，我最欽佩的這個人，他的姓是東南西北的東字，加上一個耳朵旁，說得這樣清楚，你當然明白了吧？陳國英笑道：難道說，先生還欽佩的是我嗎？這就奇了，我這個人，那樣可教人家欽佩呢？陸無涯道：這是你太客氣了，你的學問性情，在同學裏已經是不可多得，加上你……陸無涯說到這裏覺得太唐突了，便改口道：你又比一切人用功，旁人我不曉得，就我個人而論，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了。密斯陳，我要說句魯莽的話了，將來也不知那個有福的，得着你作內助理。陳國英聽了這句話，臉上不免一紅。陸無涯道：我這是真話，並不是和你開玩笑，我却有點非分的希望，很想和密斯陳作一個討論學問的朋友，常常找個地方談談，不知道密斯陳賞光不賞光？陳國英先聽他說有點非分的希望，心裏不免一跳，後

來聽見他說，不過要常在一處談談，却又是沒有料到的事。心裏明明知道一男一女常在一處，不能沒有下文，是不可答應的，況且今天到遊藝園來的本意，原是想把兩個人的交涉解決，從此擺脫關係，照他這樣說，不但不能脫離關係，反多一層接近的機會了。但是人家說得冠冕堂皇，也沒有什麼理由，好拒絕人家呀。只得說道：那是很好的事，很希望陸先生能常常指教，我討論兩個字，我還不配說呢！陸無涯道：這些客氣話，我都不必說，密斯陳答應了我這個要求，我是快活得很。那麼，我們要不要訂一個時間呢？陳國英想道：好啊，又進了一步了。便說道：那倒不必，我隨時可以到陸先生那裏去請教。陸無涯想了一想，說道：也好，說着話，茶房已經是端上咖啡來了！陸無涯便拿錢會了賬。陳國英道：我本來要謝謝先生，反而叫陸先生請了我，這話怎麼說？陸

無涯道：不成問題，不成問題，我們既然是至好，還拘形式嗎？說着便在大衣袋裏面把一瓶香水，和一塊紅綢手絹拿了出來，笑嘻嘻的遞給陳國英道：這東西，不過聊表寸心，作一個紀念，密斯陳可不要嫌少！陳國英又沒有料到他有這一着，受下呢，這個東西，送得太尷尬，不受呢，又給人家下不去。只得說多謝多謝，倒說不出別的什麼來。陸無涯道：我剛才不是說過嗎？我們是不拘形式的呀！便把東西望陳國英身上亂塞，一定要他收下，他沒有法子再推却，只得收了。陸無涯道：今天晚上，月色很好，不大很冷，我們在場地上踏踏月，好不好？陳國英道：可以的。陸無涯聽了這話，便在衣架上，將陳國英的大紅毛繩圍巾，取在手裏。這時茶房正送過手巾來，陳國英當着人家的面，又不好攔住他，只得罷了。陸無涯却親親熱熱的替他把圍巾圍上，然後自己穿上大衣，



帶着陳國英到外面場地上來。這時，一輪寒月，照着滿地雪白，由這邊朝東南望去，看見先農壇裏面，一片曠野，零零落落的黑影，一堆一堆的排着，都是老柏樹。那座鐘樓，在這荒涼的月地上，巍然高挺，很有畫意。陸無涯道：密斯陳，你看這月色多好啊！在北京這個地方，一個冬天，像這樣的良夜，可沒有幾回呢。說着話，兩個人並排走着，已經走到荷花池的那邊，只有些枯樹遠遠近近在月亮底下，又叉枒枒的立着，一個人影子也沒有。路旁草亭子裏的玻璃燈，掛在亭子柱上，一搖一蕩，發出些似黃不白的亮光，照得亭子裏，暗一陣，亮一陣。陸無涯指着老戲場那邊道：你看！那裏電光燦爛，鑼鼓喧天，却越顯得這裏冷靜的了。我想遊藝園裏的游人，能拋了那種熱鬧，來領略這種冷靜，也不過你我。你看對不對？這時，陳國英坐在路旁一張露椅上，陸無涯也不知不

覺的坐下來。陸無涯又道：我和你，有許多性情相同的地方，奇怪不奇怪？而且我們今晚坐在這裏談天，更是沒有想到的事情。人說有緣，我們也總算得有緣了。陳國英聽了這話，並不作聲。陸無涯笑道：和美人月下談天，是人間第一種艷福，今天密斯陳能和我在一處談天，我不知幾生修到，我希望可一而可再才好。陳國英聽了這話還是不作聲，扭轉身去，低着頭弄圍巾上的總子。陸無涯道：你們穿這個短袖子的衣服，露出白的手來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冷得有一點難受哩！說着，便伸手過去，握着陳國英的手道：可不是冰冷的嗎？陳國英把手一縮，把陸無涯的手一推道：不要胡鬧。陸無涯笑道：這就算胡鬧嗎？還有比這更胡鬧的呢。說着話，又伸手把陳國英的手，緊緊的握著，只是格格的笑。陳國英一點兒也不推動，他索性扭轉身子來，朝着陸無涯道：你爲

什麼忽然不老實起來？那末，我以後不敢和你交朋友了。陳國英嘴裏雖然還強硬，可是心裏亂的了不得，臉上熱得像火燒一樣。陸無涯道：我老實告訴你罷。正要往下說，遠遠的一個黑影子一閃，慢慢的就走了過來，聽見他走的脚步聲，得得的響，好像他穿的是皮鞋，不用說，這是最愛多事的警察。陳國英機伶不過，早離開陸無涯，坐在椅子的那一頭，那警察一步一步的走過來，對他們看了一眼，沒有說什麼，也就走了。陸無涯倒嚇了一跳，其實這樣的事，遊藝園裏面那天不有十幾起，尤其是夏天，滿花園的露椅上觸目皆是，警察精神有限，也管不了許多咧。陳國英和陸無涯，在遊藝園裏面，又兜了幾個圈子，各處的玩藝兒都已散場，已經十二點以外了。陸無涯道：糟了，我只管和你說話，却沒有留心時候，密斯陳回到寄宿舍裏去，裏面還能開門嗎？陳國

英道：寄宿舍裏那裏得進去，我只有到姑母家裏去寄宿了。陸無涯笑道：半夜三更，到親戚家裏做客，也不像樣吧？陳國英道：沒有法子啊！陸無涯道：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們回到東城去再說，兩個人就雇了車子，同路回到東城去了。他們回東城之後，一宿無話。

第五回 選色柳城疏狂容半夕 銷魂花下遺恨已千秋

從這一天起，他們就發生了密切的關係。當楊杏園吳碧波二人，在公寓裏說話的時候，他們倆，已經用他倆的成分，製造了一件小東西。陸無涯正在這裏想，要如何解決。明知道現在的新夫婦，結婚兩三個月，添出了小孩子，滿不算回事，不妨馬上補行結婚的。可是有一層，一個是有婦之夫，一個又是夫之婦，這個婚姻如何可以成就呢？當他爲難的時候，朋友去問他，他怎麼不紅臉呢？好在吳楊二人，對於他這一樁事，早有所聞的了，也不去深究。在這公寓裏，南天北地的，談了一陣子，也就各自回去了，楊杏園到了家裏，長班給了他一張名片，說有

個人來拜望他，楊杏園把名片一看，是幸福報的編輯陳若狂。因問那長班道：他沒有說什麼就走了嗎？長班道：他說有事和您談，約在今天晚上九點鐘通電話。楊杏園心想：他和我有什麼可談的呢？我們還是生朋友啊，不過在胡同裏同逛一兩回罷了。人家說嫖界的朋友，最容易熟，照這樣看來，真有點不錯。到了晚上，楊杏園到了報館裏，又和何劍塵提起此事。何劍塵笑道：這人却是嫖學專家，你要願意逛，要向他多多領教才是。這時，史誠然也在那邊繙譯稿子，聽見他們說起嫖經，他又禁不住插嘴了。說道：這人的嫖學，實在不錯，他還很懂經濟學的原則啦。他應酬朋友的時候，是在班子裏混，要是一個人呢，他就降級到二等茶室裏去了。二等叫着柳城，不看花而折柳，比較是經濟的。何劍塵笑道：你怎樣會知道的，靠不住，你和他，也是同志吧？史誠然紅着

臉道：沒有的話。楊杏園道：這事說來，有點影子，我很疑心了。有一次早起，我走觀音寺過，我碰見你和陳若狂兩人冒冒失失，從朱茅胡同鑽了出來，這不能說是並無其事吧？說到這裏，那位陳若狂先生，正由外面闖了進來。說道：好哇，你們背後論我的是非。楊杏園道：並非是罵你，就把剛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陳若狂笑嘻嘻的說道：事是有的，我們窮一點，只好不得已而思其次了。楊杏園對史誠然道：人家畫供了，你還賴什麼。這裏面的風味，我還沒有嘗過，你今日帶我去瞻仰瞻仰，好不好？何劍塵皺着眉道：這裏面一言難盡，我看你不去也罷。楊杏園笑道：越是糟，我倒越要去看，作興很可以給我們一點描寫的材料。陳若狂笑道：這裏面，何嘗沒有好的。劍塵也未免一筆抹煞了。不過房間裏點綴，却是差一點，然而這和我們逛的目的，並沒有關係啊！楊杏園笑道：

既然如此，很好，回頭我們把事辦完，可以就去拜訪你的貴相知。不過一層，我還不懂這裏面的規矩，你要隨時指點給我，免得我出醜才好。啊。陳若狂道：這分明是你挖苦我們了，豈有個花國的老手，還會到柳城裏去翻筋斗嗎？楊杏園笑道：請你稍等一會，我們就走。說着，當真低起頭來，趕快發稿。到了十一點鐘，稿子差不多發齊，楊杏園隔着棹子，和何塵劍一拱手道：偏勞偏勞！便對史陳二人笑道：請你們履行條約。陳若狂笑道：當真去嗎？史誠然道：去是去的，却有一件，我請你不要坐包車去。這班車夫，最喜歡向人家報告主人行動，我們逛二等客子，要讓他們在門房裏大談幾天了。楊杏園道：反正路不多，走去也行。說畢，三人便走出報館，往胡同裏而來。一到了留守衛，只見三個一羣，五個一堆，人却擁擠得很。楊杏園道：你們到底上那一家呀，這個地方，要碰

到熟人，怪寒憎的。陳史二人，彼此商量了一陣，議定了先到小朱茅胡同芝蘭院。楊杏園這又要長見識了，一進門，照班子裏一樣，門口也有幾個粗人坐着，見客進來，也使勁喊了一句來嘿呵的聲音。走進院子，有幾個作小生意買賣的，把提籃放在地下，操着不南不北的聲音，吆喚着道：口香糖，牛奶糖，鴨肫肝。這邊有一個人，背着一個大喇叭，口裏吆喚着道：唱話匣子。轉角的房門口，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孩，手上敲着竹片，拍拍的直響，口裏唱着椰子腔，那邊廂又來了，王氏寶釧，敢情是向嫖客討錢，這種聲音，就鬧成了一片。對着院子，有一間屋子門口，站着一個梳元寶頭的老媽，把一隻手撐起白布門簾子，口裏嚷道：都來見見呀！聲音又大又尖，十分刺耳。這時院裏的姑娘，便一個一個的，走到那房門口，好像軍人立正似的，站一下就走。那老媽子便來一個

報一個，說道：排三，排五，排七。楊杏園想道：常常看見花報上，載的什麼排幾排幾，原來就是他們的台甫。他正在這裏看熱鬧，傍邊來了一個姑娘，笑着喊道：老陳呀！一言未了，走到陳若狂面前，把頭上的帽子搶了下來，拿在手裏，一迭連聲的叫找屋子。一面又拉着史誠然的手道：不要走。史誠然笑道：不走不走！姑娘又伸手過來，牽着楊杏園的衣服道：這位朋友對不住，請你照應點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大窘之下，不知道怎樣答應好。只得鼻子裏哼了一下。這時，陳若狂發言了，說道：沒有屋子，我們回頭再來罷。那姑娘道：不許！老也不來，來了就走，沒有這樣的道理？請你在院子裏站一下，也不要緊，我們正在騰屋子呢。說畢，又喊道：你們替我找屋子呀。好容易，這時有一個屋子，走了一幫嫖客，這姑娘帶說帶拉，便把他們拉了進去。楊杏園一看，這屋子上面擺一張木

牀，已經把房間佔去一大半，右邊一張梳頭棹，上面放一盞煤油燈，左邊一張方棹，放了一把茶壺，一隻茶盤，七八個茶杯，棹子旁邊，一共放了五張椅子，牆上挂了幾張畫，不過是紙烟公司，麵粉公司，印刷的月份牌之類。他看了一遍，心想這個藏嬌的所在，未免太不堪了，便隨身坐在一張椅子上，陳史二人，更毫不客氣，四腳揀天的，坐在牀上。那姑娘在史誠然身邊，一歪身就坐在他的大腿上，他隨手一抱，摟住那姑娘的腰，姑娘把嘴接近史誠然的耳朵，唧唧的說了幾句。史誠然點頭笑道：好好！我一定替你辦到。楊杏園這幾個月來，雖然在風月場中，無留戀，這樣的行爲，他還真是少見，不免對史誠然笑笑。史誠然把姑娘一推道：這位朋友，都替老陳吃醋了，你還不過去。那姑娘便站了起來，走到楊杏園身邊，問楊杏園貴姓。楊杏園答應了姓楊，就近看他的

臉，雖然擦了許多粉，兩腮削瘦，十分憔悴，眼睛底下，有一個弧形的青紋，隱隱可見。也只得握着他的手道：你芳名叫什麼？那姑娘道：我叫林小香。楊杏園道：你多大年紀。林小香還沒有答話，外邊一疊連聲的叫七姑娘，他一撒手走了。史誠然道：你不要問他的年紀，十四十五，他說是十七歲。十八十九甚至二十，他也說是十七歲。總是十七歲。楊杏園道：年紀大的說小，那是自然之理，年紀小的報大，却是什麼緣故呢？史誠然道：因為警廳定的章程，不上十六歲，不許妓女賣淫。這些龜鴿恨不得他們手底下的妓女，早點出手，可以多混幾年，那裏能守這個條件。只要女孩子身體發育差不多，對客能說幾句話，那怕十四歲呢，他就冒稱十七，到警廳去報名上捐了。楊杏園道：難道說他們報多少歲，就是多少歲，警廳就不調查一下子嗎？史誠然道：怎麼不調查，他們妓

女上揭的時候，還要遞上一張相片咧。不過總是准的多，駁的少。說着，把手一指壁上道：你瞧，這不是警廳出的佈告嗎？明明限定清吟小班妓女，押櫃不許拿過一百，二等茶室妓女，押櫃不許拿過五十，下處妓女，押櫃不許拿過二十，其實於事實上差的多，旁的不說，你要認識五福家的小紅，他就拿過押櫃兩千多啦。史誠然說得高興，正要望下說，林小香一掀簾子進來。對陳若狂道：對不住，這屋子來了客，請你們再掉一間屋子坐坐罷。說畢，又把他們三人，引到一間屋子裏來，楊杏園一看比較頭裏一間屋子，收拾好一點，棹子邊坐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妓女，倒也生得清秀，一個人坐在那裏抹骨牌。看見他們進來，把牌一推，打算就要走。陳若狂道：哎喲！我們進來，倒把人家主人翁轟了出去，這事要不得。來來來！我們還是到院子裏去站着罷，引得那妓女也笑

了，祇得坐下，仍舊低着頭去抹骨牌。楊杏園覺得這個人倒很溫柔可親，正要借事和他說兩句話，祇聽見外面叫道：七姑娘，客人要走了，林小香便對陳若狂道：客人走了，請上我屋子裏去坐罷。他自己便出去送那幫客，另外有個老媽子，把他們帶進林小香屋子裏去。楊杏園問史誠然道：你們爲何不憚煩，這樣一掉再掉？史誠然道：你那裏知道，茶室的規矩，不同小班，客人不進本人屋子，是不給盤子錢的。所以紅一點的妓女，每晚他的客人，必定把旁人的屋子佔上幾間，然後他一班一班的讓進自己屋子裏來，那些倒霉的妓女，祇好把屋子作他的預備接待室了。這時，林小香送客進來，隨後有一個漢子，所謂當龜爪子的，手上拿着兩塊圓的洋鐵板，也有點像碟子的形式，裏面平平的鋪了一層瓜子，放在棹上，回身走了。林小香就把那瓜子向一隻玻璃碟

子裏一倒，然後把那碟子，先向楊杏園面前一送，楊杏園隨手抓了幾粒，他就轉送給史誠然，最後才送到陳若狂面前，這房間裏的娘姨，也倒三杯茶，放在他們面前。楊杏園一看那茶，黃得像馬屎一樣，他也不敢喝，看一看陳史二人，早和林小香在牀上扭着一團，楊杏園一個人搭訕着便看牆上的字畫，也有寫的對聯和弔屏，倒是沒有什麼月份牌，牆上還掛着一個銅牌，上面寫着林小香三個字，他想，小班裏妓女的名字，都掛在門口，茶室的牌子，却掛在房裏，這也有什麼限制嗎？因就把這個疑問，去問史誠然，史誠然道：這有什麼限制，不過這裏面，很有表示姑娘們的虛榮心罷了。凡是二等裏的姑娘，多是小班裏降級下來的，要是沒有虧空的，還可保留一點木器傢伙，不然，就祇剩這塊銅牌。他們因為要表示從小班裏來過，所以還把這銅牌，掛在屋子裏

裝裝面子，說着因問林小香道：我這話對不對？林小香笑笑，說道：你不要瞎三話四。楊杏園聽了史誠然的話，看這屋子裏棹椅之外，還有一架衣櫥，一張沙發，料定林小香也是降級來的，不過梳頭桌上，却也照別個房間裏一樣，也放着一盞煤油燈，却是不可解，因問史誠然道：這間屋子裏，既都有電燈，各人又都點上一盞煤油燈，這是何意義呢？史誠然道：說起來好笑，這茶室裏的電燈，都祇點半夜的，打過十二點鐘，毛夥就把總電門關上，改點煤油燈了。他們兩人在這裏，大談其茶室的規矩，林小香和陳若狂，也在那裏大辦交涉，正鬧得難解難分，外面又有人大叫七姑娘，林小香出去。一會兒進來，對陳若狂道：對不住，和你們另外找個屋子坐，好不好？陳若狂道：不必！我們還要到好幾處去呢。林小香道：那末，回頭來罷，陳若狂沒有理他，拿出幾張銅子票，壘好

了往玻璃碟內一扔，林小香道：我剛才和你說的話，你不答應嗎？陳若狂微笑道：你今天忙得很，改天再談罷。林小香就把嘴一撇道：哦，我明白了。人家還有兩幫客，沒有進房間，你也要原諒一點啊。陳若狂不等他說完，已經走出了房門。林小香挽着他的手道：明天來！陳若狂鼻子裏答應了一個哼字，便利楊史二人走了出來。楊杏園笑道：算了，我算已經長了見識了，你們二位自己去逛罷，我不奉陪了。史誠然笑道：這是南式的，還有北式的，你沒見過，不去嗎？楊杏園搖搖頭道：不去！不去！便雇了一輛車子，自回會館，陳若狂等他上了車子，叫住道：楊先生，楊先生。楊杏園便叫車子停住，問什麼事？陳若狂想了一想，笑道：明早奉訪，再談罷。楊杏園見他不說，也不再問，坐車走了，到了次日，一早陳若狂就來了，楊杏園知道他是來借錢的，故意裝作不知道，看他怎樣開

口。陳若狂道：楊先生昨天的事，對你不住，隔日再奉請。楊杏園道：我這幾天很忙，胡同裏倒沒有功夫去，我們這些吃筆管兒的，這些化錢爐的地方，那裏能常去呢。陳若狂道：你這話真對，不瞞你說，我就爲這個鬧了一身虧空，我們部裏那班同事，逛起來，都不知死活的，盤子錢，一給總是五塊十塊的鈔票，我跟着他們一處鬧，那裏能不照樣呢？前天晚上，和我們一個參事去捧場，偏偏我不走運，一輪就是七十多塊，這兩天就鬧得山窮水盡了。昨天那一趟，笑話極了，實在是不得已。說到這裏，現出很躊躇的樣子，笑着說道：我還做了一件缺德的事呢，前兒晚上，遇着部裏幾個混小差事的，硬要拉去逛二等，也偏偏湊巧，遇着他們打鼓，我打了一場賒賬的牌，約着今天給人家錢呢。楊杏園笑道：什麼叫作打鼓？陳若狂道：就是北班子裏所謂開市，不過借故向客人

敲竹槓罷了。因為他們這一天，要叫一般唱大鼓書的在窩子裏唱大鼓，意思是請客人去聽，所以就簡稱爲打鼓。楊杏園笑道：這名詞真有點俗不可耐，但是你剛才說，前天晚上和你們貴參事捧場，怎樣又逛二等去了呢？陳若狂紅着臉道：捧場那是大前天晚上的事，我正爲了這個爲難。但是數目太少了，不是極熟的朋友，又不好開口，所以我託史誠兄轉懇你老哥，想通融個十元以內的數目。楊杏園笑道：這點事，我還可以幫忙，但是閣下似乎不至於困難得這樣。陳若狂道：不瞞你說，報館裏雖然一個月給我一百元的薪水，其實這位王太白經理，是有名的光棍，口惠而實不至的。部裏的薪水，上月份早用光了，這一個月，還沒有消息呢。我現在維持現狀，全靠上海方面特約小說的一筆款子，每月有一百多元的收入，這款子不久也就要匯來了。那時候，我


一定奉璧。楊杏園道：像我們這班人，都不在洋場才子之列，想加入賣小說的這一黨，很不容易的，你居然能拿一百多元一月，自然也值四元一千字，這個資格，你如何混到的呢？陳若狂含糊答道：這算什麼！我有一位朋友，他一部小說，只做了十二回回目，就得了五百塊錢，這比四元一千字，不更值錢嗎？楊杏園道：我彷彿也聽見有這一種傳說，當真的嗎？這到底是那家書局出的呢？陳若狂笑道：中國那有這大資本的書局，這是某部一個參事出的，原來這參事有三個兒子，都和他姨太太發生關係，大兒子逼得跑了，二兒子娶了媳婦，被這位姨母霸占不能進新房，鬧出許多婚姻問題的笑話。我那位朋友，也不知在什麼地方，打聽了一個詳詳細細，隨便和他經理談起來。他的經理說：這種官場醜歷史，著實可以替他鋪張一下子，痛痛快快罵他一頓，你的筆

底下很俏皮，可以作一篇小說，在我們報上發表。我那朋友，自然奉命維謹的做起來，因先擬了十二回回目，請他的經理斟酌一下子。他的經理說很好，今天就可以先把回目發表。這一來不打緊，可把那活鳥龜急壞了。他想上次通信社發了一篇新聞稿，已經夠瞧的了，再要做出小說來，這一個小小前程，恐怕靠不住。只得託人向我那朋友的經理商量，情願出點代價，收買他的版權，由三千塊講價，直講到五百塊錢成交，這一部小說就此無影無蹤，這不是十二回回目賣了五百元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你這話告訴我是不要緊，若是告訴了別人，在報上索興來個新聞界之新聞，又要生出許多是非呢。陳若狂道：我原知道你是一個不管閑事的人，我才告訴你。說着又把許多的話，來恭維楊杏園。楊杏園等他恭維夠了，才拿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他，說道：我這


兩天也鬧饑荒，對不住，只有這個數目，你帶着使罷。陳若狂接着鈔票道：是是！我很能原諒的，說了幾句話，他就走了。原來他在二等窩子裏留宿過多，身上已經染了許多毛病，這個時候，他正在害淋症。頭裏兩天，他並不知道，每天晚上，依舊到二等茶室裏去胡纏，後來覺得坐久怪不方便，又很痛，在小解的時候，低頭一看，嚶呀，下身全不成個樣子了。那一股腥氣，觸着鼻子，不由得人要作嘔。他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心想常聽人說什麼淋症，就是這個東西嗎？這如何是好呢？這是平生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，又不好意思問人怎樣醫治，彷彿記得報上不要緊的地方，那賣藥的廣告裏面，有什麼五淋白濁丸之類，從來沒有注意過，現在何不查他一查。想着，就把所看之報紙，翻了幾種，這一查，長了許多見識，才知道這個症候，有許多名目，和許多關係。不過賣藥的廣

告，都說他的藥好，不是一個禮拜斷根，就是不靈還洋，或者是一用就好，到底買那一樣好呢？揀來揀去，就從中揀了一樣定的價錢最賤，說得最有效驗的丸藥，買了一瓶。誰知這種藥，報上的廣告，儘管說得靈驗，吃了下去，却不見得好在那兒。他既不好意思問人，更不願意到醫院裏去診治，就依舊在報上廣告欄裏胡亂再去找丹方，甚至胡同犄角上，禁止小便地方，所貼那些花柳專科的廣告，也偷著瞧他一下。於是今天換一樣丸藥，明天換一樣丹方，鬧了整個禮拜。到底後來打聽了一種西藥，叫做什麼三代愛美的，都說很有效力，他就去買了一瓶試試，吃下去覺得毛病好些。可是這樣東西，貴得厲害，一瓶只能用一晝夜，價錢却是兩元五角。他爲醫病起見，沒有法子，只好咬著牙齒去買，不上十天，已經花了不少的錢。他問楊杏園借錢，正是爲醫治淋症，

昨天晚上，極力敷衍楊杏園，無非是想多借幾個錢，把病診好。誰知他淋症好了，別的病又發了，從這天起，精神疲倦得很，四肢常常作寒作熱。心想這是小病，不要緊的，也就沒有理會。他報館裏除了那位王天白而外，還有一位編輯，這人就是楊杏園同鄉黃別山。他看見陳若狂一天疲倦一天，便道：若狂，我看你臉上一點兒血沒有，你表面上雖能支持，你內症可是很重，我勸你還是找個大夫瞧瞧罷。你不信，你把鏡子照照，你已經不像個人樣了。陳若狂聽了這話，當真把鏡子一照，果然眼睛陷下去許多，臉上白裏轉青，像蠟人一樣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心想我不過是一點小小感冒，怎樣病得這般厲害，再要不醫治，恐怕真要成大病了。他決定的主意，就到他一位同鄉陳大夫那裏去診病，這人認識的闊人很多，是由十多名同鄉議員，公函警廳，保准了的免考醫




生。手段雖不能十分高明，門診費却定二元，出診也是五元起碼。北京關人，有個最怪的脾氣，是愛貴不愛賤，所以他的生意，居然很好。這天陳若狂到他那裏去瞧病，因為同鄉的關人，都信任他，以為總不會錯的，所以並沒有考慮，一直就來，他到了醫生家裏，照例出了兩塊錢掛號，那門房把他引進一間診病室裏來。這屋子裏，也有些字畫文玩之類，却一大半是同鄉官員的下款。一張橫棹裏邊坐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，在那裏看羣強報。見他進來，很客氣的，請他坐下。陳若狂見他那樣子，不像是醫生，也不像是僕役，倒看不出所以然來。那人等陳若狂坐了，問了他的姓名籍貫住址，拿出一張診病單出來，給他一一用筆填上，然後再去請醫生出來，陳若狂這才知道他是醫生的助手，心想到底大名家的氣派不同。一會兒醫生由外面進來，有五十來歲年紀，



嘴上略略有點鬚子，穿了一件舊羅長衫，斯文一脈的，態度很爲從容，他對陳若狂微微點了一個頭，請他在一張橫棹邊坐下，自己對面坐下，先把那單子看了一眼。然後問道：陳先生是什麼病？陳若狂道：身上時寒時熱，四肢無力，只覺疲倦得很，胃口也壞，一點兒東西不想吃。那陳大夫點點頭，頭裏那個開單子的人，取過一個小小的布枕頭放在棹上，陳若狂知道這是按脈的，便把手放在上頭。那陳大夫伸出一隻手來，按住他的脈，他那指甲，都有一寸來長，他只管歪着一個腦袋，凝住神數脈息，用手極力的按脈，那指甲直陷入陳若狂的肉裏，戳着生痛。一會兒，陳大夫把兩隻手的脈按完了，便對陳若狂道：不要緊，這是受了一點風寒，吃一兩劑藥就好了，說畢，翻開棹上雪亮的銅墨盒，拿起筆來，在那診病單上，開了幾句脈象和病由，後面就狂草一頓，開了

十幾味藥，陳若狂所認得的，有什麼荊芥一錢，防風一錢五，紫蘇一錢，厚朴一錢，柴胡一錢五，薑制生附子一錢，乾姜一錢，其他各樣，還有他不認得的，陳大夫開完了藥方，在抽屜裏面，又拿出一顆象牙圖章，在單子上蓋了一方鮮紅的印。然後交給陳若狂，說道：先吃兩劑，好一點就不用來瞧了。陳若狂應了幾個是，就出了陳大夫家裏，轉回幸福報館。誰知來的時候，還能走幾步路，這回去的時候，心裏十分難過，身子有點支持不住，恨不能馬上就在街上躺下，也沒問車錢多少，雇了一輛車子就坐回來。到了家裏，自己便倒在牀上，將藥單交給一個聽差，教他買藥就煎，也沒有給第三個人知道。誰知這個藥，雖然不上二兩，吃下去，效驗很大，這天晚上，陳若狂大燒大吐，渾身骨頭酸痛難言，不住的只是哼。他這樣子，病是已經很重了，應該要好好靜養，這幸福

報館內，又極嘈雜不堪。那位王天白社長，是一位大交際家，報館裏辦事的人，不過兩三位，住閒的人，倒有七八位，這班人多半是來京找事的，住在報館裏，除了白吃白喝，還可以掛個新聞記者的名義，比住公寓會館就強的多。這閑客裏面，雖然是吃白食的，也很有人才。有一位德國留學生，他學的是螺絲釘專門學，有一位是前清候補道，還有一位是張勳部下的副官長，就把以上三位來論，可見幸福報的座上客，也是應有盡有。這些賓客，一天到晚，無所事事。除了出去找朋友而外，到了報館裏，就是坐在一處，高談闊論，研究時局。他們研究時局的屋子，正在陳若狂房的隔壁，在平常的時候，陳若狂聽他們說話，也不過認爲無聊，現在在枕頭上聽着，只覺吵得頭痛，但是也沒有權可以干涉人家，只是心裏頭罵，恨不得把這些人，一個一個都給他轟出報館。



去。他一病三日，那陳大夫開的藥方，已經吃了兩劑，不但是沒有治好一點病，簡直火上加油，把病越發引了上來。在陳若狂以爲自己的病，不過是風寒小症，也知道陳大夫藥方，大半是發散的，吃下去，病不好，也不至於壞事。到了第四天，陳若狂便昏昏沉沉的睡着，有時候清醒過來，只覺得渾身酸痛，兩隻大腿，一點兒也移動不得，除了黃別山晚上到報館裏來的時候，去慰問他外，誰也不理他。至於王天白社長，因爲欠着紙行裏印刷費，正在外面設法，更沒有工夫問他的病了。陳若狂的收入，本來有限，他對人說，那裏幾百，那裏幾十，那都不是實賬。在他這病的時候，部裏固然已經欠薪幾月，報館又正在鬧窮，他分文莫進，正所謂貧病交迫。不但沒有人爲他醫病，就是有人爲他醫病，這筆醫藥費也是無所出啊。陳若狂病到第四天以後，已經沒有吃藥，病也

不見得加重，只是昏昏沉沉的要睡，就是有一兩個人來看看他，也以爲他的病要好了，不很注意。說起來很快，一過就是一星期。這天晚上，黃別山將事辦完，特地到他屋子來看他，只見他蓋着被服，歪着頭朝裏睡。在電燈底下，看見他耳朵背後，發起一塊一塊的紅疤。因便上來細看，這時陳若狂知道有人來，便將被服一掀，翻了一個身。他這一掀被服的時候，一股熱氣往外一沖，黃別山便聞着一陣又腥又臭的氣味，不覺倒退幾步，一陣惡心，不由得人要吐。黃別山定了一定神，走到陳若狂牀前，一眼便瞧見額角上，脖子底下，一朵一朵全是紅疤。不覺失聲道：「噯呀！若狂，你這是什麼病啊！」陳若狂有氣無力的說道：「我只覺心上難過，也說不出是什麼症候。」黃別山道：「你下部不覺得怎麼樣嗎？」陳若狂躊躇一會子，答道：「不見得怎麼樣。」黃別山道：「老弟，你的性命

要緊，你還害臊嗎？有什麼病，只管直說，或者我還可以替你想點法子啊！陳若狂道：是有點症候，前幾天，破了一塊皮，只流清水，現在已經收口了。黃別山跌脚道：你怎麼不早說，這是最重的病症哩。陳若狂看見黃別山說得這樣鄭重，也便慌了，問究竟是什麼病？黃別山道：你解開衣服來，等我瞧瞧。陳若狂便撐起半截身體，靠着牀頭，有氣無力的把鈕子解開，露出胸脯來。黃別山一眼看去，只見那雪白皮膚上，有許多銅錢大的紅點，越發覺得格外鮮豔。黃別山看了，點點頭，叫陳若狂把衣服扣上。便對他說道：這是梅毒無疑，大概已經到了第三期了。這是要趕緊醫治的。陳若狂聽了這話，好像一盆冷水，兜頭一淋，嚇得半天說不出話來。黃別山看見他這個樣子，又寬慰他道：事到如今，也沒有法子。好在這個病，並非不可挽救，今天夜深了，也來不及想法子，明

天一早我來送你進醫院罷。陳若狂道：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，怎麼能進醫院呢？黃別山道：好在醫院裏，不必先付錢，進去再說，就是有什麼小費，我可以替你想點法子。陳若狂這人，是最愛接交揮霍人物的，對於這個寒酸透頂的黃別山，向來看不起他。不料這次害病，他所接交的好朋友，一個也沒有來瞧他。反是黃別山這樣血性待人，越發覺得難得，心裏一感激，不免流下淚來。黃別山以爲他是焦慮病不得好，說道：你這病，不過延遲一點日子，並不要緊的，作客的人，一有不測，誰來管你，還是自己保重一點的好。黃別山一說這話，兜動了陳若狂的心事，他越發嗚嗚咽咽哭起來了。黃別山安慰了他半天，又叫聽差給他泡一壺茶，放在牀面前，他才出報館回家。這裏陳若狂一人睡在牀上，想起黃別山說的話，梅毒已經害到了第三期，十分害怕，自己埋怨自



己，不該在胡同裏亂跑，便覺得他所認識的那些妓女，一個一個都是毒如蛇蝎，又想到真要死了，家裏丟下一個寡婦老娘，一個沒有兒子的孀妻，怎樣了局？想到此地，一陣傷心，眼淚湧泉似的流了出來，從眼角邊，一直流到枕頭上，枕頭哭濕了大半邊。這時，已兩點多鐘了，滿院子裏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只聽見隔屋子裏的鐘，的答的答的響，屋子裏地下，也有些窸窣窸窣的響聲，伸頭一望，有三四隻耗子，在棹子下鑽來鑽去，把他的小鼻子，在地席上四處去嗅，打算找些零碎東西吃。這時屋子裏越發覺得沉寂。陳若狂睡在牀上，思前想後，那裏睡得着，偶然閉着眼睛，一會兒好像在家裏，被他母親痛罵了一頓。一會兒又好像是在醫院裏，醫生正在和他醫病，施行手術，就此糊裏糊塗，鬧了一晚。到了天亮，反而睡着了，一覺醒來，黃別山已經站在牀面前，教他自己

慢慢穿好衣服，替他雇了車子，親自送他到醫院裏去。陳若狂對於黃別山，這一番感激，自不必言，其實黃別山所作的事，也是朋友應盡的義務，黃別山送陳若狂進了醫院，却覺得完了一樁心事，依舊遵守他步行的宗旨，走路回來。誰知爲時過遲，會館裏的午飯，已經吃過了，他一摸口袋裏，早上當了一件棉袍子，不過四塊錢，完全爲陳若狂花了。身上只剩了一二十個銅子，要上小飯館子裏吃飯，恐怕不夠，便拿了十個銅子，叫長班買七個燒餅，三個子醬菜，對付一餐，他的意思，是要留着餘下的十幾個銅子，做今天一天的散花。後來有人知道了這事，埋怨他太冤，說陳若狂這人，平常法螺吹得亂響，只愛交闊朋友，有了錢，家也不問，身也不顧，就到胡同裏去胡花，事到如今，也是活該。你當了衣服，飯也捨不得吃，替他去醫病，那又何必！黃別山聽了，不過笑笑，

這也是合着古人一句話，各行其心之所安罷了。從此以後，黃別山就每日到醫院裏去一次，看望陳若狂，過了幾天，醫生背地裏對黃別山說，先生和害病的是什麼關係？黃別山說是同事的。醫生說：這個人中毒太深，恐怕無法醫治，最好是通知他家裏一聲。黃別山聽了這話，嚇了一跳，就找他們的經理王天白商量，王天白道：這個人既然是你送進醫院去的，那末，人情做到底，你就拍個電報到他家裏去罷，我這幾天很忙，沒有工夫問他。黃別山道：拍電報到他家裏去，那是自然，不過據醫生說，這人恐怕在旦夕之間，等不及他家裏人來，這後事總得先籌畫。我是一個窮光蛋，你是知道的，除非出點力，款子是挪不動的。到底他和我們同事一場，你要替他設一點法子才好。王天白沉吟着道：我多少可以籌一點款子，但是他家裏人來了，要不問這筆賬，那如何

是好？難道說，還要我墊出來嗎？黃別山聽了這話，心裏已經是很氣，心想騙他墊出再說。便道：聽說他家裏很富有的，決不能連累朋友，這可以不必過慮。但不知道你能籌多少？王天白道：我籌十塊錢。黃別山見他這樣不講交情，把臉都氣黃了。正想發作，王天白幾句，忽然醫院來了一個電話，說是陳若狂忽然病重，已經於十二點鐘死了，請報館裏人前去收屍。黃別山王天白都不料他死得這樣快，大家爲之愕然，後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萍水約雙棲非鷄非鴉 釵光驚一瞥疑雨疑雲

却說王天白黃別山正在討論陳若狂身後，不料就得了他的死信。黃別山對王天白道：現在沒有別的話說，第一要定一口棺木。只要把死人裝殮了，其餘都不妨待他家裏人來了再說，這事就望你擔任一下子罷。王天白忽然一驚道：一口棺木，這還了得，至少也要一百塊錢啦，我現在這幾天，正鬧饑荒，那裏去籌這筆款子？黃別山道：我也知道錢數過多，你現在或者拿不出來，但是只要你肯出面子，我儘有熟識的壽材舖，可以賒他一口。然後緩緩的籌款子還他。王天白道：你既有熟識壽材舖，很好，你就去賒一口得了。何必又要我出面子？黃別山道：我

這個窮鬼，是出了名的，越是熟人，越發和我斷絕銀錢的往來，你究竟是幸福報的社長，就把這社長兩個字去賒口棺木，儘可沒有問題。再說北京的壽材舖，都是有眼睛的，他不打聽別的，只要看見你報館門口常常停着一輛社長的馬車，他就可以把棺木賒給你了。王天白道：我剛才不是說了嗎？倘若他家裏人來了，不認這筆賬，我不免要墊出來，倒教我做了陳若狂的孝子慈孫，那不是冤枉嗎？黃別山聽了這話，只冷笑一陣。說到這裏，只聽見門外軋軋的汽車聲響，接上門房就拿進一張名片進來，說道：有人要見社長和黃先生。王天白接過名片一看，上頭印着惠工銀行經理陳竹平兩行字。王天白忽然臉上一現笑容道：他找我做什麼？我們並沒有交情啊。因問黃別山道：別山你認識嗎？黃別山道：我並不認識。門房道：那末，我就去回他，說都不在家罷？王

天白道：胡說，人家銀行裏的經理，親自來見我，把人回掉了，這是什麼話。你做事，簡直越做越回去了，還不快請客廳裏坐。門房答應着去了。王天白和黃別山，也隨後到客廳裏來，這時，門房已經把那位惠工銀行的經理陳竹平，請進來了。彼此見面，少不得寒暄一番，陳竹平先說道：兄弟這回來，不是別的事，因為朋友傳說，舍姪已生重病，蒙二位送到醫院裏去，特來送點款子來接濟他。但不知病得怎樣了？王天白心裏一驚道：難道陳若狂還有這樣一個叔叔？這真是我一時過於大意了。便問道：若狂先生，就是令姪嗎？陳竹平歎了一口氣道：不瞞二位說，我和他是嫡親的叔姪，只因先兄去世以後，他母子吵着要我分家，就此分開了。不到十年，先兄的遺業，他們就花得乾乾淨淨，前年舍姪到北京來找我，我念他係骨肉至親，把他安置在銀行裏，他反終日花天

酒地鬧個不休。只幾個月功夫，虧空銀行裏一萬多，是我氣他不過，和他斷絕往來，後來聽見說他在貴報，又在部裏有點事情，我也很喜歡，以爲浪子回頭，尙非不可救藥。不料這兩日，又聽見人說，他害了很重的花柳病，諒他是胡鬧來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去見他，所以帶點款子來，請二位交給他去用。說着就在身上掏出一搭鈔票來，交給王天白說道：這是二百元，大概醫藥費也就夠了。黃別山接嘴就道：陳先生這一來，正是雪中送炭了。剛才接着醫院裏的電話，令姪已經於今日早上去世了，我正在這裏籌畫，怎樣料理他的身後呢？王天白生怕他將出十塊錢，不肯代賒棺材的話說出來，便搶着說道：兄弟和令姪同事一場，他中途相棄而去，我好像少了一條臂膀，十分傷感！多呢，我也不敢說，我正預備三百元辦理他的身後。陳先生既來了，這越發好了。陳竹

平聽說姪兒已死的話，早是含着一包眼淚，不過在生朋友前未便哭出來。只歎了幾口氣道：「這個孽障就這樣去了，叫我怎樣對得起他的父親？」王先生這番盛意，我很感激，我要不來，他少不得連累朋友了。王天白說道：「若是陳先生不來，若狂兄身後的事，自然是我們應當盡力的，就是現在，兄弟還可以幫同料理料理。」陳竹平道：「那倒不敢當，盛意很爲感激，兄弟現在就要到醫院裏去先看看，擇日再談罷。」說着就站起身來，王天白只好把剛才接收過來的那一搭鈔票，依舊交還了陳竹平，陳竹平和他兩人拱拱手，就辭着走了。他自會去收殮他的姪兒，這却不用我們掛慮的。單說黃別山自從陳若狂死後，看透了王天白不是一個朋友，便想另謀打算，脫離幸福報。有一天下午楊杏園在會館裏沒有出門，黃別山特地走到他院子裏去，找他說話。只見楊杏園

躺在一張睡椅上，歪着頭向裏，左腿架在右腿上，只是搖曳不定，好像在那裏推敲什麼章句似的。看看他書桌上，墨盒蓋掀開在一旁，一枝墨汁猶潤的筆，架在墨盒上。桌面前鋪着一張貢川紙，上面歪歪斜斜，寫了許多字，黃別山不聲不響，走到棹子邊偷眼一看，原來是幾首無題詩，那詩寫道：

碧海精禽事有無，揚州墜夢總模糊，畫屏幻影疑蝴蝶，隔座春風感鷓鴣。小鳥依人方解恨，梨花帶雨不禁扶，銷魂最是微醺夜，偷看春棠睡後圖。

江南豆子太相思，杜牧年來尙有詩。如我本難消艷福，古人却不少情癡！高燒紅燭吟桃葉，細格朱欄寫竹枝。搗麝留塵餘熱在，佳期猶阻日成時。


迢遞家山不可提，雲箋十版寫無題。垂簾問字留香去，剪燭談心掩袖啼。

黃別山看到這裏，不覺失聲道：此福却難消受！楊杏園回頭一看，笑着跳起來，就把詩稿一把搶了過去。黃別山說道：這何必藏起來，充其量，不過幾首艷詩罷了。有什麼不可給人看的。楊杏園笑道：我不是不公開，我嫌他做得不好，所以不給人看。黃別山還未答言，只見吳碧波慌慌忙忙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還好！杏園在家裏。楊杏園道：什麼事？你這樣抓不着頭腦似的。吳碧波道：你說奇怪不奇怪？長了二三十歲的人會給丟了。楊杏園道：不用說，這又是誰跑了姨太太了。吳碧波道：跑了姨太太，那很不算奇，現在可是丟了一個男的。我先把這事由的緣由告訴你。上星期六，我有一個同學李俊生，他邀我去逛新世界，我本來不

願去的，無奈他死拉活扯，只得去了，先和他看了一陣坤戲，後來我到
大鼓書場，一轉身就不見他了。戲散之後，我找不着他，只得就先回寄
宿舍。到了第二日，他還是沒有回校，我以為他住在城外了，大概是再
玩一天，可以回來的，也沒有理會。誰知今天整整一星期，連一點消息
沒有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我這天不和他一道出門，我也不負什麼責任，
現在他失蹤的時候，就是我和他同逛新世界的晚上，我焉能脫離得
了關係？昨天我還是乾着急，今天我在棹子抽屜裏，發現幾封婚姻問
題的信，我怕他自殺了，那就糟糕了。我特地跑來，和你們商量，想在報
上登個找人的啓事。楊杏園道：他果然自殺了，你登啓事找他，有什麼
用？若是沒有死，他自然會回來，也無登啓事之必要。但是你能料準他
爲婚姻問題嗎？吳碧波道：那我不敢斷定。黃別山道：你發現的信，內容

說些什麼呢？吳碧波道：我沒看見信的內容，我只看見幾封女子大學劉緘的信封，由此類推，這位劉女士必是他的好友，但他家裏，可是有老婆，如此說來，兩兩印證，就很像爲的是婚姻問題了。楊杏園道：你這人說話太武斷了。難道和女人有信件往來的人，就都有婚姻問題嗎？你的理想，恐怕根本錯誤吧？我來問你，你所說的李俊生，是不是和你同室住的那個小白臉。吳碧波道：是的。楊杏園道：那就沒有問題了，前天晚上，在十二點多鐘的時候，我到西河沿陽台旅館去會朋友，親眼看見他從外面進去。我心裏還想着，這不是碧波的同學嗎？他一個人在這夜深的時候，爲什麼到這裏來呢？不過我想不到他姓什麼來，你這一說，我就明白了。吳碧波道：這話當真嗎？他看見你沒有？楊杏園道：我何必冤你，自然是真咧。至於他看見我沒有，我可不知道，他反正也

不認得我呀。吳碧波道：若是真的，那就好極了。我倒要到旅館門口去偵探偵探。黃別山道：這個做不得，凡一個人無緣無故的，藏在旅館裏頭，整個星期，絕對沒什麼好事，你要是撞破了人家的祕密，於你一點好處沒有，恐怕反要惹出別的枝節來呢。楊杏園道：這話倒是真的，你却不可亂來。吳碧波道：我怕你看錯了人，所以要去訪個實在，若是真的，我也可以不問他。楊杏園道：千真萬確，決不會錯，你放心罷！吳碧波見他說得這樣實在，也就把心放下。楊杏園道：天已經不早，你難得出城，我請你吃了晚飯再回去罷。吳碧波道：吃飯可以，你們常常光顧那個冰艷春，我是不領教，東西又髒，口味又不好，僅僅一個便宜而已。況且他那裏吃飯的人多，叫起夥計來，只是聽見其嘴，不見其人，我就不耐煩。楊杏園道：離我這裏不遠，有個統一西南園，菜很有湖南的風



味。到那裏去如何？吳碧波道：我也吃過兩回，但是他那個菜來得太緩，只好平均半點鐘一樣罷了。我也是受不了。黃別山道：這個統一西南園，名字倒有點意思。從前原名望鄉園，生意十分不好。到了冬天，朔風慘厲，街上行人稀少，遠望他那個三層樓上，點一兩盞電燈，窗子裏頭人影依稀，冷淡不堪言狀！加上他又有一個屋頂，上面蓋了小亭子，很像一座塔，有些善說挖苦話的人，說這不是望鄉園，改爲望鄉台，倒名符其實呢。楊杏園道：這是人家常常笑他的，不過他改了名字以後，把西南的菜，給他統一了一番，有些好奇的人，故意前去嘗嘗，生意倒還不錯。吳碧波道：不要討論了，要吃晚飯，講究合味點，還是到香廠錢德興去罷。他那裏人也少，也不算十分貴。楊杏園道：好罷，就是他那裏罷。說定了，黃別山有事不肯去，只有他二人前往了。到了錢德興，揀了一

間傍街的屋子坐了，二人隨便要了幾樣菜。楊杏園抓着南瓜子慢慢的嗑着，一聲不響。吳碧波道：兩個人吃飯，沒趣得很，找個熟人來坐坐罷。楊杏園道：找誰呢？吳碧波笑道：有是有個人，怕你不能十分同意，便拿筷子，在茶杯子裏濕了一濕，在桌上寫了一個梨字，笑着問道：好不好？楊杏園笑道：算了，我們隨便吃飯，請他們做什麼？吳碧波道：要是隨便吃飯，他們來了，才肯隨便的說說笑笑。如果真是在大宴會場上，那我不主張。我知道你兩人的交情，有一個電話就行了，這個我還可以代勞呢。說着就跑去打電話了，楊杏園要攔阻也來不及。一會兒，吳碧波笑着轉來道：我猜得很準，果然答應着來了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便站到欄杆邊，朝馬路上望去，不大工夫，果見梨雲乘着一輛膠皮車，飛也似的來了。他在樓下望見楊杏園，便笑着點點頭，楊杏園轉身告訴

吳碧波道：來了，並且還是一個人。吳碧波笑道：那就好極了，我最怕他屋子裏的阿毛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他要跟着來了，實在煞風景不少。楊杏園道：他那阿毛罷了，究竟是房間裏的人，不難對付。梨雲的領家無錫老三，真是風流場中的惡魔，看見他滿面是笑容，他眉目中都含有一股殺氣，真是叫近也近不得，遠也遠不得。我認識梨雲的時候，他正到上海去了，自從他回京以後，這一個多月，我到松竹班去，總是樂不敵苦，所以我也去的少了。楊杏園話沒有說完，只見門簾子一掀，梨雲笑着進來道：好哇！你們在這裏罵我姆媽，我回去告訴他，不答應你們。楊杏園道：你怎麼不聲不響的就上來了。梨雲道：我上來半天了，我招呼茶房，叫他不要作聲，特爲偷着聽你們說什麼呢！楊杏園便把下手方的椅子拉攏一點，梨雲一挨身坐下，笑道：今天我要痛痛快快吃

一餐，你二位，到底誰作東啊？吳碧波道：你沒有來是杏園請我，你來了呢，是我請你夫妻倆。梨雲笑着啐了吳碧波一口，把中指甲濕了一點茶，把大指頭按着，隔着桌子對吳碧波一彈，濺了他臉上幾點水珠。笑着說道：你們總喜歡瞎說。吳碧波揩着臉上的水笑道：你不要害臊，總有那一天啣。你既然要痛痛快快吃一餐，你說，你要吃什麼？梨雲問楊杏園道：是不是你的東？楊杏園笑道：管他誰的東，反正不要你請我們得了。梨雲道：不是那樣說，要是你的東，我就不必客氣了。楊杏園道：正是我的東，你就不必客氣罷。梨雲先問了一問他們吃的菜，然後要了一個涼拌鴨掌和一個乳湯鯽魚。楊杏園道：你要痛痛快快的吃一餐，這就夠了嗎？梨雲道：我說的痛快，不是要多吃東西，說的是沒有人管，我要自由自在的吃一餐。楊杏園道：我正要問你，今天這位怎麼要你

一個人出來？說着把右手伸出三個指頭。梨雲道：阿毛病了，不能出門，姆媽又不能親跟着出來，只好讓我一個人來了。楊杏園道：我這幾天，沒有上你那裏去，老三沒有說我嗎？梨雲把嘴一撇道：哼！你以為人家很歡迎你嗎？楊杏園道：既然不歡迎我，今天怎樣又讓你來呢？梨雲道：慫大！他心裏儘管不歡喜你，面子上也不能得罪你呀。楊杏園點點頭，大家說笑了一陣，剛吃了幾樣菜。茶房進來說道：松竹班來了電話，請梨雲姑娘說話。梨雲道：不必接話了，你告訴他，我就回來。茶房去了，梨雲發氣道：真是見神見鬼，難道這一會兒工夫，人家就把我吃下去不成？吳碧波道：你準知道電話是叫你回去嗎？楊杏園道：那是自然，要是再過十分鐘不到家，恐怕第二次電話來了。又過了一會，果然來了一個電話。楊杏園道：怎麼樣？我不是猜中了嗎？因對梨雲道：罷罷罷！你去

罷。不要讓我們把你吃下去了。說得梨雲倒笑了，因起身漱漱嘴，擦了一把手巾，笑着問楊杏園道：吃完飯過去坐一坐，好不好？楊杏園沉吟着道：再說罷。梨雲道：不要再說，你就去一回罷。又對吳碧波笑笑道：對不住，這才走了。吳碧波道：沒趣得很，沒談幾句話就走了。楊杏園道：我說了不必多此一舉，我是有經驗的，你不信，我也就沒法子了。我現在把風月場中的情形，已看得十分透澈，只是像佛一樣，拈花微笑。吳碧波道：算了，你這些道德經在我面前念，我是不聽的。楊杏園道：這是真話，你們當學生的人，尤其是不可胡來。因為你們學生爲了經濟問題，常常降入二等，這是最危險的事，因把陳若狂害楊梅毒死了的一段故事，源源本本告訴吳碧波。說道：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風月寶鑑嗎？吳碧波聽了，也只笑笑。兩人把飯吃畢，已經八點多鐘，吳碧波道：我要進

城，不能陪你上梨雲那裏去了。楊杏園道：我並不去，也不要你陪。吳碧波笑道：你總是嘴硬，其實何苦呢？兩人一笑而別。單說吳碧波雇車進城，剛走到煤市街口，只見迎面一輛車子，飛也似的跑了過來。兩乘車子，相讓不及，碰在一處。兩方面的車夫，正要開口相罵，吳碧波一看來車坐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失蹤一星期打算登報去找他的李俊生。吳碧波不由得嚷起來，說道：密斯脫李！好呀！你這七天上那裏去了。李俊生道：我上天津去了。吳碧波道：何以那天晚上，你就不辭而別？李俊生道：這話很長，等我回來再說罷。這兩邊車夫，見主顧是熟人，也就各自把車拉開，沒有吵起來。吳碧波再要問話時，李俊生的車子，已經拉起走了。李俊生他順口說他真是上天津去了，那全是謊話。楊杏園說在陽台旅館看見他，那倒是真事。原來李俊生那晚在新世界逛的時候，看

了兩齣坤戲，隨便上二層樓兜兜圈子。他走到新戲場門口，被人踏了一腳。正待發作幾句，只聽見嬌滴滴的聲音說道：勞駕！勞駕！李俊生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個很標致的女子，他上面梳一個捲髮西式頭，身上穿了一套印花嗶嘰的衣裙，袖子短短的，挖着一個方式套領，露出那雪白的脖子來，他年紀看去好像有二十多歲，可是他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和那白裏翻紅的鴨蛋臉，很有幾分風頭。他的高跟皮鞋，也不知怎麼那樣巧，踏了李俊生一脚。他一面說勞駕，一面拿一塊淡紅洋縐手絹，握着嘴只笑。這時李俊生一肚子氣，也不知消到那裏去了。只說：不要緊，不要緊！那女的對李俊生瞧了一眼，又笑了一笑，慢慢的上三層樓去了。李俊生身不由己的，也跟了上去，走到三層樓口，那女的回頭一望，看見李俊生跟上來了，只格格的笑。一直上到四層樓屋頂上，

四圍已經沒有人，那女的便站住了脚，李俊生膽怯怯的，還不敢十分走近，那女的倒走過來迎着他，笑着說：你怎麼這樣膽小？李俊生還沒_有開口，那女的又道：你在那個學堂讀書？李俊生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遇着這個道兒，倒是一老一實的說了，在京都大學。那女的道：你貴姓？李俊生又說了姓李。便轉問他貴姓，那女的却只笑笑，不肯說出來。歇了一會兒，女的說道：站着這個地方怪累人的，找個地方坐一會兒罷。照理，這個時候，李俊生就應該說，請他去吃大菜。無奈他是一個十足的外行，一點兒不知道，隨手一指道：那邊有一張露椅，那裏坐坐罷。那女的把他一雙俊眼，對李俊生上下打量一番，倒覺得他是個未經此道的人，反而歡喜起來。當時那女的見李俊生不懂他話裏有話，把一個指頭戳着李俊生的額角道：你這個人怎麼這樣死心眼兒呀？李俊

生倒羞得臉通紅的。好得是站在黑影裏頭，那女的瞧不見，不然，倒有點難爲情呢！那女的道：我帶你上一個地方去談談，你敢去嗎？李俊生心想，再不讓他說我死心了。便道：你能帶我去的地方，我總可以去。那女的笑笑，握着他的手，輕輕的對他說道：我帶你上西河沿旅館裏去，好不好？這時李俊生被他握着的手，只覺手裏一陣熱烘烘的，身上就像觸了電一樣，心裏反而慌做一團。鼻子聞着他身上一陣濃香，不由得神魂飄蕩起來。那女的道：時候不早了，我們就走罷，免得回頭散戲的時候，門口怪擠的，說着就轉身走下樓來，李俊生正像給鐵石吸住了一樣，一點兒也不會移動，只跟着他走。兩個人出了新世界，雇了兩輛膠皮車，就往西河沿來。到了陽台旅館門口，那女的給了車錢，大步走進旅館。李俊生看見旅館裏的人，進進出出，都把眼睛對他望着，

心裏懷着鬼胎，十分害怕。兩隻腿，好像在三九天受了凍一樣，只是抖個不住。但是到了這裏，也不容他退回去，只跟着那女的進去。這時早走過來一個茶房，低低的向李俊生道：樓上有大房間，請上樓罷。李俊生聽了，那裏回答得半個字出來。那女的便搶着說道：好罷。你給我開了，等我看。那茶房拿着一把鑰匙向前走，他兩人隨着上樓。茶房走到一間門口，先將房門上電燈一扭，房裏的電燈，頓時通亮，從玻璃窗裏放出光來。茶房拿着鑰匙，將門開了，便把身子一閃，把門往裏一推，讓他二人進去。李俊生一看，裏面除了棹椅洗臉架之外，床上的帳被枕頭俱全。那茶房問道：這房間怎麼樣？那女的點點頭道：好罷，就是這裏罷。茶房轉身出去，打了一面盆水進來，又泡了一壺茶。垂手站着道：沒有別的事嗎？這時那女的把他手上繞着的銀練皮錢袋，解了下來，


在裏面掏出一張鈔票來，也不知是幾元的，交給那茶房道：你去罷。茶房接了鈔票，把一雙眼睛笑得成了一條縫，一屈腿，對女的請了一個安。口裏說道：您啦多禮！還要您先賞錢。說着退出去，順手把門往外一拉，就關上了。茶房拿了賞錢出去，喜歡得眉開眼笑。有一個新來的茶房，是天津來的，便說道：伙計們，你別樂了，你惹得起他嗎？這個茶房道：他是誰？那個茶房道：我在天津，伺候過他，他的歷史我是知道的。他不是太太姨太太，不是少奶奶，也不是小姐。凡是他手下的差役，都稱他一聲大人，背着他的時候，恭維他一點，又稱他一聲妹督。嬌滴滴的妹字下面，加上一個雄糾糾的督字，這個人的資格，你也可以想起來呀。他有四個哥哥，都是大官，在民國元二年的時候，他的大哥，不過是一個團長，駐紮黃河沿岸。直到了二次革命，袁世凱大殺革命黨，他大哥

就立了一點汗馬功勞，不上兩年的工夫，一直就巴結到一個師長。這時候也就把他大哥姚慕唐的姓名，常在報上搬來搬去。這棟幾年下去，老二慕虞，老三慕商，老四慕周，也都抖起來了。這裏頭要算慕周最厲害，人家都叫作姚屠戶，人家說起來，都是怕的。又過幾年，姚慕唐已經得了一個都督，他的三個兄弟，也稱二督三督四督起來了。這時他四兄弟在一省裏面，無所不爲，人家都說他弟兄四人，是四個凶神。可是高蠟燭台，照人總不能照己。他的令妹，在家裏比他又厲害些，爺兒們不做的事他都能做。當他大哥作團長的時候，隔壁有一家裁縫舖，他家上上下下的衣服，都是這裁縫舖做。這舖子裏有一個徒弟，叫小毛子，送接衣服，都歸他辦理。因此上，他在姚家走的很熟。這孩子那時不過十二三歲，雖是窮人家孩子，却生得十分清秀，一張嘴尤其會說。

因此上姚家的人，上上下下，沒有不喜歡他的。也是這小毛子，活該走運，有一天送衣服來，正碰在姚慕唐高興的時候。他看見小毛子白白淨淨一個小臉蛋兒，就摸着他的頭說：很好一個小孩子，可惜在裁縫舖糟塌了。姚慕唐的妻子在一邊笑說：你要喜歡他，何不收他做個乾兒子？那末，他以後是團長的少爺，就不糟塌了。姚慕唐還沒有答話，也是這孩子福至心靈，聽了這話，他趁着姚慕唐夫妻站在一處，就叫乾爺乾娘，跪了下去，恭恭敬敬的磕了幾個頭，這時倒弄得姚慕唐不好收拾，又覺得他這一點小心眼兒很玲瓏可愛，只得將錯就錯，承認了。後來以為乾少爺在裁縫舖裏學徒，總不很好聽，索性向裁縫舖掌櫃商量，認作義子，收在家裏，脫離裁縫舖關係。這孩子本來沒有父親的，裁縫舖樂得答應了來巴結團長大人。從此以後，這小毛子就成了


姚家的少爺了，這時妹督還小啦，時常和這位義姪，在一塊兒玩耍，一直到姚慕唐作了都督，小毛子也當了一位軍官，每遇衝鋒惡仗，總是 he 上前。因此姚慕唐更十分喜歡，情同當真的父子一般，穿房入闥，一概不忌。他倚恃着乾爹幾分歡喜，也就和他的姑母，格外親密起來。後來妹督更膽大了，硬在老太太面前說，要嫁這位義姪。姚慕唐聽了這話不肯，說道：他雖然不姓姚，是我的義子，誰不知道，妹妹要嫁了他，那豈不成了笑話？妹督見他哥哥說得有理，無法駁他，便發氣道：你不肯就不肯，反正我和他要好定了，我跟着他一百歲也不嫁啦。從此以後，妹督和小毛子，是怎樣一個情形，不必我細說了。又過了兩年，姚慕唐給廣東軍隊趕跑，小毛子也被人家拘留起來了，妹督見他哥哥丟了官，倒不算回事，只是小毛子被拘，眼看性命難保，如何是好，只得親自

出馬，前去講情。人家便說：我知道你們很刮了些地皮，你要我放他，非二十萬贖款不可。說來說去，到底出了十萬，才把小毛子弄回來。這些錢却是他在家裏，硬把他哥哥的財產變賣出來的。你說他厲害不厲害？他就常喜歡帶着小白臉住旅館，今天大概又是新弄上一個了，他花錢可是不在乎，得罪了他，也受不了，你留一點心罷。這茶房聽了，倒捏着一把汗。那邊屋子裏李俊生是個沒有經過世故的學生，他那裏看得出來，還只是盤問妹督的來歷。妹督笑着道：你不要問我，我告訴你，也沒有真話，你要多管閑事，那我馬上就走了。李俊生聽了這話，就不敢再問。到了次日，他們直睡到一點多鐘才起來，旅館裏有的是現成的梳頭老媽，妹督就吩咐茶房，叫一個老媽進來，和他梳了一個頭。李俊生却買了幾分日報，坐在一邊看，頭梳完了，妹督給了老媽一塊




錢說道：你明天來，我明兒還住在這兒呢。老媽子謝着去了。妹督笑着對李俊生道：到了白天，旅館裏就不方便了，胰子擦臉粉一點也沒有，梳了頭，就這樣隨隨便便的，我却弄不慣。我現在急於要到親戚家裏去拾落拾落，我們就是依着昨晚那個話，今天晚上在新世界會面罷。說着他把話房叫了進來。說道：你暫爲不要開賬，我這裏給你十塊錢，你把房間給我留着。說畢，就在錢袋裏拿出一張鈔票，交給茶房。茶房答應了幾個是，退了出去，妹督笑着握住李俊生的手，又摸摸他的臉道：好孩子，別忘了我的話，晚上再會罷。說畢，一撒手，提了他那個錢袋，挺着胸脯子走了。李俊生坐在屋子裏，就聽見他那高跟皮鞋的響聲，由樓上回廊裏直響到樓梯邊去。心裏想道：這婦人到底是個什麼路數，真叫人看不出，說他是姨太太吧？看他又不是下賤出身，而且舉止

動靜，又很有些大派。說他是小姐少奶奶吧？決不能這樣沒有拘束。說他是拆白的吧？我有什麼可拆的，況且從昨晚到今天，他差不多已經花了二三十元，他又圖着什麼呢？猜了半天，還是猜不出來，心想管他呢，反正是樁便宜事，且和他在一處混混再說。到了今晚，我總可以看出一點形跡來的。他打定主意，也就處之坦然，白天睡到十二點多鐘起來，洗洗臉，吃吃飯，已經兩三點鐘了，正是到新世界去的時光。雇了車子，一直就到新世界去，到了晚上，妹督自會來找他回旅館，這樣一禮拜下來，雖說不到什麼戀愛，兩個人已經混得極熟了。李俊生因屢次要探他的來歷，都被他嚴詞拒絕，只好罷了。但是彼此天天在一處，說來說去，妹督少不得要露出些破綻來，李俊生也猜透了幾分，都攔在心裏。到了第七天晚上，妹督笑着拍着李俊生的頭道：你這孩子，跟



着我玩，大概有好幾天沒回學堂去了。李俊生道：只要你不嫌我，我一輩子跟着你，也是情願的。管他學堂裏作什麼？妹督笑道：看你不出，也會灌起米湯來了。說着在錢袋裏掏出一搭鈔票來，交給李俊生道：這幾天，你也瘦了許多，這一點子錢，給你買點大補的東西吃。李俊生道：你前天給我的二十塊錢，我還沒有用一半啦，怎樣又要使你的錢。妹督道：你別管，我給你，你收了就得了。李俊生當真收下，沒有知道他是什麼用意，也就有點不好意思查點數目，只塞在牀上枕頭底下。晚上依舊和妹督說說笑笑，到兩點多鐘才睡。次日李俊生醒來，忽見牀上少了一個人，心想今天他怎麼先走了，正不解緣故，一眼看見枕頭上擺着一張紙條，急忙拿過來要看，却被一根小金針兒插住。李俊生把金針拔起來，拿過紙條，就枕頭上一看，上面寫道：我現在回天津去了，



何日再來，很說不定，若要有緣分，自然會見面的，你別惦記我。留下金針一根，就當紀念品罷。李俊生擦擦眼睛，從新一看，可不是那幾句話嗎？摸了摸枕頭底下的鈔票還在，拿出來數一數，一共是六十塊錢。李俊生想道：這明明是他絕我而去了，我說哩，他昨天晚上，幹嗎給我這些錢？原來他是大有用意呀。自己想著呆了半天，也不知道什麼事得罪了人家，但是仔細想起來，又像不對，因為人家要見怪，也不會給許多錢呀。自己一個人想來想去，究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一面穿衣服，一面下牀，便按着鈴叫茶房進來。茶房一進門，先不讓李俊生開口，便帶着笑容說道：李先生，所有的賬，太太都算清了，您今天不走嗎？李俊生隨口答說：不走，但是看那茶房的臉色，他心裏很懷着鬼胎似的。便把話扯開，叫茶房倒水泡茶。洗了臉之後，喝着茶，也照往日一樣，買了


幾分日報看，誰知心上有事，報儘管看不下去，看了半天，也不知道上面說什麼，上面二號字的大題目，還會唸不出句子來。把報一丟，自己躺在一張沙發椅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只是呆想。想了半天，只想出一個主意，是在這陽台旅館再住一天，或者人家回來，也未可知。這天晚上，李俊生也依舊到新世界城南遊藝園混鑽，希望將妹督碰着那晚吳碧波在煤市街口遇見他，就是這個時候了。他在新世界遊藝園戲場站在男座上，伸着一個脖子，把一雙眼睛，對女座裏飛電也似的去望，只要是梳着燙髮的，就拚命的釘上幾眼，看他是心上的人也不是，鬧了一晚，結果，一點影子也沒有，仍舊回旅館住了一宿。到了次日，李俊生一想，這完全是絕望了，在旅館裏多住一天，便要多花三四塊錢，還是回學校去罷。決定了主意，他就垂頭喪氣的回去，白天雖然上課，

到了晚上，他還是放心不下，總要跑出城來，在新世界遊藝場兜兜圈子，以爲總有一天碰得着那婦人，直鬧了一個多星期，才慢慢淡下去。日後有一天，在第一舞台看戲，出門的時候，也遇着那婦人一回，他也慢慢的挨上前去，把眼光射在他身上，很想招呼一聲，誰知那婦人揚着頭睬也不睬，走出大門，坐了汽車，飛也似的逕自去了。從此以後，他才死心踏地，不害這個單相思。也究竟猜不透這婦人是什麼人物，好像做了一場夢一樣，後來他告訴吳碧波，吳碧波仔細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我們同鄉，有這一個怪物，照你所說的模樣兒，和他的舉止動靜，那是姚慕唐的妹妹無疑，你沒有發生什麼意外，那是你的萬幸了。李俊生聽了這話，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從此不敢再提了。

第七回 寂靜禪關奇逢訝姪女 蕭條客館重幣感花卿


却說這個時候，天氣漸漸的熱了，時光容易，吳碧波已經到了暑假的時候。那日吳碧波將功課考完，跑到楊杏園這裏來，告訴他道：我今年不回家了，打算找一個幽雅的地方，溫習幾個月功課，你看那個地方好？楊杏園道：最好是沒過於西山了。吳碧波道：那是闊人掛高蹈招牌的地方，不是讀書之處，況且那些地方出租的房子，都是比上等旅館還貴，我也沒有那些錢呀。楊杏園道：你不是和道泉寺和尚認識嗎？何不搬到那裏去住兩個月哩。吳碧波道：我恨他們比俗家還俗，不願意見他們，若要在那裏去住，那是很容易。光住房子，每個月給他十塊錢，

那道泉寺和尚，就眉開眼笑。楊杏園道：「今天我們無事，何不去玩玩，看看有相當的房子沒有。」吳碧波見他說得高興，當真就和他到道泉寺來，偏偏不湊巧，走到廟門口，就碰見那可厭的席後顏。那席後顏對二人一拱手道：「二位那裏去？」又指一指楊杏園道：「第一次我們是在這裏見面，第二次我們又在這裏見面，真巧啦！嚶啲！這幾天爲我們湖南水災籌賑會，忙得頭腦發昏，他們因爲我對政學各界，熟人很多，就推我爲幹事，二位也知道這樁事嗎？」吳碧波道：「倒也未嘗聽見。」席後顏又對楊杏園道：「以後我們有交換消息的機會了，兄弟現在兼了一個小事，當了上海中報的通信員了。」楊杏園隨口答應他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吳碧波不讓他再說話，拉着他就往裏面走。到了裏面，法坡和尚恰好在家，便請他二人在客廳裏坐，先說了幾句閑話。吳碧波對法坡道：「我今天來，




不爲別的事，我現在暑假，沒有事，打算在寶刹裏借間房子養養靜，讀讀書，不知道有沒有法坡道？有是有的，但是我這裏，究竟在城裏，還不算幽靜。我可以介紹吳先生到一個頂好的地方去住兩個月。吳碧波以爲這和尚要錢，所以推諉，便說道：這裏有地方呢，很好！我可出點香火錢。若是沒有就算了，不要法坡師爲難。法坡聽了這話，把他那一雙一邊高一邊低的肩膀，朝上一聳，又望下一落，合着掌道：阿彌陀佛！那來的話？吳先生誤會了我的意思了。我有個師弟，釋號法航，他是西便門外歡喜寺的方丈，那地方，前後都是柳樹林子，門口還有個荷花池，十分的幽雅，寺的東邊是一所黃將軍的花園，寺的右邊，是奔西山的大道，一出門，西山就在面前，景緻非常的好。我的意思，是要介紹吳先生到那兒去住，並不是推諉。楊杏園道：那地方，自然好，但是香火錢要

多出一點吧？法坡道：不但不要錢，並且可以好好的招待。因爲我這師弟，昨天寫信來，秋天要作佛事，要請一個文墨好的，抄一點經，我正找不到人，吳先生若要肯去，又避了暑，又做了功德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吳碧波笑道：我又沒有出過家，怎樣抄得來佛經，況且我原是要找地方讀書去，照這樣說，我倒是練習做和尚了。法坡和尚聽了這話也笑了。說道：這個吳先生不必顧慮的，並沒有多少經卷文件要抄，不過請吳先生修飾稿件，好像各衙門請的洋顧問，雖然不可少，却是沒有多少事。楊杏園道：老師傅是出家人，倒善於詞令，碧波何妨試試，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呢！法坡和尚合掌道：阿彌陀佛，這是很大的功德，不算是趣事。楊杏園也極力主張他去。吳碧波也就答應了，約定下星期一，和法坡一路出城到歡喜寺去。把話說完，吳碧波便和楊杏園告辭出廟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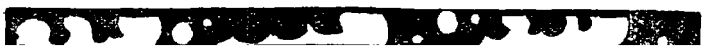


去，原來這歡喜寺，是西便門外，最大一所古廟，廟裏的產業，有十幾頃地，城裏還有許多房子，每年收入很好。這廟裏的當家和尙法航，是法坡的師弟，他所以能把這所廟弄到手裏，也是全靠法坡借着熊總長的勢力，運動來的。這法航和尙，不過三十來歲年紀，生得細皮白肉，很像一個讀書的人。他雖然是湖南人，在蘇州許多年，學得一口好蘇白，城裏有許多江蘇省的太太少奶奶們，常到這裏來進香，都說這法航師傅人和氣，說得好蘇州話，可惜年紀輕輕的出了家。不過他是在綢緞舖裏當小夥計的出身，雖然念得來幾句經文，會唱幾句好風流韻口，可是文字差的很，所以他要找個文理好的幫忙。又因北京城裏，儘管有不少文字好的和尙，可是他們和尙，也有派別，一派是湖南幫，一派是北京幫，北京幫有好的，他也不敢要，湖南幫又人少，所以只好找

個俗家來承辦了。時光容易，轉眼就是一星期，法坡和尚已經把吳碧波介紹到歡喜寺來。這法航和尚看見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倒很歡迎，便在西邊配殿上，給他收拾了兩間房子。這房子外頭有一個走廊，走廊外面，便是葡萄架。這個時候，正長得綠油油地，連窗戶棹椅，都映着成了綠色。那和尚又揀了幾盆大紅洋綉球，大紅海棠的小盆景，放在窗戶台上，綠陰裏頭，擺着幾盆小小的紅花，越發顯得嬌豔動人。隔壁正殿上，焚着檀香，有時候被風吹着過來，又微微的夾着一陣木魚聲，正是別有一種境况。吳碧波很是歡喜，况且這廟裏，除了法航而外，只有兩個小和尚，一個老和尚，常在佛堂上念經，其餘還有兩個做粗事的和尚，只在廚房裏，不到前面來的，所以這廟裏格外清靜。吳碧波也曾問那法航的，說是這一所大廟，何以只這幾個人，法航道：這廟裏本



來有七八個人，只因爲他們不守清規，我都把他們辭走了，我們要不
在外面張羅齋醮，這幾個人儘夠管理這所廟的了。吳碧波心想：出家
人本來要清靜的，這話也有道理，也就不以爲怪，他在這廟裏，一住就
是一個星期，也替法航抄寫了些經文，倒是法航招待的很好，餐餐的
素火食，辦得很精緻，什麼口蘑啦，麵筋啦，那都不算希奇，只有那本廟
菜園裏，摘來的新鮮菜蔬，茄子、莧菜、白菜之類，現摘現煮，這種口味，住
在北京城裏，是永久想不到的。那法航又把他們湖南寄來的雨前茶
葉，天天給他泡着喝，也是不易得的。吳碧波坐着煩膩的時候，也常常
踱出廟去，找個樹陰底下乘涼，看看西山的山色，或者找老和尚談談
天，問些佛門的規矩，也很有趣。這老和尚名叫性慈，年壯的時候，各大
名山都已去過，現在年老多病，而且耳朵又有些聾，所以只跟着法航，



管管佛殿，其餘一概不問，吳碧波倒覺得這和尚是個有根底的人，很喜歡和他說笑。有一天正午的時候，吳碧波走到正殿上來，又來找性慈，却不見他。就是兩個小和尚，也不知那裏去了。他就由正殿上踱過堵檐來，忽看見那東配殿，往常不開的院門，已經虛掩着了，心想我到這廟裏來了許久，這東配殿還沒有進來過，却要看看這裏面，比西配殿如何？便順手將門推開，側着身子進去，這裏面一樣是一架葡萄，左右廂房，都是空的。上面二間配殿，供了三尊佛，中間是觀音大士，左邊送子娘娘，右邊是個鬚髮俱白的月老，大士面前兩枝紅蠟幹子，還是油汗淋漓的，中間插了一把半截的茄南香，香烟繚繞，繞成一個一個的小圈兒，慢慢大，慢慢往上繞，一直繞到屋頂去。這配殿裏一點聲息也沒有，但是看這個樣子，好像沒有多久時候，這裏有人來進過香



似的，他正在這裏猜想，忽然低頭看見蒲團旁邊，有一塊鮮紅奪目的東西，檢起來一看，却是一條大紅織花亮綢手絹。他拿著手裏，只覺一陣濃馥撲鼻的香氣，沁入心脾，這分明是婦女們所有的東西無疑了，何以落在這個地方呢？他又想道：那個廟裏，沒有太太們進香，這大概是敬香的太太們丟下來的，也不算一回事。便把那手絹疊起，揣在口袋裏，因為看見佛龕後面，還有個小門，裏面射出光線來，好像這後面還有出路，便推開這門進去，轉過佛龕，果然是個小院子，院子裏擺了許多花盆，和一隻金魚缸。上面三間住房，兩明一暗，吳碧波正要進去，只聽見東邊房裏，有一陣男女嘻笑之聲，他好生奇怪，趕快縮住腳，退了回來。藏在金魚缸後面。這金魚缸上面，正長出了幾十幹傘大的荷葉，疊起一座翠屏一般，正好把他擋住，他就把上半截身子鑽在荷葉




背後，側着耳朵聽他說些什麼。只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道：我好幾回要請你教我念大悲咒，總是沒有功夫，今天你可好好的教給我。就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，笑着說道：你要學這個作什麼？這人正是法航說話，這女的說道：我聽見說，大悲咒是最靈的佛經，一天念上幾十遍，有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搭救我們。法航笑道：你們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出來坐的是汽車，在家裏住的是高房子，風不吹，雨不洒，有什麼災難。那女的笑道：馱瓜，我也應當修修來生哪，今生給人家老賊作姨太太，來生還替人家作姨太太嗎？法航笑道：那末，你是望來生嫁個好丈夫，一夫一妻，白頭到老的。要是來生，我還是這個樣子，又沒有出家，你嫁我不嫁呢？那女的道：來生你要不出家，是個小白臉兒，那又不要我了。法航道：阿彌陀佛，像你這樣的人作老婆，還說不要，那個人也是沒長眼。

睛珠子了。我是怕你家大人利害，要不然，我就還俗帶你逃跑，我也是情願的。那女的笑道：賊禿，你打算拐帶良家婦女，我要到警察廳告發你。法航笑道：你捨得麼？就聽見嘻嘻哈哈，笑作一團。那女的道：別囉吵，太不像樣子。又聽見他說道：小桃，你到院子裏去玩玩，我不叫你，你不許進來。就聽見一個小女孩的的聲音，答應着走了出來。吳碧波原想走開，免得撞破，大家難爲情，他忽然又轉一個念頭，想道：既然到此，索性看一個究竟，便依舊藏在荷花缸後面。這時，屋子裏走出來一個小女孩，約有十一二歲，頭上梳兩條辮子，身上穿了一套半新不舊水紅洋紗的短衫袴，鈕扣邊，也褂着一條白紗手絹。小小的白胖臉兒，配着一頭漆黑頭髮，却也玲瓏可愛，大概是個很得意的小丫頭。吳碧波也不去驚動他，聽那上面屋子裏時，先還是平常的聲音，在那裏說笑，後

來聲浪越久越小，一點兒也聽不清爽。那個小丫頭倒也聽話，只在院子裏玩，却不進去，也不離開。吳碧波看到這裏，已猜透了十二分，等那小丫頭玩到院子那邊去了，輕輕的由荷花缸後面，退了出來。依舊走配殿上繞到前面，打那小院子門出來。剛一出門，頂頭就碰見那兩個小和尚。這兩個小和尚，一個叫慧風，一個叫慧月。這慧月年紀大點，很懂世情，他一見吳碧波從東配殿出來，嚇了一跳。吳碧波却裝着沒有事似的，笑着道：我指望東配殿很深，原來像西配殿一樣，也是一進。慧月見他沒有往後去，心裏才落了一塊石頭。也笑着說道：我正想找吳先生下象棋，原來却在這裏，走走走，我們下棋去。說着，拖了吳碧波就往西配殿來。吳碧波被他逼得沒法，只得和他下了一盤棋，那慧月走來就下當頭砲，吳碧波又沒有起馬，只幾着棋，就下得大輸特輸了。其

實他那有心下棋，一心要偵探那邊肉身佈施的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，便把棋盤一推道：算我輸了罷。我身體不很舒服，要去睡午覺呢。慧月巴不得他去睡，并不攔阻他，只去收拾棋盤上的棋子，他等吳碧波睡了，走出院子去，將院門隨手一關，就在外面反扣上。吳碧波聽得關院門的聲音，一骨碌就爬起來，由門縫裏望外張看，那慧月和慧風交頭接耳，正在那裏說什麼呢？吳碧波都看在肚裏，絲毫不去驚動他們，便搬了一張睡椅輕輕的攔門放下，自己躺在睡椅上，只把眼睛對門縫裏張看。約有一個鐘頭，東配院的院門，呀的一聲開了。裏面共走出來三個人，第一個是那法航和尚，第二個是那小孩子，最後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婦人，梳了一個如意頭，前面的覆髮，直罩到眉毛上，擦了一臉的胭脂，穿了一件蔥綠色的單褂子，下面也繫了一條黑紗裙子，下面是

一雙半大脚，穿着綠緞子平底鞋，水紅絲襪，把一隻手扶着那小女孩，慢慢地走出大殿來，却由大殿道上往大門口去，走到院子當中，那婦人對法航道：你不必送了，我們花園裏那些花兒匠，正澆水呢。法航道：我們對施主，應當客氣，總要送到大門口，才是道理呀。那婦人道：你不要說這些客氣話，你留神替我找找那條手絹，是正經東西，值不了什麼，我可不願意外人檢去。法航道：除非沒丟在這裏，丟在這廟裏，一定可以找到的。那婦人才沒有說什麼，扶着那女孩子走了。吳碧波看了這一幕趣劇，才相信古兒詞上所說和尚設地窖的話，很有來歷，絕非信口誣讒佛門弟子，只是這個婦人，却是誰呢？也虧他忍耐的調查，兩三天的工夫，他在老和尚性慈口裏，話裏套話，也知道一點來歷。原來這婦人是北班子裏出身，後來被他大人愛上了，就討他做了第三



房姨太太，他的大人姓黃，只知道他做過很大的武官，離這廟不遠，是他們在城外蓋的別墅。因爲這三姨太太好靜好佛，只帶了幾個隨身使喚的人，住在別墅裏，他隔不了兩三天，就到歡喜寺裏來敬香，說是年青的時候，作孽太多，要這樣燒香念佛，才好修修下半輩子啦。他們大人常常誇獎他，說他是好心眼兒，很放心的教他在城外住着，只恨那幾個姨太太，喜歡打牌看戲，一點兒也不能學他。以爲天下的姨太太，都要像這個樣子，這個多妻制，也就不成問題了。吳碧波聽了老和尚的話，歎了一口氣，心想這一樁事，其罪也不在法航一人。不過他發現這樁事，就不願再在這裏住了。勉強住了一個禮拜，借着別的事故，依舊搬進城來，就住在楊杏園一處。楊杏園這裏，本有兩間屋子，吳碧波住在這一處，也不算擠，吳碧波就現身說法的，把歡喜寺那樁風流

案告訴楊杏園。楊杏園道：現在是人慾橫流的時候，這很不算一回事。你還不知道呢，陸無涯這傢伙，他還鬧了個大笑話，拆平等大學一個大爛污，幾乎鬧得人家關門呢。吳碧波道：大概是他和那位令徒一重公案，已經發作了，是也不是？楊杏園道：可不是嗎？他們兩個人，本來一個是有夫之婦，一個是有婦之夫，沒有結婚的機會，但是戀愛的熱度，又到了沸點了，大家丟不開。結果，就在暑假前，一個背夫，一個棄婦，相約而逃，他們總算一走了之，這女家還有親戚在京，不能答應，和平等大學大辦交涉，說你們今日也提倡男女同學，明日也提倡男女同學，却原來招了女生，來當你們教員的小老婆，這還了得！在這男女社交公開，剛剛有點影子的時候，不料破壞的人就是你們提倡的人，從重處言，你們是窩藏拐犯，從輕處言，你們也是管理不嚴，這一篇大議論，

真教人無言對答，依女家那方面的主張，一定要起訴，後來平等大學的當事人，託人出來調停，說是要這樣一鬧，大家沒有面子，你們投鼠忌器，那又何苦？況且我們學堂裏請教員，只以他的學問爲去取，他個人外面的行動，我們那裏管得着，從此以後，我得了一個教訓，就是無論如何，不准男教員和學生接近。女家方面，起初不依，一定要起訴，無奈平等大學，再三託人懇求，說是你一定要起訴，我們只好先關門，免得事情弄糟了，到後來不能招生。女家想想，也不能專怪平等大學的當事人，大家嘆一口氣，只得罷了。你說陸無涯這個亂子，鬧得還小嗎？

吳碧波道：他們上那兒去了呢？楊杏園道：有人看見他們從東車站出京，有的說他們到日本去了，有的說還在奉天，人海無涯，這一對野鴛鴦，浪花風絮，恐怕沒有好結果呢。吳碧波笑道：卅六鴛鴦同命鳥，一雙

蝴蝶可憐蟲，誰也不笑誰，不過各人的機遇不同罷了。楊杏園道：我沒有同命鳥，也不是可憐蟲，不要無病而呻。正說到這裏，長班進來說道：外面有一個姑娘，說要見楊先生。楊杏園道：奇了，誰到這兒來見我呀？吳碧波笑道：可不是，說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一言未了，只聽見外面鶯聲嚶嚶的叫了一聲楊老爺，楊杏園一聽，並不是梨雲的聲音，掀開窗簾子往外一瞧，原來是何劍塵要好的花君。花君梳了一個愛絲頭，穿了一套夏布衣裙，穿了一雙白番布高跟鞋，冉冉而來，真是玉樹臨風，洗盡了繁華習氣。他脅下夾着一包東西，遠遠的瞧去，不知道是什麼。他背後跟着一個車夫，手上捧了兩個大西瓜，一道進來。楊杏園看見，一迭連聲的嚷着道：請請！便自己撐起簾子，讓他進來。花君一進屋子，將手上拿的東西放下，車夫把兩隻西瓜，也擱在地下。楊杏園看這樣子，

一定是送他的東西，便在衣袋裏，掏了一塊錢，給那車夫，那車夫請個安，便和長班退出去了。花君四圍一看這屋子，兩面都垂下門簾，中間這屋，裱糊得雪亮，只有幾項籐竹器具，和幾盆晚香玉玉簪花，笑着對楊杏園道：蠻清爽，那是你住的屋子？楊杏園便掀開門簾子道：請進來坐。花君一進門，看見吳碧波，是一個面生的人，未免略停了一停。楊杏園道：這也是劍塵的朋友，還到你那裏去過呢。吳碧波便笑着迎了起來，說道：你還記得有個喝醉了酒的人，打破了一隻茶杯嗎？花君把一個指頭，按着嘴唇想了一想，笑道：你貴姓是吳，是不是？我太沒有記心了，對不住。吳碧波操着蘇白，笑道：勿要客氣，請坐請坐。花君笑着坐了。這時，長班提着一壺開水進來泡茶，楊杏園在書櫥裏，拿出一把仿古宜興茶壺，交給長班，先用水燙了一燙。又在柳條籃子裏，取出一隻

白木盒，盒子裏面，是洋鐵瓶盛着碧螺茶葉。楊杏園抓了一把，放在壺裏，叫長班沏上，又在書架上，拿下一隻雨過天青色，透明瀾花御窰的海杯，親自用手巾揩了一揩，然後倒上一杯茶，送給花君，花君站起身來，兩個手接着海杯，眯眯的對楊杏園一笑道：折煞！折煞！方才坐下喝茶。吳碧波笑道：老五，這茶的味道怎麼樣？花君道：好。吳碧波道：茶倒罷了，說着用手一指那茶杯道：這是杏園家傳的一種愛物，平常只是擺着，自己也捨不得用。我和他是五六年的朋友，沒有給我喝過一回，今天爲了你，親自斟上，這個面子不小呀。花君笑道：那末，謝謝楊老爺了。楊杏園道：你不要聽他瞎說，我倒要先謝謝你哩。花君忽操着京話笑道：你瞧，我這人多糊塗，不知道來幹嗎的。說着便在外屋裏，把那一包東西拿進來。一面說，一面打開來道：昨日我到瑞蚨祥去剪衣料，看見

這種湖水色的直羅，做長衫挺好，我就想起你來了，特爲剪一件料子送你，又拿出一包字紙來，笑着說道：這是你那位女學生寫的叫我帶來，請你和他批改。楊杏園因爲花君送他的衣料，口裏只是謝謝，花君說請他改字，口說得溜了，還是說謝謝，惹得吳碧波和花君都笑起來了。花君又道：那兩個西瓜呢，也是你的學生交給我的錢，託我買了帶來的，並沒有別人知道。你見了面，可以不必問他，大家心裏明白就是了。吳碧波早聽得呆了，等花君說完，楊杏園笑着對吳碧波說道：幣重而言甘……吳碧波不等楊杏園說完，便止住他道：不然，我看他是一個散相思的氤氳使。花君聽他們說話，雖然不懂，很知道他們是俏皮的話，便說道：你們不要瞎三話四，老實說，我是因爲楊老爺幫了我的忙，謝謝他。梨雲送他的禮，是什麼意思，我不知道。說到這裏，對楊杏園


笑了一笑，說道：我還有一句話，要我說不要我說。楊杏園道：你儘管說，不要緊。花君道：梨雲說，他寫的這一捲字，比送你一百塊錢的禮物還重，叫我告訴你，不要讓別個人看見，我不知道寫的是什麼，大概是一碗很濃的米湯吧？吳碧波聽了這話，就要去拿那一捲字，花君手快，一把搶了過來，交給楊杏園道：這沒有我的關係了，你好好收起來，楊杏園當真接了過來，望書櫥裏一塞。在袋裏掏出鑰匙，順手一把鎖了。吳碧波笑着搖搖頭道：這其中大有問題，不可說！不可說！花君笑道：本來人家秘密的表記東西，外人也不應該過問啦。說到這裏，抬起這隻雪藕也似的手，翻過手背，看了一眼手表，便站起身來道：我本來是到中央公園去的，因為要到你們這兒來，繞了一個大圈子進城，我媽媽還在那裏等我，我不能再坐了。說着起身就走。楊杏園知道他這回來不

是公開的，就和吳碧波一直送到門口，才回轉來。吳碧波道：梨雲送來的東西，那是情理中的事情，我不懂花君無緣無故，爲什麼送你這一份厚禮？楊杏園道：這裏面還大有作用呢，你想，靠我們襄邊的朋友，他却送上十七八塊錢的重禮，這決不是偶然的事。況且這個事，他又是瞞着人的呢。吳碧波道：那末，其用意安在？楊杏園道：他雖然沒有說，我却猜中了一半。他和劍塵，向來很好，雙方原沒有什麼嫁娶的意思，近來劍塵的夫人在故鄉病故了，劍塵方在盛年，自然是要續絃的，就想把花君討回去，後來一班朋友都勸他，閑花只好閑中看，一折歸來便不香，討青樓中的人作妾，已經是不可以的了，現在你却要明媒正娶的，娶他爲正室，很犯不上呢。一來這裏的人，不知道柴米油鹽的艱難，不會治家，二來也難望生育，至於閨闈以內的風潮，他是正室，雖可

望幸免，可是這種人放浪慣了的，他這顆心是不容易收藏起來的，恐怕苦惱在後呢。劍塵他對人情世故，本來是很透澈的，他想這話很不錯，就把這事擱下。不料花君聽說劍塵夫人病故了，又幾次試試劍塵的口氣，很有意思討他，他反而很願意嫁給劍塵。他也知道劍塵不免有一番顧慮，所以來運動我，做一個撮合的月老。吳碧波道：這奇了，像花君這樣的人，雖然說不上紅姑娘，也不至於倒霉，何以這樣要嫁劍塵？楊杏園道：愛情這樣東西，真是神秘得很，男女雙方，只要有一方存了一個愛字在心裏，那方面至少要受一點感情上的衝動，若兩方面都有愛字存在心裏，那怕一方面是碧玉年華的小姑，一方面是雞皮鶴皺的老叟，也能團結起來。若是郎才女貌，都有個相稱，那更不必談了。吳碧波道：此話固然，但是青樓中人，却要除外。楊杏園道：你以為青

樓中的人，當真沒有講愛情的嗎？我們不用說什麼李香君關盼盼，就以眼前而論，那些在外面胡鬧的姑娘，打倒貼妍戲子，你看他們的行為很下賤，若用新學說什麼戀愛自由四個字說起來，不能不承認他是愛情作用。我再進一步說，大概妓女對於嫖客的去取，可分三項：一是人物漂亮，二是性格溫存，三是言行一致。至於錢的話，那是他們生意經，並不在內。等到從良的時候，錢的問題，方才要考慮一番，但是能合我上說的三個條件，只要能維持生活，他就可以將就。現在花君眼裏的何劍塵，正是樣樣都合。尤其是他們難逢的機會，可以做正太太，你想妓女的出路，本來不是做姨太太，就是飄流到老。現在能夠正正派派的嫁一個人，他那有不願意之理。我不是說了嗎？愛情是神秘的東西，劍塵那樣精明的人，他遇事不上人的當，可是一到花君那裏，就

很聽他的指揮，不能自主了。雙方愛的程度，本來有幾分可以接近了，現在又得了這樣一個機會，所以這個嫁娶的問題，就像春花怒發，不可收拾了。吳碧波笑道：你這一篇議論，算得嫖學概論，也可以算得是愛情廣義，我今天有事，早就要出門去，被他一來，耽擱我半天了，我現在就走，讓你好去看情人的情書罷。說畢，就笑着走了。這裏楊杏園當真把梨雲寫的字，拿出來看，原來這捲字紙，外面是用報紙捲好的。楊杏園以爲這裏面，必定是他練習的字紙，誰知剝開一層，又是一層，全是報紙捲的，一直剝了七八層，又是白紙。楊杏園好生奇怪，又剝了兩層白紙，忽然露出一個鮮紅奪目的東西來，他看見這樣東西，反而呆了，原來是一個半新舊的大紅結子。這個結子，是梨雲平常喜歡帶的，楊杏園一見就認得，他看見這樣東西，雖早明白是梨雲激動他的手



腕，總覺得不是泛泛之交。不過不知道單送一個結子，是什麼東西，順手拿起結子一看，只見結子底下，又有一樣東西，十分令人注意，要知此物爲何，下回交代。

